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二十五編

社會小說

巴黎繁華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
卷五



商務印書館各種名片價目表

E. S. Thick Ivory, Gilt.			E. S. Thick Ivory.			Alabaster.			Don Valley.			名目
邊金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四號	中四號	小四號	大三號	中三號	小三號	大二號	中二號	小二號	大一號	中一號	小一號	單面印 每百張
一元三角	一元一角	九角	九角	八角	七角	五角五分	五角	四角五分	四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一元	一元	九角	八角	六角五分	六角	五角五分	五角	四角五分	四角	

如承印當日取件 * 一切概照大計洋算

- 一 紅色片。(單面)每百張。加五分。
- 一 代譯洋文。每件一角。
- 一 欲印本人照片者。代製銅版。每件一元。
- 一 欲用楷書。或別種書體者。代製鋅版。每件八角。
- 一 此項銅版鋅版。七日取件。製成後。永遠可用。
- 一 印一百張以上。每百減收一角。如小一號單面印。一百張三角。二百張五角。三百張七角。四百張九角。餘可類推。
- 一 遠地委印。照上列價目。每百張。加郵費一角。
- 一 或用現洋。或用郵局匯票。寄至上海商務印書館王德峯君收。即日印就掛號寄奉。萬不致誤。
- 一 郵局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政票代錢。惟每元應加五分。郵票以一角及一二分者為限。
- 一 二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 一 有匯票郵票之信函。須掛號寄下。以免遺失。

小說 巴黎繁華記卷上目次

第一回

樂事賞心鄉紳初入繁華地

老翁少婦客邸重逢怪異人

第二回

追蹤躡影莽男子敲門

匿跡銷聲貴婦人入室

第三回

如怨如慕求寄玉手箱

行義行仁營救青年婦

第四回

訪銀行初逢司事人

入寶庫再見虬髯客

第五回

似曾相識子爵訪男爵之家

具道前因妬心與疑心並去

第六回

八輪車翻成疑懼

數函書擾亂情思

第七回

歡聯夙契賢賓主快慰離衷

力剖前情妬丈夫難消疑竇

第八回

客座現身相見猶如不見

花園細語寒中化作熱中

第九回

莽司事饒舌說手箱

傲紳士強人入會館

第十回

慕名人允臨遊子會

購家具誘入拍賣場

第十一回

變氣質權爲蕩子

話婚姻隱詰嬌妻



第十二回 麥夫人月下訪佳賓

都子爵室中來警察

第十三回 命婦遭危潛臥室

鄉紳被誘入賭場

第十四回 翻天印連戰負多金

待晨星盡情吐隱事

第十五回 挾女索財情同勸贖

借名貸款意在牽連

第十六回 保借款見義勇爲

取存箱遇人不淑

第十七回 老女僕設計見忠誠

乖男爵追蹤探祕事

第十八回 託至友代任仔肩

訪旅客初開談判

第十九回 覆使命燈下背人言

感知音琴畔傷心淚

第二十回 奪愛情旅邸生魔

顯解數公園試馬

第二十一回 跑馬場私定決鬪盟

男爵第大開慈善會

第二十二回 卻克懷背約索銀錢

都雪南分勞賣煙草

小說會
巴黎繁華記

第一回 樂事賞心鄉紳初入繁華地 老翁少婦客邸重逢怪異人

話說那一天夜間報時鐘打着兩點三點。喔。喔。雞聲啼過第二次時候將近天明。法

蘭西巴黎京城烏白蘭路中。猶如上海的福州路南京路等有緩緩徐徐談談講講並肩而行的兩

箇紳士看官可知那烏白蘭路乃是巴黎京城第一等繁華熱鬧的處在也有戲園也有酒樓也有歌場也有妓館凡是富豪執袴金帛少年但使有錢沒一箇不去遊逛真可算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說不盡快樂神仙人間天上那些沒有錢阮囊羞澀的連影子也不見些兒原是到不得那箇境界況且這半夜殘更參橫月落巴黎城中商民正是好夢沉酣時候却有那兩箇紳士還在披星帶露結隊聯行就可見他們終宵游冶興致飛皇也不知道辛勞疲倦如今閒話少表須歸正文且說兩箇紳士年紀約莫都是二十四五穿的衣服也分不出怎樣貧富高低但人品却是兩樣一箇脊背甚高體格很爲強壯一張狹長臉面渾渾噩噩一看便知沒有受過世

上的風波。不曾嘗過人間的艱苦。纔離開父母膝下。出門還不多時。一箇脊背甚低。生得水晶盤似的一張圓臉。雖道不得貌比潘安。却也算得箇美男子。嘴上蓄着兩片八字微鬚。臉上擺出靈活智慧模樣也。一望便知是飽嘗世味。歷盡人情。在那風流才子當中。定要占一把交椅。但則他的眼睛。掙張不開。好似一條線樣微細。眉毛也很爲淡薄。因此上是箇清秀有餘。剛毅不足之人。鼻子兩脇邊。又有兩痕凹線。一天到晚。猶如不住在那裏冷笑一般。這也是瑜中有瑕。美中不足之處了。你道這兩人姓名是誰。原來先說的那箇姓都。名叫慕黎表。字雪南。後說的姓馬。名叫希孟表。字坎圖。他兩人一面說。一面行。只聽得馬坎圖先道。怎麼樣都雪南兄。巴黎這個地方。可算得極樂世界麼。吾兄纔打鄉間出來。怎得不要驚奇。都雪南道。實在驚奇得很。雖則以前家伯父帶我來過一兩次。但應酬游戲場中。却是今番第一次。記得兄和我同在利恩中學堂時候。還是寒酸齷齪的書生。如今已做了堂堂紳士。今晚到那戲園酒館。隨喜。實是我有生以來。沒有享過的快樂榮華。但我想你耗費許多銀

錢……馬坎圖道。這箇反叫我慚愧抱歉。吾兄說出那樣小兒的話來。雖則戲園啊。酒館啊。免不得多費些銀錢。但承吾兄不忘舊交。來到巴黎。立即光降。枉顧。招我同遊。我就藉此報答盛情。畧爲款待。稍盡地主之禮。也是該當分內呀。說罷。呵呵笑了起來。那個方方正正的都雪南心裏也過意不去。答道。呀。我因爲這巴黎別的沒有相好的人。這纔過來拜訪。斷不敢叨擾我兄的。馬坎圖道。吾兄真是正直之人。怎麼說叨擾叨擾。橫豎至多不過花去五七十銀圓。總是數得來。看得見的。有什麼大不了。你不見我後來鬪起骨牌。就贏了三百圓麼。吾兄那五十圓也是平白地到手。都雪南道。那一擲千金的大賭。我實在不能。因此略附些小股玩意兒。後來你贏了。分派五十圓與我。我本不肯收受。無奈你對我遞眼色。暗地呵止我。這纔不得已收下。這個我很爲失禮。馬坎圖道。什麼失禮不失禮。爲這些小錢財。要凭地客氣。那是……都雪南道。吾兄道是些小。却已夠我一月零用錢。馬坎圖道。這就難了。我兄到底沒有脫去酸臭書生的見識。令伯父帶你到巴黎原爲叫你知道些都會的風俗。比

如我。不。出。門。就。罷。一。出。大。門。至。少。也。得。使。用。個。三。十。啊。五。十。圓。哩。都。雪。南。道。因。此。所。以。我。要。驚。怪。起。來。吾。兄。怎。得。做。這。樣。富。翁。馬。坎。圖。道。你。說。我。是。富。翁。更。可。笑。了。我。又。不。像。你。該。着。田。地。產。業。又。沒。有。這。等。伯。父。只。爲。打。疊。精。神。勤。儉。積。蓄。下。來。這。纔。勉。強。入。了。有。錢。的。夥。兒。都。雪。南。道。既。如。此。爲。什。麼。拿。那。大。宗。財。餉。浪。擲。得。和。水。土。一。般。我。實。在。不。解。其。故。馬。坎。圖。道。怎。麼。須。知。不。是。竊。盜。而。來。又。不。是。賭。博。而。得。的。這。巴。黎。地。方。只。須。有。本。領。就。能。夠。賺。取。極。多。極。趣。的。銀。錢。如。今。你。也。正。好。積。蓄。大。財。了。都。雪。南。道。呀。那。是。毋。須。得。我。今。番。到。巴。黎。約。莫。總。要。逗。留。五。六。個。月。這。其。間。需。用。銀。錢。按。月。該。要。若。干。已。由。我。伯。父。預。先。存。在。銀。行。待。我。取。用。馬。坎。圖。道。那。銀。錢。斷。然。不。會。嫌。多。吾。兄。既。要。住。五。六。個。月。這。六。個。月。之。內。必。須。還。要。加。一。倍。加。兩。倍。的。借。些。來。纔。能。敷。用。都。雪。南。道。啊。喇。借。了。人。的。錢。可。就。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若。果。然。不。敷。使。用。只。能。將。應。酬。場。中。該。使。的。錢。省。下。來。不。使。了。馬。坎。圖。道。省。下。不。使。那。却。使。不。得。因。爲。我。兄。有。了。子。爵。的。分。兒。風。度。氣。概。全。不。似。那。鄉。村。模。樣。世。上。的。人。都。敬。愛。着。你。不。捨。今。

晚我領你見的新聞主筆和那些紳士不是箇箇和你十二分親熱以後願和你常常來往麼內中還有楊娜蝶姑娘更是非常傾慕你不知有什麼希望在你身上哩都雪南道當真說起那楊娜蝶的情形我也暗自好笑馬坎圖道可是呢今番既和他遇見咱們不送些賀禮非但面子上不好看以後還得格外使錢但我兄任是厭惡我我總要勸你多賺積些銀錢使用都雪南聽了這些話反倒迷惑起來道呀那是母須得我來時候伯父曾囑咐我經過六箇月一直回歸家鄉因此實在沒有別法……馬坎圖道回到家鄉定是和你族妹令伯父愛女綺華成婚了綺華小姐可是箇美人兒麼比今晚遇見的楊娜蝶如何都雪南聽得暗想我那清高矜貴神仙下凡的綺華怎能夠和這路柳牆花任人攀折的楊娜蝶說做一起那一件能夠有相同相像的處在當下就答道怎麼你竟拿我那綺華來比楊娜蝶麼可知根本體質已全然不同馬坎圖道恁地時難道說非常嬌美麼都雪南道說嬌也是畫不出來的嬌說美也是影不出的美總而言之任是世界上第一等嬌美東西終須比不上

馬坎圖道。這箇這箇。怕是。我。兄。心。裏。恁。地。想。正。合。著。俗。語。溺。愛。不。明。一。句。話。罷。咧。喔。

哈哈。哈哈。說。着。嗤。笑。了。起。來。都。雪。南。益。發。現。出。誠。實。顏。色。沉。下。臉。來。道。那。裏。的。話。當。

真。哩。吾。兄。將。來。總。該。得。見。馬。坎。圖。道。哼。這。等。美。女。令。伯。父。竟。許。配。一。箇。十。足。鄉。村。人。

實。在。詫。異。得。很。因。此。上。叫。你。到。巴。黎。來。學。些。華。貴。的。風。姿。脫。去。村。野。的。習。氣。令。伯。父。

却。暗。地。試。驗。着。你。看。你。氣。質。到。底。能。改。變。也。不。能。若。果。然。是。這。樣。令。伯。父。實。在。利。害。

使。人。害。怕。都。雪。南。道。這。也。沒。甚。害。怕。但。若。向。人。借。了。銀。錢。回。去。伯。父。可。就。道。我。是。蕩。

檢。踰。閑。了。馬。坎。圖。道。恁。地。依。舊。是。可。怕。咧。我。老。實。教。導。你。若。是。他。沒。有。可。怕。的。意。見。

任。你。怎。樣。游。蕩。也。是。和。顏。怡。色。不。忍。責。罰。於。你。馬。坎。圖。笑。談。之。下。任。情。侮。弄。都。雪。南。

誰。知。都。雪。南。不。知。不。覺。依。舊。回。答。一。句。喔。喲。我。斷。不。能。做。那。樣。行。爲。看。來。這。人。雖。打。

鄉。間。出。來。當。真。純。然。一。身。正。直。之。氣。咧。且。說。兩。人。談。談。說。說。已。出。了。烏。白。蘭。路。到。那。

海。爾。達。街。拐。角。之。處。馬。坎。圖。忽。地。停。住。了。脚。說。道。著。啊。咱。們。就。此。分。手。罷。明。天。不。是。

約。定。同。到。篤。爾。登。酒。館。喫。早。飯。麼。都。雪。南。道。呀。早。晨。我。須。往。伯。父。存。款。的。銀。行。裏。見。

約。定。同。到。篤。爾。登。酒。館。喫。早。飯。麼。都。雪。南。道。呀。早。晨。我。須。往。伯。父。存。款。的。銀。行。裏。見。

總辦的面。伯父有書信。命我帶去面交。銀行出來。又打算到這烏白蘭路盡頭第三家。找一箇親戚……馬坎圖道。嘻。喫一餐飯。不過拋却一點鐘時候。我兄只在正十二點入座。我儘等候着降臨。說罷。又再三叮囑訂約。這纔左右兩邊分別而去。看官如今聽了。這兩人的談講。總該知道他兩人的品格性情。說書人早已略爲表明。毋須贅說。且說都雪南在海爾達街拐角。和馬坎圖分手之後。自己回了旅店。那旅店打拐角上過去。不過離開四五家門面。他到了。就推開門。登上扶梯。進入二層樓一間屋子。這屋子乃是昨晚從鄉間初到時候。一直租定的。只見火爐子已燒得將殘。一半埋在灰裏。就加上幾塊煤炭。換了家常衣服。獨自向爐邊取火。嘴裏自言自語道。呸。出門時候。伯父都禮敦男爵和族妹綺華。一齊再三叮囑我。叫我一到巴黎。就寫封信去通知。誰知晚間到得這客寓。一逕尋找馬坎圖。游玩了一夜。天已將明。此刻寫了交與郵政局。由夜火車寄去。到底不好。我不如寫下了。擱在這裏。先去游玩了。暢快說着。將身斜靠着案桌。攤着紙。握着筆。想要書寫。原來他從寂寂。寞寞的。鄉

村忽地投入這巴黎繁華擾攘的處在心裏已是恍恍惚惚迷迷惑惑連文句也寫不上來只覺夜間經過的戲園裏酒館裏還有那遇見許多游人種種游玩的事情一概現到了眼前心上想到那楊娜蝶是女優中出色之材他待我極爲誠懇親熱不似那初見客氣的人又想馬坎圖怎地這樣闊綽呢怎麼叫我也賺積起銀錢來呢一樁一件想來越發如沉迷到海底裏一樣却又咕嚕道且丟過一旁睡過一宿待神氣清爽些再寫罷啐啐天明了又有許多事情第一若不去訪銀行總辦麥慕倫將來定要受伯父責罰伯父叫我到巴黎原爲試試我的若是失了信被伯父看輕可壞了大事想到這裏正要打疊精神再拿紙筆那時忽聽得頭頂三層樓廊下有咕軋咕軋脚步声猜疑道咦如今近曉四點鐘還有人散步兀那是什麼人想必是目下通行後跟底高的靴子所以聲音橐橐的——哦我自己游樂忘歸直到這時候回寓三層樓上那客人料想也和我一樣方纔回來也是難說我且等待着看還有甚麼響動就掙起耳朵鼓起腦力須知五更殘夜萬籟無聲任是蚊子叫

也聽得明白。那時又有一種稀奇聲息。直打三層樓上。傳渡下來。咦。可怪。先前還猜疑不出。聽了一會。兀的絲毫無疑。是鐵鎚打釘的聲音。只覺得丁丁振響。不禁益發詫異起來。莫是那人就要啟行。打算搭坐明早第一次火車。在那裏打包裝箱麼。聽來聽去。確然是打釘。確然是釘箱蓋的聲音。那是什麼箱子呢。——料想釘子必然很大。那箱子自然也是很大。記得三層樓上住着一箇什麼紳士。想必店小二們都睡了。這時候沒處喚人。因此自己動手。又怕驚動四邊客人。因此緩緩地敲打。但我圖着什麼。只管別人。却把我的信耽擱着不寫。一會又想着啊。就寫了下來。也是極劣的文句。若被族妹綺華看見。不就知道我心思散亂麼。因此總覺得不妙。還是待天明再說。但若睡過了時候。又要誤事。不如就靠在樓上。假寐片時罷。想得端正。就將椅子移對火爐正面。向後躺倒身子。閉了眼睛要睡。誰知他是不慣出門的人。心裏輾轉不定。再也不得安眠。耳聽自鳴鐘已報了五點。東方天角。早是現出鴨蛋白的顏色。亮了起來。隨聽得客寓裏男女下人起身。上下前後開那門戶。想必三層

樓上那箇紳士已將箱子敲釘妥當。那時已是沒了聲音。却遠望下面門前。早停着一輛馬車。想必是來迎接那紳士動身。只見一箇店小二急急入內。咯瞪咯瞪上了三層樓。在我頭頂上。像是叩那紳士房門模樣。又自言自語道。喂。我在鄉間倒優閒幽靜得好。來到這裏。却凭地擾亂得惱人。正說着。樓上紳士不知和那店小二做些甚事。想必已出了房門。走到廊下。又聽見高底的靴聲。都雪南暗想。我本是不脫靴子。如今那紳士叫店小二背大箱子下來。總要走過這下面天井出去。纔上馬車。我且看一看明白。是什麼樣人。想罷。離了椅子。立起身來。隔着那玻璃窗向外眺望。果然那紳士叫店小二背負着大箱。自己一手提着俄羅斯製造的大皮靴。一面緊緊關心。看着店小二的背脊。一面跟着走。咦。他背着的。究竟是什麼箱子呀——外面用大帆布裹着。雖看不見箱子。但確是中國式樣。却比中國大皮箱還要大些。原來起先敲打的。竟是這箇東西。紳士一路走着。只見他背形。身體很爲胖大。猶如力士一般。外面披一件哈喇呢地老虎皮裹子。大外套。臉面雖看不見。却瞧見很濃密的

紅鬚尖頭從兩邊頰上露出外端。笑着想道。哈哈。原來是箇撈腮鬚子。但看他模樣。莫是俄羅斯人麼。且待那店小二回來。問他便知。說罷。回轉身來。覺得精神益發亢爽。越越地睡不著。隨又起來。走入第二間套房裏。嘴裏一面說道。非睡在牀上。不能安眠。一面向牀上躺下。覺得身體非常舒暢快樂。一會呼呼睡熟。纔有些入了夢境。誰知不上兩三點鐘。頓然醒覺。迴過頭來一看。碧紗窗上。早透得春日曛曛。映着眼光。陡起了一陣暈眩。心想莫已誤了時光麼。一磳碌跳下牀來。恰好聽得上樓來的石扶梯那邊。像是女僕說話聲音道。夫人任是上三層樓。也是無益。他今晨大早就出去了。女僕既這樣說。想必同在一起。還有箇婦人。莫就是來找尋先前那箇撈腮鬚子紳士麼。隨聽得那箇婦人。像是不信女僕的話。女僕又道。若是不信。只問那箇店小二。喏。哈。小二哥。——隨有一箇店小二應道。甚麼事。我剛纔背着那等重箱。脊骨上兀自疼痛。那箇婦人道。我且問你。你送那客人到那一處火車棧。小二道。那一處火車棧麼。請到樓下帳房裏問一問。或是知道。那婦人很爲懊喪。慢慢地走下。

樓梯去了。都雪南靠在牀沿，獨自埋怨道：「這是怎麼說？怎地我耳朵裏一直歪纏着，擩腮鬚紳士的事情。我一到客寓，就撞見這等樣人，正在喃喃自語，箇不了兀的誰啊——又咯噔咯噔，蹺上樓來。這一回打從廊下，好似直走到都雪南住房這邊來。好奇怪，那脚步聲陡然到都雪南住房門前停住了，脚步纔停緊，接着突然推開外房門戶，看官須知都雪南住的是一內一外一排兩間套房，外間是箇書房，裏間乃是臥室。他自己如今進了裏間睡覺，外間房門虛掩，本是無人。那來人推進外房門，颼的閃了入來，却聽得砰的一聲，已是下了鎖。怎由得裏面都雪南不喫驚，想道：「嘻呀，誰啊，闖入我屋裏來。記得外房門鎖眼裏原插着一箇鑰匙，那人將鑰匙取下，走了進來，却在裏面下了鎖，見直和盜賊一般，不知犯了什麼罪，逃到這裏躲避。又側起耳朵細聽，又聽得絹綢衣服擺動聲音，割刺割刺的響，啞益發奇了，莫就是找尋紳士而來的那箇婦人麼？真叫人不明其故，要知進來的究竟是男是女，又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追蹤躡影莽男子敲門 匿跡銷聲貴婦人入室

話說子爵都雪南客寓裏無端躲入一箇人來。你道是誰。且慢說出。但聽那人身上有絹綢衣服磨擦響聲。可知必然是箇婦女。但不知可是找尋紳士不見。適纔下去的那箇婦人。雖則推開圍屏。西國屋內多有立地紙造圍屏看了自然分曉。但不相識的人。突然進來躲避。內中必有重大事情。若是干預人家閒事。受那些累贅。還不如當作不知待他自己出去爲妙。想計已定。暫時依舊不起身。儘着向外房側耳而聽。誰知從此再不聽見衣服音響。咦。難道他儘躲在暗處不動麼。正在奇怪。那時又聽見另有撲撻撲撻。急急忙忙跑來的靴聲。也到了外房門口。停住脚步。嘴裏直嚷着。在了。在了。必定躲入這屋裏。那聲音確然是男子口氣。又似含着十二分憤怒。隨又有女僕接着道。嘻。這裏是昨晚新來旅客的住房。誰也不能闖入。尊駕所說的那箇婦人。乃是找尋三層樓上客人的。因爲那客人今天早晨已動身出去。婦人找尋不見。立刻回家。那有在這裏之理。都雪南聽得明白。暗想原來是先前那箇婦人。接着男子又道。啐。

那得回家。方纔他正下樓梯。和我打箇照面。他喫了驚嚇。回身直望這廊下逃來的。女僕道。逃到這廊下來麼。——不論怎樣。斷然不在這十九號屋裏。你看這廊下一排不是有七間屋子麼。男子道。任是七間七十間。也要間間搜看。如今須先打這間屋裏搜起。喳。快些開門。女僕道。任是要開鑰匙……話猶未了。緊鬪着男子道。若無鑰匙。快些拿來。女僕道。任是取來。也沒有這間的鑰匙。這一箇。乃是屋裏客人拿着。男子道。既如此。咱們就打門瞧科。女僕道。這却不能。裏邊客人。昨晚回寓遲了。至今還睡着。女僕儘對男子辯駁。那男子益發暴躁起來。到得這時。已是十分難耐。忿忿道。睡着也管不得。我待要打說罷。早自提起拳頭。搥得噹噹響亮。都雪南在裏邊兀自不做聲。張看那外房婦人。益發蜷縮得瘦小。聲息全無。外邊男子。更加上幾斗怒氣。那時女僕又道。你瞧不是睡沉了。裏邊回話也沒有。男子道。沒有回話。更是可怪。裏邊客人。定和那婦人串謀私匿。我打得恁地響。任是聾耳。也該醒覺了。說着。又

是打破了門。也要開看。眼睛裏漲得通紅。已是起了血筋。暴跳如雷。不可阻遏。女僕也高聲道。若再恁地蠻橫時。可要喚警察兵到來。巡就是那人陡聽得警察兵三字。好似有些膽怯。打門聲頓然停止。那時聽得又有幾箇店小二跑過聚了攏來。一箇說道。儘着叩門。也是無益。最好呼喚這客寓的主人。乃是上策。男子道。既如此。叫那主人來。小二道。待我去叫。你須要安靜些。莫恁囉唆。男子道。我在這門口等待五分鐘。如若不然。我就立刻踢破了入去。你快快叫了來。小二答應着慌忙自去。以後暫時沒有響動。但不上一刻工夫。又似耐不住起來。道。五分鐘過了。還不見來。着啊。這樣還能忍耐麼。話聲未了。砰礮的聲音。早又亂夾亂洒。比先前更來得利害。也有手搥。也有拳打。也有脚跌。嘴裏直嚷着打破了。——打開了。——這情形越發緊急不堪。都雪南在裏邊。暗想這箇模樣。那裏再能等待。突然立起。要想出去開門。只見門角背後。躲着那箇婦人。一動也不動。好似不知自己身上。有急難凶災。纔逃到這裏來似的。他見都雪南出去。喫驚。這纔悟到這屋子裏。是有人住的。正要望後退避。那時

打門聲音。更是播得如搗蒜一般。都雪南眼見那婦人十二分危急之際。他就鼓起一團扶危濟困的義氣。直拉着婦人手腕說道。不管他。不管他。索性且來這裏躲着。任是有什麼變故。也不要動彈。我替你幫忙。就是婦人這纔現出害怕形容。顫聲洩氣的道。怎麼了。實是慚愧煞人。都雪南也聽不清楚。是什麼話。却一心一意領着他。進入裏間臥房。也不想這是非禮之事。連婦人怎樣體態。怎樣容貌。若干年齡。也一概不及留意。回身又跳出外房。將那鎖鑰益發捺得堅固。又拿過鄉間帶來有瘦節的木杖。兩手撐住了。身子斜礙着那扇門。將全身的氣力。一齊運到肩胛上。拚命抵住。一面大聲叫道。哈。那外面野蠻橫暴的。是什麼人。只聽男子應聲道。哼。你能够到底不開麼。哪。不開就要搗毀。都雪南道。若不將事情緣由說明。再也不開。男子道。何須對你說。一面說。一面依舊拚力搗打。這一回那門當真要破裂模樣。都雪南道。你敢莽闖入來。我就先打了你。再說別的。男子依舊不怕。答道。怎麼。你能打我麼。兀自搗的不休。都雪南聽他形狀。是那婦人的丈夫。料想或爲了什麼緣由。疑心妻子。

有不守婦道的事。一時嫉妬憤怒齊來。因此恁地使氣。都雪南雖則這樣想。但却並不害怕。他原是從小兒。就一箇陸軍兵官。學過武藝。萬一到了危險之時。須也抵敵得。不致受虧。惟此時依舊抵着身子不動。那門已是看待破裂時候。心想若是當真打破。我就飛跳出去。打他一箇落花流水。正在緊急。只聽得樓梯下面。又有人飛跑上來的靴聲。料想必是客寓主人。這纔稍微安了些心。又聽主人到了。向那男子喝阻。隨道。你實在不講理。這樣強橫。怎地使得。那人被主人說了幾句。略爲鎮靜些兒。都雪南暗想我這時不出去。更待何時。隨即回身開了門。走出廊下。恰好和那打門的人。正打了箇照面。先前不見他容貌。總道他是箇粗亂蠻武之人。誰知他外面披一件天鵝絨輕暖柔軟外套。襟袖兩邊。一排釘着許多極貴重的鎖環。原來是一箇品格端方的紳士。年紀約莫剛過四十。軀體豐盈。顏色潔白。一望而知是世俗上所說有福之人。暗想這等有身分人。却怎地無端現出粗蠻舉動。唉。看來嫉妬兩字。乃是人身最激烈的心情。常聽人說這箇心腸湧來。連聲名也拋得。性命也捨得。這箇

紳士想必也是如此。當下提起精神，走近紳士面前，故意裝出威嚴，叱道：「足下實在可怪得很，不但驚擾我的好夢，又且推打房門，究竟爲著甚事？難道有什麼事找我麼？」紳士還是十二分含怒，答道：「却並無要找閣下的事，適纔有箇婦女躲避在這屋裏，因此要找他。」都雪南道：「嘻，益發奇了。這房門早是下了鎖，足下用着這等大力，推打不開，那婦女遮莫是箇神仙能躲得入去。」紳士道：「呀，我眼睛又不瞎了，確見他逃入這屋裏。」都雪南正要再說，旁邊立着客寓主人，好是幫助都雪南似的，搶在都雪南之前，說道：「我是正直行商的人，如今無故將我暖簾毀壞，適纔那些話也毋須說得。只請你快些出去。本該呼喚警察兵到來，爲因看你是有些身分的人，這纔止定罷了。」紳士聽店主人說了，方纔想起自己身分不該無故鬧出這等粗行，漸漸把聲口低軟下去，對着都雪南陪臉道：「呀，我無緣無故道他躲入屋裏，實是我的過。但起初原是輕輕扣着，爲因足下總不答應，都雪南道：「方纔說過睡着了，怎能答應呢？」紳士道：「原來如此。如今閣下既已起來，可能容我在這屋裏搜檢一回麼？」原來紳士雖

則着急。看來也實是可憐。都雪南心裏擔着驚。嘴裏却辨道。任是搜檢。也在隔壁隣近屋裏。我執定說誰也不在。足下不信。也是理所當然。但起先足下若是好好的。有話商量。或者可以勉強從命。可奈直恁無理動蠻。是我生平最恨的事。看官常言道。一回假十回假。都雪南先前說了一句假話。到如今變成騎虎之勢。不容你不說虛言。只能順水推舟胡亂說去。當時店主人又道。著啊。這客人的話說的不錯。你快些出去罷。須知客人臥房。猶如城郭一般。嚴緊租定之後。無論是誰不能無故闖進。何況你恁地擾亂胡行。我做店主人。管理這些是應分的事。你若再這般沒有法子。只得呼喚警察了。都雪南到了此時。存心想趕逐那紳士出去。也說道。不但如此。足下若還有不放心的事情。不論到甚麼時候。來找尋我。我總等候着。如今我索性告訴了你。我是子爵都慕黎。表字雪南。紳士聽說子爵都雪南不知爲着什麼。陡然喫驚的模樣。隨道。子爵姓都。——可是布里吞尼府的貴族麼。都雪南道。正是。昨天纔打布里吞尼來。此足下怎得知道。紳士遲疑道。呀。不是因見貴族姓名錄上載着。都禮

敦男爵、姪子子爵、都雪南姓名。這纔知道。都雪南心裏懷疑。暗想他話雖恁地說。諒來斷不是由書上看來。必有別的什麼緣故。知道我家姓名。那時紳士也如失了威風似的。暫時不言不語。獨自凝思。都雪南又道。足下刺刺不休的纏說什麼婦女。須知什麼婦女。也和我不相識。斷無在這屋裏之理。若還自疑決不下。可知我也是箇紳士。且待足下通下姓名來。咱們決鬪一番武藝。較箇勝敗。請問足下姓甚名誰。紳士道。怎麼我雖不通姓名。因閣下的姓名。已經知道。且待決鬪之時。再將我的姓名說破。也不爲遲。如今只空言相爭。總是無益。閣下若能賭着聲名立一箇誓。說一句這屋裏沒有婦女躲藏。我立刻就出去。斷不驚擾著啊。可立誓麼。都雪南一想。賭着聲名立誓。須不是輕易事情。況且那女子現在我屋裏。怎能拿聲名來賭誓呢。這樣一想。都雪南一時回答不出。紳士道。閣下實因懷著疑心。不信我的話。但我也沒有解釋閣下疑團的方法。紳士說着。都雪南退後一步。將房門推開。跨進門內。一手搭在門環上。儘聽。儘看。那時店主人又接着辯駁。紳士和他爭執起來。好一會。主人知

道說不明白。就三推兩攬。擁着紳士出去。從此廊下照前鎮靜。聲息全無。都雪南回過身子。由窗裏向下面天井眺望。不一刻。只見那箇紳士。猶如害了疫病一般。被兩箇店小二趕逐着出了門外。却自言自語道。哈哈。這纔卸下了一肩重擔。料想那紳士必然不歸。還閃在門外等候。可憐。可憐。若是這時那婦人出去。必然被他擒住。正在咕嚕。忽聽得背後有淅淅索索聲音。回過來一看。先前的婦人。好似大難已過。安謐如常。緩緩地開了臥房門。踱出外間屋裏。都雪南到了此時。纔看見婦人。妖妖嬈嬈的體格。輕輕倩倩的丰姿。原來恐怕被人認得。身上穿着純黑衣服。臉上包着極濃厚的網絲。雖看不出年歲。但若果是那紳士的妻子。諒來年紀也不過輕了。再者。先前都雪南只顧救那婦人急難。別的毫不留心。如今刮到眼裏。又見婦人右手脇下。還挾着一件東西。乃是用純鋼精光磨板製成的。四面雕着極細的禽鳥花草。原來是一箇極華麗珍貴的小箱子。婦人隨將小箱安在桌上。謝道。先生恁地扶助。此恩此德。沒世忘不了。這說話聲氣。覺得十二分哀傷。早已鼓動了都雪南的心。有

些搖幌不定。答道：「那裏話？娘子無須客氣。遇着急難的事，不論是誰，須總不能袖手旁觀。」婦人道：「啊，若不是遇見先生，別人那能這樣盡力？」如今先生姓名也說明了。將這擔子全然挑在自己身上。真是世間難得。都雪南道：「呀，說出姓名也是該當的。但那紳士知道我的姓名，却是奇怪。原來都雪南說些話，要想試試那婦人，莫也知道我的身家來歷不知，却聽婦人答道：先生姓名，我是方纔初次聽見。向來並不知道。可知婦人全然不知道我。恁地看來，先前紳士莫是當真見了貴族姓名錄，纔知道。的麼？」那婦人又要接說下去，却像是難以開言，躊躇了半晌，纔道：「先生定然道我是箇不守閨門的歹女——」都雪南道：「怎麼說好？啊，歹啊，在下怎能判斷？」婦人道：「爲因先生是箇知情的人，不曾知道我的隱事。如今我要將來到客寓的因由，以及躲入這屋裏的緣故，對先生敘說一番。」都雪南道：「呀，娘子是閨閣女流，在下却不必問知那樣事情。」婦人道：「是先生的話果然不錯。先生以後和我見面，連我的姓名也要知道。但因先生必不告知他人，這纔敢放膽實言奉告。」都雪南到得那時，要想推

去也是不能說道。恁地麼。我想還是不對我說的好。婦人道。唉。以後更要求先生扶助哩。都雪南聽了這話。不由得暗暗喫驚。又有些嫌惡起來。心裏只忒忒楞楞的跳。他還沒有回答。婦人又道。實因被丈夫追迫得緊。我又不是昏慣糊塗的女流。斷無避了丈夫眼睛。做那些歹行之理。只因帶這小箱子來。要交與住在這客寓裏一箇客人。至於這箱裏東西。交與那客人的緣由。說起來。非常悽慘。這箇又不是我獨自一人的私事。所以不能任便告知他人。——再者。這件事連我愚夫也不能使他知道。這纔從今天早晨拿了出門。不料半途中被愚夫瞥見。他很爲奇怪。因此跟追到這裏。我進來之後。上了二層樓。恰好遇見一箇女僕。說那客人大早就出去了。我想我和他約定。不該先去。又恐大意了被人看見。更是不妙。不如到樓下。向店主人探問一番。回身正下着樓梯。……都雪南不等婦人說下。就陡然問出幾句話來。不知所說爲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回 如怨如慕求寄玉手箱 行義行仁營救青年婦

話說都雪南夾着問那婦人道。可是娘子的尊夫在樓下麼。婦人道。是呵。因爲愚夫在着。不顧性命也似逃了上來。愚夫後面追趕。幸而先生房門上。好好地安着鑰匙。……都雪南道。果然。我明白了。起先那女僕和娘子說客人去了的事。在下在臥房裏。早已聽得。婦人隨又換了加倍親密的聲口。說道。如今只……要求先生幫助。請先生將這箱子拿到三層樓上。二十六號房裏。交與方纔所說那箇客人。爲因我已將去。倘然被那些下人。看見面貌。很爲不好。都雪南暗想。照這些話看來。這婦人確是有些身分。却爲什麼。恁地危急。要瞞過他的丈夫。交箱子與那客人。雖不知內中情由。但總覺不當穩。便答道。這可是不成了。那客人確是早晨啟身。話方說完。只見那婦人十分吃驚。早已面如土色。這箇形狀。雖是網絲覆着。也能察看出來。却又一面抖顫。一面矜持着道。料想不該早去。原訂下今晨相會的約。都雪南道。呀。當真去了。去的時候。天還沒有亮透。不過五點鐘。難道在下欺賺娘子不成。婦人道。那末。女僕的話。果然……却如何是好呢。婦人那時情狀。任是旁人。也要代他着急。不

忍袖手旁觀。只聽都雪南道。果然女僕的話是真。在下今天破曉回來。一直沒有睡。因此僕人們搬運行李等等。我在樓下。一概聽見。斷然沒有錯兒。婦人道。雖是恁地說。但去的究竟是我說的那人。還是別人。也難執定。都雪南道。那人身肥背闊。見直如武力士一般。婦人更喫了一驚。緊接又問道。先生可見他面貌麼。都雪南道。是他打從天井裏出去。在下在窗戶裏看見的。婦人又問道。可不單是一人。都雪南道。正是跟着兩箇客寓僕人。一同背着行李。婦人又道。不是恁地說。那人可帶着一箇孩子。……否。帶一箇女孩子。還是不帶呢。都雪南想這話益發問得奇了。心裏迷惑非常。只得答道。我看見的時候。確是不曾帶着什麼孩子。那婦人聽了這話。似乎不能深信。又道。恁地時。却不是我所說那箇紳士。先生看見的是怎樣面貌。都雪南心裏有些煩躁起來。一面咕嚕着。已是十一點鐘了。一面答道。我只望見背形。却不曾看見面貌。但確是有鬍子的。穿的是虎皮外套。婦人作想道。虎皮外套——哦。果然是那人。但他不帶着孩子。……正要問出爲什麼緣故來。忽然像是理會了似的。轉了

話道。先生可憐見。則箇實因這件事。於我身上。有很大干係。因此求將那看見的情形。一概見告。感激不盡。都雪南道。呀。在下看見的。止有這些。但所說那女孩子。或是僕人領着。走在前面。我看見的時候。已是上了馬車。也未可知。娘子只喚過客寓裏僕人。盤問一番。自然分曉。婦人道。那倒毋須得。先前說過。被他們見了。不好。都雪南道。恁地娘子自便。但看今天早晨模樣。那紳士從昨晚纔整頓行李。我回寓時候。兀自在那裏裝釘箱籠。婦人道。哦。什麼裝釘。——都雪南道。正是打那釘子。約莫有三十分鐘工夫。我想必是買物多了。在那裏裝箱。後來看見僕人背着大箱子出去。纔知道我猜得果然不錯。婦人那時不知爲何。儘低着頭。沒有回答。但聽他鼻子裏透氣。却是微微的震顫不休。可知他胸中非常騷亂。都雪南見這情形。料想他和那客人必有十分祕密之事。但看官知道。都雪南爲人素來不喜搜索人家隱事。如今但願這件事早了些了。結那婦人早些出去。他就心安了。婦人停了一會。略爲定一定心。一面立起身來。一面說道。總總要求先生惠愛。將來總有報答之日。今天就此拜別。

回家都雪南夾一句豈敢豈敢。婦人兀自說着。如今奉懇的。要將這箱子暫時寄存尊處。原來那箱子在桌子安放了半天。都雪南早已忘却。猶如不看見。陡聽婦人說要寄存。驚道。怎麼這箱子……婦人道是。如今回去。愚夫必定在家等候。盤問從何處回來。若是看見箱子。大爲不妙。都雪南道。雖則恁地。但在下這裏。却不能存寄。婦人道。先生若不答應。先前扶助我一番好意。反倒變成惡意了。都雪南道。怎麼不論如何——婦人接着道。爲因這裏的東西。愚夫一概知道。如今知道我拿將出來。那有不盤問之理。但盤問起來。我實在沒有回答的方法。都雪南道。存在這裏。可依舊是無益。婦人道。呀。不然。只須得空兒出來。就當取回。都雪南道。知道到什麼時候。娘子知道的。我這客寓裏。原是暫住。或是今天明天。忽然要回家鄉。也是難說。婦人道。任是回府。也只須寫一封信。遞到尊處。好在尊府地址。那貴族姓名錄上。載得分明。都雪南道。任是娘子怎樣說。怎樣便當……婦人道。先生切莫恁地說。唉。難怪先生要迷惑着。但這是關係極大的事。料想先生從前。也有過訂婚許嫁的事情。如今

恁地對先生說。先生總該知道女子的心。因此總求愛憐些箇。可知我佛也有箇慈悲。若當真推却不允。道不得先生真是鐵石心腸了。說罷。低着頭。不語。眼角却露出些似怨似恨的形容。都雪南暗想這婦人究竟是什麼人。好似知道我的身家。竟道出我的婚嫁事情來。麼瞞過了丈夫。私自送箱子與男子。這等不安分的婦女。比起我那清潔高貴的綺華妹子來。真不止差了五百級。都雪南正在想起族妹綺華。不料房門口又起了鑿鑿的聲音。原來又有人打門。裏邊一男一女。突的驚做一起。面面相覷。仔細一聽。這回打門聲很爲輕細。諒不是起先那婦人的丈夫。隨聽外面低喊道。我是客寓主人。爲因有話要對裏邊二位相談。並沒阻礙。就請開門。這聲口一些不錯。確是主人。都雪南暗忖開了好啊。不開好呢。却把眼色遞過去。暗地問那婦人。婦人輕輕答道。還是開的好。這事已瞞不得這裏主人。都雪南道。果然。況且娘子面貌。我不分明。主人自然也看不見。這就很好了。說罷。就過去開了房門。主人跨了進來。連眼角也不瞟着婦人那邊。直對着都雪南道。實因先刻那箇強暴紳士已

是去了。如今又走回來。前面有一條橫街。緊對着我家門正面。他却閃在那橫街角上。看望着哩。都雪南本也慮到這一層。但如今聽說他果然來了。也不容不吃驚。說道。不能再驅逐麼。主人道。這却不能了。那箇處在不是我家的。都雪南道。那只能失敬了。我去驅逐他。一面說。一面正要起身。不防婦人着了急。連忙攔住道。如此愚夫。反要猜疑先生。只求替我雇輛馬車。停在客寓旁邊。我密地由側門走出。上了車就回去。主人搖頭道。呀。那却不妥。這箇側門。他閃在那邊。正看得明白哩。婦人到了此時。真是進退兩難。身體抖擻着道。恁地時。可就白勞兩位了。都雪南遲疑道。怎麼就此沒了擺佈麼。主人道。我原是爲此而來。我家後面。還有一家客寓。從我家後門出去。就是他家後門。他家正門。却在背面。若望那裏出去。外人不知。總道只是一家。況且素來彼此通融。他家常有客人走。咱們這裏。我家也有客人走。他們那邊。都雪南聽了這話。略爲放下些心。喜道。那是好極了。主人又問道。這位娘子若答應下來。我就此領導。婦人那時很爲歡喜。謝道。如此就請……主人連忙道。着啊。須打這裏進。

去說着。一同起身。主人在左。都雪南在右。那婦人却在中間。好似他兩人護衛一般。一面却說兩位大恩。真是沒世不忘。一面更拿那秋波轉去。向着都雪南脈脈含情。露出感激道謝的心事。及至送到樓梯邊。都雪南恐有不便。單囑託主人領着婦人。自己却立在梯沿。目逆而送。望着他們下樓。直到看不見影蹤。這纔轉身回房。嘴裏念道。罷罷。這一樁沒來由的事。纔算完了。抬頭起來。陡見了自鳴鐘。又獨自催促道。不料誤了時光。如今已將近十二點鐘。須得趕快換了衣服。昨天和馬坎圖約定。到篤爾登酒館喫飯哩。說着。已進了臥房。那時忽然有件東西。直刺到眼睛裏。乃是好半天安在桌上。那箇婦人留下的小箱。不由得又驚又怨道。啐啐。啞啞。到底將這箱子忘了。快些喊他回來。交付與他呀呀。他原是定要寄存我處。這纔丟下了去的。沒奈何。只得暫且留下。再作道理。但又轉念道。我與他。面也不見。姓名也不知。無故要求我保護。真是世間少有的事。但他既恁地信賴於我。總道我是十分可靠之人。所以將這箱子留着。再聽那婦人言語聲口。不由得使我起了非常憐惜之心也。

道不得是別人於我無干的事。雖則他瞞過丈夫耳目。做那些非分行爲。但究不是那些不諳禮儀的下等人家女子。料想必有萬不得已的事情。如今這箱子……啊。這箱子怎樣安置呢。都雪南一人胡思亂想。不防店主入已是送出回來。連忙說道。如今可以安心了。恰好後面門外有一輛馬車。那婦人坐着打後街回去了。都雪南道。十分有勞了。主人道。那裏話。這些事是店主分內當爲的。況且令伯父都禮敦男爵。每到巴黎總寓小店。原是老主顧了。都雪南想了一想。又道。但以後家伯父來時。望主人莫將今天的事告知。主人道。那箇但請放心。客店主人斷不能胡言亂道。都雪南道。那是好極了。但還有一件事。須要動問。方纔那婦人找尋的三層樓客人。究竟是什麼人。主人道。呀。他是突然而來。因此一些不知他根脚。但却是箇瑞典國的伯爵。貴族。姓名叫做夏士華。這是帳房裏寫在帳簿上的。誰也看見知道。須不是我多嘴饒舌。都雪南道。否。夏士華伯爵麼。好名字啊。照這箇看來。適纔那婦人。莫也是外國人麼。主人道。這却不知。那箇客人。只來了三天就去。內中莫說那婦人。就是別

的誰也沒有來找他的。人都雪南道。這也奇了。據婦人說。那人還帶着一箇女孩子。哩。主人道。咦。那裏有這事。光身一人來。依舊光身一人去。都雪南道。恁地時。可見這巴黎一箇朋友相好也。沒有如今他出門。却往那裏行呢。主人道。想必是回他本國。他是到北方鐵路車棧去的。都雪南嘴裏一面說。我很煩惱。干預別人之事。如今爲因十分不解。所以直追問不休。主人也不留意。又道。客寓裏這些事情。遇見的很多。方纔那婦人。不曾說什麼大恩。什麼沒世不忘麼。料想他第二次也斷不再來。都雪南搖頭道。不看來。不論如何。也須再來一次。他把這箱子忘丟下了。主人問道。當真是貴重的箱子麼。都雪南道。果然十分貴重。任是我推却不便。他依舊留下而去。這如何是好呢。主人低着頭沉思。一面遲疑道。原來如此。那箇連我也不明白。若是不能放心。就將來藏在我那銀櫃裏面也好。倘然更要妥當。莫如拿到銀行裏寄存着。是第一上策。都雪南聽了這話。忙答道。對啊。銀行——恰好我正要去往銀行裏去。准定將去寄存爲妙。主人道。正是。兩人商議妥貼。主人就下樓自去。都雪南暗想。

那婦人當真不來。難道這箱子竟屬了我麼。如今有伯父引薦的信。去見銀行總理麥慕倫男爵。他就連忙換了衣服。爲恐那箱子被人看見。外面用新書紙裹着。夾抱在懷裏。走出客寓。已是正午前後。出得門來。向那對面一望。果然主人的話不錯。先前那箇嫉妬紳士。在橫街角上。目不轉睛的眺望這邊。都雪南不由得獨自冷笑道。嘻。任你望到什麼時候也好。你的妻子。如今早已回家了。一面想。一面打橫頭走過。那紳士面前。看官須知此地直到喀伯新街一帶。總是繁華衝要的所在。他素來在鄉村路上走慣了。大道兒的。如今這裏擊轂摩肩。人山人海。東一推。西一擠。連退避行人也來不及。那裏還能望前進去。正在爲難。忽聽得不知何處有人叫道。呀。真真想不到。你已來了麼。都雪南慌忙迴頭。四面看來。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四回 訪銀行初逢司事人 入寶庫再見虬髯客

却說都雪南正在行走。後面忽然有人叫他。連忙四面一看。不是別人。乃是馬坎圖。答道。原來是馬坎圖兄。我正要第哈銀行裏去。找那總理麥慕倫出來。隨打算到

酒館裏赴約哩。說着仔細對馬坎圖一看。見他昨天晚上乃是一箇拔俗趨時的紳士。今天却已改換模樣。變成極華麗的商人。只聽他又道。那是很好。我今天也爲有非常緊急事情。不能到篤爾登酒館。因此改了青波樓。這青波樓酒館。在那商業會館的面前。吾兄打第哈銀行出來。就請一直到那裏相會。但這巴黎地方。到底是箇銷金之窟。須要使用大宗的金銀。吾兄總須多多支出些來。備用纔好。都雪南道怎麼。昨天晚上叨兄蔭庇。贏了五十圓。目前雖是毋須着急。但……馬坎圖笑道。可是由令伯父吩咐。你不敢有違。定要去。找尋總理。麼。哈哈。哈哈。都雪南道。那裏話。不是恁地說。馬坎圖道。這也毋須分辯。但請去了。就來。再者。吾兄雖去。也大半不能遇見總辦。都雪南問道。我兄何以知道。馬坎圖道。怎麼。總理麥慕倫。非待午後兩點鐘。不到行辦事。早晨却在夢簫花園近傍。自己家宅裏住着。都雪南縐眉道。那就煩惱煞人。馬坎圖道。怎麼。何致於煩惱呢。總辦雖則不到。須還有司事人在行裏。任是多少銀錢。依舊接連不斷的支付。那行裏的銀庫。乃是新近建造的。真是萬分嚴密。少刻

吾兄總該看見都雪南暗想道。若是不遇總理。我手裏拿着這很奇怪的寄存東西。不能不就轉身回出銀行。若是見了司事人。將這事告訴於他。又不知到什麼時候。纔得遇見總理。左右想來。實在遲疑不定。想了一會。沒有了別話。就和馬坎圖訂了後會而別。他獨自一人。把銀行地址號數記了一記。隨向那敖潑拉街有名的第哈銀行訪問而來。到得那裏。抬頭一望。但見重樓疊棟。衝轟雲霄。不覺詫異。暗想這樣華貴的房屋。乃是箇銀行麼。隨又揣摩道。想這等銀行總理。必是箇富比王侯的大財主。他與我家伯父。很爲親交。不知何故。或是伯父也有些銀錢存在這行裏。也未可知。但却不是股東便了。伯父還記得總理。總理却已忘了。這就是鄉下紳士之故。以致被人輕視。不由得我起了憤懣之心。這樣我難道過門不入。就回去麼。吓。若不將這箱子存寄。別的又無法可想哩。打定主意。他就放開膽子。大踏步踱了進去。當真是家興隆繁盛的銀行。只見那經理人。也不知有多少。數也數不清。正在四面張看。那邊來了一箇穿着和憲兵

與保護憲法的兵

與尋常兵不同服色一樣的收支人。向他問道。足下

可有甚麼事。都雪南一想。寄存箱子的事。倒有些難以突然開言。却答道。正是意欲支換鈔票。收支人道。要換鈔票。請上二層樓。說着。隨指點了處在。叫都雪南上去。都雪南心裏頗爲煩惱。只得向一座極廣闊的樓梯。蹶上去。這箇所在。比樓下更加熱鬧擁擠。只見拿來取去。純是大宗金銀。更不知道有幾萬幾千的通運。在這裏交易銀錢的人。若是支付什麼千數法郎。法郎是法國銀子的名色。猶如中國兩數一般。一法郎抵銀圓七角。見直和佈施乞丐。一般算不得甚麼事。都雪南心裏又驚又奇。無奈也只好隨在衆人後面。湊擁上前。等了好半天。纔找到一位有空兒的書記。走上前去。拿出一張一千法郎的鈔票。說道。這箇……書記將鈔票接過。看了看背後寫着的姓名。正要點頭入內。不知何故。忽又回過來說道。箇開華翁說是要和足下相見。請一直到客廳上去。都雪南聽了。模糊着不解其故。問道。請問箇開華先生是誰。書記道。本銀行的司事人都雪南。南暗想。莫就是方纔馬坎圖說的那人麼。我的票子。又不是假造的。爲什麼要叫我到客廳上去。正自想着。書記已在前領導而行。一會進了客廳。把箇都雪南幾乎驚

得發呆。原來這屋裏擺設鋪陳大半是他從沒見過的。以致如此。他惟有上下四旁徘徊凝看。忽地一面門戶開處。走進一箇紳士模樣人來。嘴裏說着道。嚙子爵爲什麼夾在別人裏面。拿票子遞交書記人。那書記見了背後姓名。知道是閣下。這纔領到這邊來。若是粗心。忽畧閣下回去之後。總辦和兄弟不知要怎樣悔恨哩。如今得見十分喜幸。以後不論有什麼貴事。只請找我說話。就是閣下住在這巴黎。想起居甚好。斷沒有不自在的處。在這入親親切切的接待。猶如天上吊下一箇佳客一般。都雪南仰面望着天。問道。足下和我相識。實在一時模糊了。莫是記錯……箇開華道。自從接着令伯父都禮敦男爵的來信。這纔知道閣下要到這巴黎來。心裏很爲歡喜。總辦和兄弟在這一禮拜之內。早是天天拱候着哩。都雪南暗想。咦。我伯父不知怎地。能得這銀行司事人恁地尊敬。一面又問道。這箇何敢克當。但不知家伯父於貴銀行。可有什麼相關。箇開華道。閣下斷不該不知道着啊。請坐。說着。端過一張椅子。叫都雪南坐下。又道。閣下想必必要見總辦。但總辦此刻約莫還在家中。有事。

儘可少刻由兄弟轉告於他。如此。明天或是後天。總理必定在家中。招請閣下。殷勤款待哩。都雪南道。爲因家伯父有一封信。寄與總理。叫我帶來面交。所以定要謁見總辦。筮開華道。原是令伯父和總理素來要好。見直和親戚一般。何必說什麼謁見的話。想來令伯父定是叫閣下看看巴黎的風俗景致。這纔叫閣下來的。那箇兄弟引導閣下去游玩。比總辦還要好些。兄弟今年恰好虛度四十歲。但心神興致。猶如二十多歲的人。旣愛交誼。又好游玩。閣下來到這裏。不等待六箇月。須總是巴黎不懂世情的小兒。因此這六箇月以內。先要足備銀錢。令伯父交付閣下。恰好有六千法郎之數。這箇總可夠了。一箇月的費用了。都雪南道。先生怎麼說要六箇月的費用。筮開華道。怎麼爲因不先預備妥貼。就有些不妙。這纔說六箇月的。但閣下要用的時候。毋須請求令伯父。只須對兄弟說知。就由兄弟支付便了。有名有望的都禮敦男爵。令姪都雪南子爵。若說到那賭場去賭博。或是向那重利盤駁的處。在去求借。兄弟可就對不起令伯了。都雪南聽着。這話雖則懇切。但口氣實在有些難聽。

一時答應不出。又想先前馬坎圖已說過什麼巴黎小兒的話。如今他又照樣說來。委實可怪得很。原來看官不知。都雪南伯父都禮敦男爵。原是這第哈銀行第一箇大股東。都雪南却一些也不知道。這且不表。筮開華談講移時。出於意外。忽見都雪南手裏拈着一箇小箱。不住拿眼睛瞞着看。陡然笑問道。哈哈閣下。意欲將那箱子寄存在小行裏麼。好極了。寄在這裏自然安心。料想客寓裏進出人很多。很多不便。不能安置。這貴重緊要東西。着啊閣下請拿出來。兄弟將去裝入內庫裏。得能收存閣下的物件。第一層對着令伯。就是兄弟的體面。說着早已伸手過來。要想接取。都雪南暗想。他說我是巴黎小兒。原來他直恁地仔細周到。真不愧。是巴黎老狐狸了。心裏恁地想。面上却現出了一團呆氣。一會答道。果然先生見得一些不錯。其實要想寄存貴行。但這東西却也另有些緣由。筮開華問道。兄弟分明了。想必令伯也不知道。這箇麼好極好極。別家銀行寄存物件。須要檢點一番。估定價值。倘或意外有箇遺失。就約定照價賠償。雖似老到辦法。但可也囉唆煞人。小行裏却不然。任是砂子。

石子或是祕密書信。安在這裏。閉着眼也無妨。因此那不願意存入別家。偏要到小行來的。不知有多少。都雪南道。倘或遺失了。怎樣呢。筮開華道。斷不必擔憂那些。少刻兄弟和閣下同去一看。那箇內庫。建造起來。不知費去幾多心思。乃是極堅固極祕密。極新奇的格式。萬萬沒有遺失的事。閣下但看見了。自然解了疑團。放下一萬箇心。說罷。立起身來。走到壁間。打開電話機。我國叫做德律風將嘴和耳朵各各對定。想是有什麼話。吩咐管守內庫的守庫人。末了。又對都雪南道。如此咱們去罷。適纔電話機上。聽守庫人說。不知是誰。另有一箇寄存物件的客人。還在內庫。如今將要出去。咱們去了恰好。因爲小行有條規例。凡是一箇客先在內庫。別的再不能進去。第二箇人必須待先入的出來了。纔能再入。一面說。一面走。都雪南跟在背後。下了後樓的樓梯。出了廊下。又打廊下地底下去。一箇所在。乃是內庫的門。原來是箇地窖。子立。在上面一看。只見四面圍着。都是石壁。內中有兩箇守庫人。一箇書記。頂上掛着電氣燈。連地底下都照得通明。猶如白晝。筮開華不知對着書記附耳低言。說些

什麼書記會意。拿出一張紙票交付與他。他就回頭對都雪南道：「這是存貨箱子的號票。那內庫壁上列着許多石箱。上面一箇一箇漆寫着號子。並且各有各的鎖。各有各的鑰匙。鎖上又各各合配着文字。除了存貨的原主。再也沒有別人能開。但還有一箇例。如有不願小行經手存放的。就租借一口櫃與他。任他自行安置。也可使的。如今閣下的票上。是什麼號子啊？」都雪南道：「一〇九百十九號。篋開華道。如此閣下的物件。存在小行九百十九號箱子裏。但要怎樣安置。聽憑尊便。安置好了。閣下再隨意寫些文字。花押在箱門上。就砰的下了鎖。以後任是誰。要想開他。不知道文字花押。終究不能開。倘或有火燭緊急。或是強盜搶劫。意外難防的事情。立刻就拔去。塞在地頂上。水管的水栓。這庫裏頃刻變成汪洋澤國。豈知水栓以外。還有一箇砂栓。一經拔去。只在五分鐘以內。就變成箇砂礫場。任是神仙也走不入去。入去了。就莫想出來。可知巴黎偌大處。在凡說起第哈銀行的內庫。沒有一箇不知道利害的。都雪南聽他說出一大片話。一面望庫裏張望。果然一些不錯。周圍牆壁上造

列着一箇一箇窟窿。猶如銀櫃似的。內中有物件裝着的。都已鎖了門。有那沒有存主兒的。却開着不關。看那樣子。就知道萬分堅固穩妥。再也不用擔憂。都雪南儘着看望。正在出神。不料眼光忽然瞟着一處壁上箱門開了。有一箇人正要將物件裝入。前已表明。這庫裏電燈點得猶如白晝。打都雪南這裏看那人模樣。只見他身體壯大。好似力士一般。穿着虎皮外套。兩腮外面露出那紅而又長的鬚鬚。毫不容疑。就是今天早晨看見的那箇撈腮鬚子紳士。就是瑞典國貴族。姓名叫做夏士華。但客店主人說他回歸本國。走到北方鐵路車棧去的。如今却爲什麼又到這裏來。他寄存的。又是什麼東西。心裏又疑。又怪。還是注定眼睛看他。呀。原來他在那裏裝進去的。正是早晨看見的那口大箱子。他並不上火車。却依舊留在巴黎。倒將箱子存在銀行內庫。想來想去。總沒得箇端倪。但他和那先前的婦人。必同是有什麼私情密事。他們原要將身躲避暗地作歹。爲非。却又氣運不佳。一概被我撞見。真是意外的事。好好看他以後做些什麼事。我總是認識了。不怕他逃遁到那裏去。過了一會。

那人箱子已裝置妥貼。緩緩地走了出來。却是做夢也不認識都雪南。因此任是都雪南怎地看他。他也毫不留意。他打從地窖子裏上來。正望都雪南身邊磨擦而過。都雪南重又細看他面貌。見他年紀在四十左右。鼻子很高。眼眶很深。却不是尋常低微的人。嘻呀。巴黎這箇處。在只有稀奇的事。恁地遇見得多。正在獨自好笑想着。那箇人已是出去。都雪南直到望不見他踪影。纔把頭回了過來。只聽筧開華道。如此箱門開着。咱們下去。請裝入罷。兩人就一同下了地窖子。筧開華指着一處道。喏。這是九百十九號箱子。方纔那箇紳士裝的是九百十八號。恰好和閣下做了鄰居。兄弟且向着背後。閣下快些任意畫些花押裝了。入去就完了。這是閣下的暗記。我也不能知道。除了閣下。誰也不能開這箇門。將來若要取用時。只將票子給書記一看。書記就讓你進去。但不可委託他人。必須親自照樣開取。纔不致誤事。說着。把身體掉撥過去。向了背後。都雪南攢入壁間箱子裏。忖量畫什麼花押好呢。忽地兜上心來。想到永遠不忘。最要緊。最愛戀的族妹綺華。不如將他名字寫了。上去。當下暗

地將綺華二字寫好。果然砰的一聲下了鎖。筮開華聽得道完了麼。都雪南道完了。畫的花押已揩去了。筮開華道。如此咱們再上二層樓去。正要在前領着。都雪南想到和馬坎圖訂了約。如今想早已先在等候。就說道。呀。今天就此要告別了。筮開華道。但先前閣下拿出的鈔票。還不曾交付銀子哩。都雪南道。那箇不打緊。任是此刻不支也好。筮開華道。如此待送到貴寓來罷。閣下恁地急急。料想必有愛戀等待的人。兄弟實在羨慕得很。都雪南道。不是爲有箇朋友馬坎圖在青波樓酒館等着。筮開華聽見馬坎圖的姓名。稍微換了些口氣。問道。呀。閣下和那人相好麼。都雪南道。是在鄉間小時候曾經同學。因此來到巴黎。直去訪找他。那人可是不好相交麼。筮開華道。他在應酬場中。真是箇滑猴子。色色精工。從不曾走漏些兒。雖不致於不好相交。但閣下和他身分。却有些高下。都雪南聽得。不耐煩起來。答道。身分不等。我却知道的說罷。就與筮開華作別。出了銀行。急急找到青波樓酒館來。不知究竟找到沒有。且聽下回分說。

第五回 似曾相識子爵訪男爵之家 具道前因妬心與疑心並去

却說都雪南打銀行出來。就去找那家酒館。原來這青波樓酒館。不論什麼人都知道。在商會近邊。因此一問就是。這家酒館的熱鬧。又比別處加上幾倍。門前早已是擠得水洩不通。暗想人也是喫客。我也是喫客。他就用盡生平之力。挨了入去。一直跑上二層樓。突聽得有人叫道。哈哈。你到底來了麼。我等待好久了。擺着頭四面一看。那邊一張桌上。坐着的正是馬坎圖。連忙答道。我實是遲了。萬分抱歉哩。坐下身來。就將在銀行遇見司事筭開華。款待非常親熱的話。說了一遍。馬坎圖道。吓。筭開華麼。那人見直是箇滑猴子。都雪南道。恁地麼。筭開華也是這樣罵你哩。馬坎圖道。怎麼。吾兄和他曾談起我麼。都雪南道。談了着。他還要留住我。我說你等候着。這纔脫身來的。馬坎圖道。原來如此。那厮原知道令伯父是極大的財主哩。都雪南暗想。爲什麼說我伯父是箇大財主。心裏早已懷着這箇疑。因此問道。實在詫異得很。我伯父居家一切。處處很爲勤儉。不該說是什麼大財主。馬坎圖道。是啊。原爲勤儉。

下來。纔積蓄許多銀錢。請看第哈銀行裏股東名簿就知道。令伯父是一百萬法郎。以上的大股東都雪南又詫異起來。想巴黎的人。怎能夠知道別人暗中的事呢。隨答道。怎麼那是沒有的事。我伯父田地上進款。每年還不到三萬法郎。馬坎圖道。有了三萬法郎。自然就有百萬法郎。那算學的學問。我也畧知一二。如今且算給你聽。三萬進款之中。一年花用幾多。雖不知道。既是鄉間省儉。必不在一萬法郎以外。又除去男女僕婢薪工。少算每年也有一萬八千法郎餘多。就可知令伯父每年必有二萬或一萬五千法郎存入銀行。兄和我在學堂時候。曾經學習過計利算法。照年年利上加利算來。大約十四年。任是利息輕微。就照本錢加了倍。比如存入二萬。過了十四年。就加成四萬。令伯父每年存入二萬法郎。那利息從不取用。自從頭一年起。直到如今。已過了三十年。若照重利計算起來。少則少。也有百萬以上。因此知道。令伯父是少則一百二十萬。多則一百五十萬的股東。箇開華恁地殷勤。也是意中之事。又知道令族妹綺華已定爲我兄妻子。但見了我兄姓名。任是通融多少。也有

利益。若是不通融。真是發了戾。若令伯父將那銀子存在我手裏。我只在五年之內。就可以變成三倍歸還。我自己還要餘多箇百萬。或是千萬。馬坎圖擺頭叉手。有滋有味。一五一十的說來。都雪南聽說他伯父有如許家財。真是意想不到。十分喫驚。但他是箇清淨渾厚的少年。怎能懂得這些較量。因答道。吾兄快些不要算了罷。我聽了。實在頭疼腦漲。馬坎圖只得住了不談。兩人就各自擎箸喫着酒飯。將要終席之時。忽然從下面上來一箇紳士。年紀有三十左右。那面貌非常醜陋。見了叫人嘔吐。但身上却是很闊綽的。胸前掛着形如勳章的東西。想必是箇有軍功的人。那紳士上得樓來。向着馬坎圖這邊。不知遞什麼暗號。馬坎圖見了。就回過頭來道。都雪南兄。請少待一會兒。說着。連忙立起來。走到那紳士身旁。紳士領他到一邊角上。兩人附耳低語。約有五分鐘。這纔各各點頭分手而別。這紳士雖不知道是誰。但見二層樓上喫飯的無數客人。一見紳士到來。箇箇都停了話聲。停了筯子。停了酒盃。都在那裏偷聽他兩人說話似的。都雪南更自詫異。不解其故。那些客人正看着馬坎

圖舉動。只見馬坎圖已送出那箇紳士走了回來。說道：都雪南兄，咱們快些喫完了。一直到商會去罷。都雪南道：吓，我沒有和你約到商會去呀。馬坎圖道：何必說這話。爲因和你一起來，所以還是一起走。都雪南道：我先前早經說過，喫罷了飯，還要去找一箇親戚。馬坎圖道：怎麼找親戚還是晚間爲妙。橫豎已經同來，總須得幫助我同走。一遭都雪南心裏又懷着疑，問道：這是怎講，叫我幫助什麼，我不明白。馬坎圖道：也沒別事，不過請你和我同到會裏，一句話也不說，儘在我旁邊看着。商會裏的機關，煞是有趣味。哩。都雪南道：今天商會有什麼機關麼。馬坎圖道：是有極大的兵戰機關。都雪南道：哦，商會的大爭戰，是怎樣的也罷。咱們就同去瞧瞧。可是方纔那箇紳士來告訴你的麼。馬坎圖擺起嚴整恭敬的口氣，答道：怎麼方纔的紳士，乃是當今一箇大臣的祕書官。就是書如今雖沒有職司，但政府裏機密大事，一概知道。方纔他就告訴我一件大要緊事，因此我今天要博取大勝哩。看官，馬坎圖這些話，都是都雪南從沒有聽見過的，怎得不迷惑希奇。當下就定了主意，跟着馬坎圖同

行馬坎圖又道。這件事却不能立刻奉告。爲因內中有許多機密緣由。方纔那祕書官名叫葛乃高。這話除了你別人再也不肯說的。說着兩人早已喫完。馬坎圖拉着都雪南的手。急急下樓出門。往商會行來。將到門口。早看見那邊來往徘徊有無數的人。都雪南先前打聽過了。知道都是爭賭市價漲落。我國叫做市面叫做拋市面賭拿着千萬金銀去博勝負的人。他們一見馬坎圖來到。立刻呼定圍裏攏來。叫道。馬坎圖兄。怎樣了。怎樣了。你不是遇見葛乃高祕書官麼。祕書官說了什麼話着。這問話口音幾乎把耳朵也纏聾了。誰知馬坎圖見他們問的囉唆。答道。見却是見了着什麼也。沒有說起。都雪南在旁聽得知道。馬坎圖不肯把機密事情洩漏告訴他們。當真只告訴我一人。當時馬坎圖說着。早已急急走入商會。誰知裏面更有許多人要打聽祕書官說話。馬坎圖也不理睬。他們拉着都雪南擠開了衆人。直跑上二層樓。到那人跡稀少的處。在說道。都雪南兄。今天此時。乃是一刻千金的時候。兄若不開口。只請離開我一丈遠。近看着我行事。若是開口。那就壞了事。都雪南道。既是恁地說時。我

還是回去的好。倘若有箇差錯壞了。吾兄大事不當穩便。馬坎圖道：不是這般說。兄若不在我旁邊，依舊是不好。都雪南一面更是詫異。一面問道：可知並不是拿我的名字去賭勝負哩。馬坎圖道：內中細情後來自然分明。只求我兄總依我行事。這時候非常緊急，無暇對兄說。知說罷，回身又跑上三層樓，都雪南雖則模糊，到了那時候，也無可奈何，只得隨後也橐橐上了樓梯。只見馬坎圖已向着三箇書記，人在那裏指點他們行事。聽他的話，如似猜啞謎一般，再也不懂。但聽得道九十三從此怎樣呢。一箇書記答道：漸漸低減。馬坎圖道：有趣有趣。見直賣了三十萬，就是書記道三十萬，大極了麼。馬坎圖道：雖是很大，再賣時候就有九十萬。今天已得着大主兒了。說着，又指着都雪南這邊道：都雪南就是我的銀主。書記會意，回身正要下樓。馬坎圖又叫住，低聲說道：這事通知過的人，不已是很多了麼。書記道：那箇如今不必管他。足下在酒館裏遇見葛乃高，祕書官的事，在三十分鐘之前，已是傳徧了。箇箇都留心看着足下的舉動。如今足下交易三十萬，咱們大夥兒須分派一成利益。但

以後至少得幾何纔能買回呢。馬坎圖道：「到得買回之時，再說那箇。如今快些走罷。」書記道：「好好說着，早已飛箭也似跑下樓去。這間屋子裏，單留下馬坎圖一箇人。隨後又有許多人來來去去，向馬坎圖打聽。馬坎圖對着他們，已不似先前樣，隱瞞却箇箇低聲細語，不知告訴什麼。但說話之間，時時聽見有德國、俄國和突尼斯國交戰起頭的話，都雪南暗想：這是國家一件大事，心腸一熱，陡然把先前約定的事，忘了。兀的開口道：「怎麼馬坎圖兄什麼德俄交戰，若當真有這事，咱們就不能不出去了。當志願兵馬坎圖聽了，繃着眉吡道：「莫慌莫慌，你後來自自然明白說着。正要走到樓梯那邊去，那時又從樓下上來一羣人，內中一箇看似放債取利爲業的，急急都到馬坎圖身旁，問道：「足下經手的，賣出三十萬法郎。馬坎圖慌忙阻住那人，又附耳低言，不知說些什麼話。那人頓似會了意，一面點頭，一面來到都雪南這邊，問道：「喔，你都雪南子爵，原來是閣下麼？」都雪南答應道：「我正是都雪南子爵，可有什麼事？」那人儘低着頭道：「我是做買賣中人的，倪海威以後常得請教。都雪南道：「兄弟和馬坎圖

兩樣。毋須用得買賣中人。倪海威道。雖是如此。但可當真是都禮敦男爵的令姪麼。都雪南聽他詫異的話。問道。爲何打聽我的身家。都禮敦男爵。正是我伯父。足下難道有什麼猜疑不成。那人見都雪南回答得很有聲色。似乎說一句沒有事。隨卽下樓而去。都雪南從此益發不耐煩。見直一刻也不能再延。隨走到馬坎圖身旁。只見他靠在窗前。目不轉睛的向外眺望。也不管什麼。向他肩上一搭。說道。啫。啫。馬坎圖。兄在這箇沒規矩沒禮節的處。在我實不耐煩。可要先回去了。馬坎圖不知是想到不能勉強留我呢。也不知是見了倪海威。就可以不必留我。答道。你。那邊菓子鋪裏說着。依舊向着窗前。不知看什麼。都雪南問道。那邊菓子鋪怎麼樣。馬坎圖道。請在那裏等二十分鐘。都雪南看馬坎圖形狀。不知爲什麼很爲着急似的。自己也向馬坎圖望的地方一瞧。只見先前那箇葛乃高祕書官。坐着一輛馬車。正望這邊駛來。料想馬坎圖必是待他到來。就依舊走開。不再說話。馬坎圖忽然也離了窗前。叫道。着啊。來了。已買回來了。今番總須獲三倍大利。咱們快走快走。都雪南在

背後聽見這話聲。身子已下了樓。又見樓梯旁邊團聚着許多人。內中有切切私語。一箇紳士都雪南走過他身旁。突然又喫了一驚。原來却是今天早晨打我房門的那箇嫉妬紳士。暗想：「先前在銀行內庫遇見那箇撈腮鬚。如今又撞着這箇嫉妬紳士。那得這些奇怪事情都聚到我眼前來。再一細看見他。已不似先前那種張皇。早變做非常沉重。露出福壽綿綿的臉相。又顯見得是箇富有家財的人。凝視了一會。掉轉身子。走出商會門外。只見馬坎圖所說那家菓子鋪。就在眼睛面前。鋪子門口停着一輛極華貴的馬車。一望而知是貴夫人坐的。仔細向那裏一望。更疑是英國女皇坐了來的。乃是雙馬八輪車。驚詫之餘。自言自語道：「呀！這是誰的。可算得闊綽極了。要想進那鋪子。不料那邊有兩箇男子。望這邊走了來。一路說道：『這家菓子鋪竟做了貴婦人的買賣商會了。』說着已走了過去。都雪南想道：『聽說婦人的商會。男子不容易進去。可當真麼。』」又道：『難道他們到這裏來賭勝負的麼。』獨自一箇自問自答。兀已跨進鋪內。只見幾位貴婦人坐在極狹窄的地方。箇箇一手拿着鮮豔日記。

一手握着金筆。不知在寫什麼。好似會館裏書記一般。內中有一箇婦人。以爲都雪南是箇主持買賣市面的人。驀然問道。目下減了幾多價啊。都雪南一想。果然是貴婦人的商會。答道。啊。承夫人下問。我是素來不懂這些事的。說着。就在一張空椅子上坐下。叫拿過一碟菓子來。喫着消閒。依着馬坎圖叫他等待二十分鐘的話。一面喫。一面等候。隨聽兩箇婦人談講起來。一箇道。夫人實在叫我羨慕得很。你坐的那樣馬車。——一箇答道。咦。這是怎麼說。你還不知道。我非常苦楚。像你還能做些買賣交易。散散鬱。消消遣。我實在不愛那些事。哦。想來答話的那婦人。定是那輛華麗馬車的主人。意欲回頭看一看他的面貌。不料那婦人也將臉掉到自己身上。凝眼眺望。正在出神。恰好和都雪南打箇照面。都雪南自知失禮。連忙回過頭去。只作不知。依舊撐耳靜聽。但心裏疑疑惑惑的道。聽那婦人聲口。好似很熟的。又聽他說和別的婦人不同。不歡喜買賣交易的事。可見他身分既高。品格又正。真是異乎尋常的女流了。想了一會。又暗地擡起頭來。要想重復細看。誰知那婦人依舊不轉。

眼的對着自己出神。這一下子更觸起了一片熱心。料定必是曾經會面正合着古語說的似曾相識。未免有情。兩句成言。從此更不能放心。益發振起精神。索性放膽子對他細看。只見年紀正好三十二三。雖則已過了好花盛放之時。但那態度風情依然似二十左右人物。並不減去些美麗嬌羞。身上穿的雖不是十二分華麗衣服。但自有遮不住的氣概。掩不過的威嚴。任是誰人一看就知道是箇極有身分的貴婦。但則他自己說有非常苦楚。他莫是箇怎樣不能自由自在之身。而且有了苦楚。別人還不知道。真是俗語說的啞子喫黃連。麼再望他臉上一瞟。只見眼睛圈上襯起一重薄薄的紅暈。那含滋帶溼的淚痕。兀自沒有乾。猶如天生染就的一樣。唉。這樣婦人還說是有苦楚。這是怎樣的苦楚呢。又是那裏來的苦楚呢。可惜我都雪南力量不及。不能投助於他。真乃憾事。都雪南心裏霎時間起了無大不大的憐惜之心。正在迷惑昏沉。又聽婦人對着旁邊那箇婦女道。啊。我的當家人已來了。我須得告別先去。咦。他的當家又是箇什麼人都雪南忙探頭出外一看。原來又是方

纔商會遇見那箇嫉妬紳士。咦兀那婦人却不是早晨逃入我房躲避寄存玉手箱與我的那箇帶網婦人麼。要知畢竟都雪南猜的是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八輪車翻成疑懼 數函信擾亂情思

話說都雪南在菓子鋪見了可憐可愛的貴婦人。忽然猜到早晨入房避難那婦人。一、想果然不錯。那婦人不住的向我看。也是爲了有早間那起事情。但則他叫什麼姓名呢。料想若是四邊無人。他必定和我開口講話呀。他的丈夫恁地嫉妬心重。若知道那件事。必然要起極大的風波。如今虧煞這裏有人。反倒是萬分之幸了。我想他的丈夫在客寓門前。隱着張看。後來見只有我一箇人出去。這纔放下些心。及至回到家中。其實他妻子早已坐了馬車。先到他見妻子好好的在家裏。並沒有出門。纔知道自己冒昧錯怪了人。從此夫婦和好如初。如今又帶了出來游玩。但他在商會已看見了我。若更見我進入這菓子鋪來。必然又起疑心。道我是他妻子的情人。突然來抓住我和我拚命也。未可知他的妻子看了。實在可憐。無緣無故被他丈

夫猜疑有了情。夫做那不端。心裏自然委曲苦楚。以後我若是再遇見了。却怎樣呢。都雪南迴腸百轉的樣樣想來。忽地跑進了有威有勢的馬坎圖。只見他非常歡喜。幾乎發了癲狂。一面跳躍。一面說道。大勝大勝。都雪南兄請到外邊來。咱們果然得了一擲千金的大利。都雪南跟出鋪子。一面走。一面答道。你說咱們我其實不知你得了什麼大利。和我却毫無干涉。但聽說你得勝得利。我也替你喜歡。馬坎圖道。怎麼說這話。麼。今天的勝負。原是拿我兄的姓名得來。就是我的。也是由你贏來的。都雪南很爲厭惡。又道。這樣麼。好極了。但我買賣的事。素來一些不知。你也不必和我說。我且問你。方纔從這鋪裏坐馬車去的夫婦兩口兒。你可知道麼。馬坎圖道。我看見着。乃是一輛八輪車。可知偌大巴黎地方。坐這等闊綽八輪車的婦人。却只有一箇。都雪南道。恁地麼。哈哈。我道是英國女皇坐的哩。那馬車主兒是誰呢。唉。馬坎圖不信道。我兄不該不知道。那人都雪南道。怎麼。你說我知道麼。我是打鄉間纔出來的。馬坎圖道。你雖是打鄉間出來。却不道你昨天晚上已談論過那馬車主人了。都

雪南詫問道。什麼馬坎圖道。就是那第哈銀行的總辦麥慕倫。都雪南大喫了一驚。道。啊。啲。啊。啲。銀行總辦麥慕倫男爵麼。那同坐的婦人……馬坎圖道。不必說是麥慕倫的夫人。都雪南這一下子驚得非同小可。暗想那嫉妬的紳士那可憐的婦人。就是伯父寫下信來叫我找尋的銀行總辦一對兒夫婦。當下馬坎圖看見都雪南發默的模樣。沒箇來由問道。爲什麼這樣喫驚。我兄明天找他。拿出令伯的書信來。他還要殷勤款待哩。都雪南道。呀。我如今打算不去找他了。原來都雪南想到若去找他。他一定認識我。必然又惹起疑心。無故妨害他家的家運。這是萬萬使不得。只聽馬坎圖又道。我兄先前一直說着要找他。如今忽然又說不去。不是詫異的事麼。都雪南道。怎麼我……着啊。我已見過那銀行司事人。別的也沒甚事。毋須再找總辦。嘴裏這樣說着。心裏暗想。早晨婦人逃入我房和寄存玉手箱兩件事。難不成對馬坎圖說。知麼。轉念一想。我伯父和麥慕倫男爵甚爲交好。如今這兩件事關係他的身分。又關係他家門。若是被人傳說出去。當真不成箇體統。況且論理應該不談。

人家。閨。任。他。有。甚。麼。事。故。知。道。了。也。不。對。別。人。說。知。這。纔。算。得。紳。士。的。品。格。風。度。恁。地。想。來。就。打。定。主。意。瞞。過。了。不。言。只。聽。馬。坎。圖。又。道。可。知。任。是。沒。甚。麼。別。事。去。找。尋。他。也。大。有。極。大。益。處。凡。是。寄。與。麥。慕。倫。男。爵。的。書。信。竟。有。人。拿。出。一。百。銀。圓。去。買。來。的。都。雪。南。道。吾。兄。不。知。我。最。厭。惡。那。樣。愛。排。場。的。人。我。以。爲。這。等。人。實。在。沒。甚。趣。味。馬。坎。圖。當。都。雪。南。的。話。是。真。忽。然。換。了。說。話。的。口。氣。像。是。怕。別。人。聽。見。似。的。低。聲。說。道。當。真。麼。你。這。樣。說。時。我。索。性。老。實。告。訴。你。我。已。看。出。他。們。的。事。變。我。從。前。一。些。也。不。知。不。料。麥。慕。倫。那。人。生。來。嫉。妬。心。很。重。的。這。一。句。話。不。防。觸。到。都。雪。南。心。窩。裏。霎。時。間。有。些。恐。懼。起。來。故。意。問。道。你。何。以。見。得。呢。馬。坎。圖。道。這。箇。事。我。打。商。會。裏。出。來。看。見。的。我。向。那。菓。子。鋪。窗。角。上。一。望。則。見。有。一。箇。人。儘。着。望。裏。面。偷。窺。仔。細。一。看。不。是。別。人。乃。是。麥。慕。倫。男。爵。就。知。道。內。中。有。變。連。忙。停。了。腳。步。立。看。好。一。會。男。爵。窺。罷。見。沒。甚。事。故。這。纔。走。了。進。去。領。着。他。夫。人。出。來。這。箇。情。形。必。定。是。疑。心。妻。子。有。什。麼。不。端。和。裏。面。男。子。暗。地。講。話。這。就。是。嫉。妬。心。出。現。的。處。在。都。雪。南。聽。他。說。了。纔。知。

道。麥慕倫在鋪子外面窺探。暗想他不但疑他妻子。連我也疑着。暗地試我的行爲。若是鋪中只有他妻子一人。他又何必窺探他。明知我也在裏面。這纔疑心來窺的。那時我還不知那婦人就是玉手箱的主人。因此雖則看着他臉面。却並不交一言。這也是我十分大幸了。他看見我兩人並不交言。知道自己有了錯。這纔安心帶領妻子而去。都雪南想到這裏。略爲放下些心。但那時又觸起一件最掛懷的事情。你道爲何。原來就是寄存玉手箱的所在。想我若知道那婦人是麥慕倫的妻子。再也。不。存。到。他。管。理。的。銀。行。裏。去。自。然。是。另。尋。別。路。了。如。今。我。當。做。千。穩。萬。妥。的。處。在。却。反。變。成。極。危。極。險。的。地。方。倘。或。事。不。湊。巧。被。總。辦。瞥。見。如。何。是。好。想。到。這。件。事。登。時。憂。慮。起。來。連。臉。色。也。變。了。馬坎圖非常詫異。又問道。我兄焦灼什麼。可是被總辦撞見了麼。都雪南道。啐。那有這事。我並不想什麼。馬坎圖道。要不然就是想起住在鄉間的令妹綺華。哈哈。這一下子被我猜着了。如今不說別的。我兄得了大財餉了。都雪南知道他又說到買賣交易的事。阻止道。大財餉。大財餉。那些話不全是空

談麼。馬坎圖道。怎麼倒是空談麼。爲我的姓名不能博三十萬九十萬法郎的大賭。因此那倪海威說是要依賴都禮敦男爵令姪都雪南子爵做些買賣。不料你無情無理打斷了他。他說不下去。都雪南道。但那也莫怪我實在不知道。馬坎圖道。不懂得也沒甚要緊。可知總是贏來的。都雪南正色道。我實在不想賭。贏若積蓄那種錢財。到了偶然失利之時。依舊要用着自己的錢。我今日受了那箇從此那失利的事。再也不想預備可就糟了。須知自己不明不白得來的算不得自己的錢財。受了那種錢財。心裏也不安謐。總而言之。吾兄一箇人得了。就是我斷然不要。都雪南打定主意。堅執不受。不愧是箇貴族的公子紳士的風姿。馬坎圖見花言巧語到底無益。就道。既如此。晚間再到奢華會裏去。看那些爭華鬪麗的事。至於這注錢。你要取不要取。請着實回答我一句話。就是兩人說着。早已出了菓子鋪。走了有半里遠。近都雪南那時心神已鎮定了。要去找那街梢上的親戚。就和馬坎圖作別而行。那時馬坎圖心裏暗想。都雪南萬分癡。却又萬分正直。始終一些也推他不動。都雪

南心裏却想馬坎圖總須不說那些銀錢齷齪的話纔好。這且擱下不表。單說都雪南行行又行行。走到街盡頭。訪都家親戚。這箇處在。却不似商會近旁的熱鬧。乃是極幽靜的地方。雖則處處看見高牆大樹。却很有些田舍風光。這早晚受了許多惡濁的空氣。到得這裏。不覺神清氣爽。耳目一新。猶如回了家鄉一般。突地想起族妹綺華。又想起要寄與綺華的書信。自從到得巴黎。天天將綺華和我約定的話。遺忘違背。昨天也不寄。今天也不寄。今晚回了寓處。須併兩天的事。寫一封長篇書信。打算定了。安心找尋都家親戚。原來這裏都家親戚。共有兩家。都是遠親。一家是都雪南伯父那房的親戚。敖達相子爵夫人。乃是年老的貴婦人。一家是都雪南自己這房的親戚。郭侯爵夫人。這兩家都因爲許久不見了。接待都雪南很爲殷勤。內中敖子爵夫人。見了都雪南。就說起。要想做媒。將他家女兒。許配與他。離今三箇月之內。就要成婚的話。都雪南答道。呀。我不是爲找尋妻子來的。他雖則回得決絕。無奈敖夫人見了他。寵愛非常。定不肯依。末了說一句以後再說。這纔擱起不提。那箇郭侯

爵夫人見了都雪南就直呼他兒子郭家萊出來彼此領見了年紀比都雪南小些但渾身一副驕矜氣色勢不可當他和都雪南也極爲親熱不上一刻早已彼此你兄我弟猶如同胞一般稱呼起來郭公子說起素性愛馬每逢賽馬之時必定要搭起看棚觀看取樂的話後來都雪南要揖別回寓他又再三訂約彼此常常來往見面這纔送出大門分手那時早已是夜間十點鐘光景都雪南這一天的事情又交代過了他心裏天空地闊般回到寓所不意一經坐定遍身筋骨立刻疲倦起來自己說道唉今晚那封信看似又不能寫了立起身來躺上臥牀一撒眼就睡熟了及至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擡起頭來只見那枕邊牀桌上安着有三封信暗想莫是店小二拿來的麼先取過上面頭一封不用拆看就知道是他伯父寄來的驚道啊喲想必爲我不寄信去來責備我了忍耐不住一咕嚕跳下牀來拆開看下起頭就寫着吾姪知悉四字再看下去道

吾姪知悉。余意。今晨。汝必有極安好之書來。綺華親至郵局。問取不意。竟空手而

歸何等失望。張皇歸途。至將新聞紙遺失無踪。余今日併新聞紙亦不得見。因是食不甘味。坐不安席。汝違背約言。至使余生若是之迷惑。余甚憾之。其後當謹慎。毋怠忽。

你看。不是責備我麼。隨又看下。

汝伯母則謂汝多半成病。第余不信。斯言綺華。雖不云何。然昨今兩日。其體軀確已消瘦。減去三磅之重。其熱心思戀。亦可謂至矣。余此函非責汝也。因有切實之事。汝當仍遵余所囑。往麥慕倫總辦處。併求見其夫人。

喔唷。喔唷。伯父忽然說起麥慕倫夫人。難道已知道了麼。難道已知道夫人逃入我屋裏的事麼。下面又道。

麥夫人生於閩閩之家。其於上等社會之交際。亦廣。使渠爲汝之先導。則誠哉。最妙者也。

料想瞞過丈夫。交箱子與外國人的事。已知道了。末了道。

所事只如此。某月 日伯父書。

暗想怎地妹子綺華。一句話也不寫在上面。任是翻過背後。也是隻字俱無。却見裏在紙角上有鮮花一瓣。一見就想起來。乃是在綺華繡房窗下開的梅花。想他有話也不便寫明。只將這花瓣傳遞心意兒。叫我心照。唉。這箇麼比那尋常寫一百張信箋。還要難得哩。一時湧起癡情。就將那花瓣送到嘴脣邊。吮啜幾下。猶如和綺華親口接吻一般。嘴裏胡說道。這箇是花瓣呀。還當真是我那綺華妹子呀。看了一會。又吮啜一回。好半天纔擺在桌上。取過第二封。打開來。啞。原來是總理麥慕倫招請都雪南去的信。說道。

子爵閣下。星期六日夕刻。請貴臨蓬宅一談。僕謹引領以待。蓋每星期六日。乃僕見客之期也。

這封信文句極短。看不出是什麼意思。真是意外想不到的事。我是變了主意。不去見他。昨天早已和馬坎圖說過。如今總理倒來招我。更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事情。照

這信上看來他究竟將疑心妻子的處在解了。沒有吓他。既在菓子鋪那樣張看。斷沒有平空解散的理。如今招我到家料必叫我和他妻子同席。他暗下察看我們的情形。我是磊磊落落的男子。任是察看總能若無其事。無奈他妻子先自虛了心。倘或露出些什麼舉動來。益發叫他丈夫懷疑。那時懊悔也來不及。看來這一回是萬萬不能去的。轉念一想。又道。吓吓他不來。叫我尚且要去找他。若是今番我不去。不是更加上他的疑心麼。他的妻子無故被丈夫疑心。這是可憐可悲的事。任是有過有罪也須見箇分明。恰好他來請我。我何妨大着膽子竟去。鼓起精神用些心思。索地絕斷了他的疑根。這纔是他夫妻家門之幸。我也添些陰功積德。今天是禮拜二。到禮拜六還有三天。既是要去我也等不及。須得今天就去見面。是啊——是啊——主意已定。立刻就要起身。幾乎把還有一封信忘了。將身體衣衫整一整。正要跨出房門。這纔睜着了。叫道。喔。唷。我倒忘了。這是誰寄將來。拿過來拆封一看。內中一箇手摺。上面印着許多行字。開明款目。看這模樣。像是世俗常用的捐冊清單。一般可

以各處通知送看的。再看具名。乃是買賣中人倪海威。嘆。難道又碎煩着說起買賣事情麼。再看上面文句。猶如符號一般。寥寥不多幾箇字。猜摸着似乎記着昨天買賣市面情形。細算起來。有幾多餘利。因此已經照數核定銀數。開了閣下姓名。通知銀行聽便去取的意思。可奈一些也不懂得。看了沒箇分曉。咕嚕道。無論怎樣。須不是我自己該取的銀錢。且待遇見馬坎圖將這信交付與他罷休。說着出了客寓街頭。雇輛馬車。囑咐車夫指着夢簫公園近旁麥慕倫家裏而來。不上一刻。遠遠地就望見一所高大房屋。正是麥慕倫家。下得馬車。先打外面周圍相了一相。也說不出是什麼形容。只覺得猶如欽差外國全權大臣進了外國朝廷一樣。端端正正恭恭敬敬上了臺階。就抽搖門鈴。不知究竟見不見麥慕倫。且聽下回分說。

第七回 歡聯夙契賢賓主 快慰離衷 力剖前情妬丈夫 難消疑竇

話說都雪南搖着門鈴。就有看門人應聲出來問訊。都雪南拿出名片。說明要見總理的意思。看門人回身進去。一刻又出來道。請進這邊來。一面在前領導。進得大門。

就。是。一。帶。很。長。的。天。井。直。到。廊。下。純。鋪。着。鵝。卵。細。石。子。和。鄉。間。的。天。井。自。是。不。同。都。
 雪。南。一。面。走。一。面。四。面。眺。望。恍。惚。見。二。層。樓。上。窗。口。有。人。推。開。繡。幔。偷。看。都。雪。南。及。
 至。擡。頭。要。想。看。明。那。人。颺。的。縮。了。入。去。依。舊。將。幔。放。下。都。雪。南。轉。念。雖。則。沒。有。看。得。
 清。楚。但。似。乎。確。然。是。那。位。夫。人。難。道。他。知。道。我。來。預。先。等。候。着。麼。今。天。若。遇。見。他。夫。
 婦。兩。箇。須。得。格。外。想。箇。妙。法。挽。回。過。來。當。下。定。一。定。神。由。看。門。人。領。入。廊。下。旁。邊。一。
 間。花。廳。原。來。這。屋。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擺。列。着。無。數。花。盆。都。是。從。那。熱。帶。遼。遠。地。
 方。找。來。種。種。異。樣。的。花。草。也。有。開。花。的。也。有。結。實。的。也。有。五。色。豔。麗。的。也。有。觸。鼻。芳。
 香。的。真。是。灼。爛。繽。紛。五。光。十。色。都。雪。南。正。在。心。神。搖。亂。時。候。裏。面。又。出。來。一。箇。家。人。
 啓。道。家。主。人。正。在。花。園。散。步。請。貴。客。到。後。軒。相。見。咦。他。竟。當。我。是。要。好。的。人。毫。不。客。
 氣。纔。叫。我。到。後。軒。相。見。吓。啐。他。莫。是。裏。面。設。下。了。決。鬪。場。誘。我。入。去。和。我。拚。命。麼。一。
 面。猜。疑。着。一。面。跟。在。家。人。之。後。進。了。一。箇。大。園。猶。如。公。園。一。般。說。不。盡。的。廣。闊。那。家。
 屋。就。在。園。的。居。中。四。面。都。是。步。游。賞。玩。之。地。有。的。是。一。色。填。平。碧。綠。的。細。草。比。那。絨。

氈還要光滑些。有的是老樹槎枒。高低亂聳。猶如入了深山大壑一般。從外面到後軒。足有一里半路。可知在這尺地寸金的巴黎熱鬧場中。有這樣廣大大家宅。何消說得。定是箇大財主之家了。都雪南心裏豔羨着。眼睛迴顧着。只見那邊樹木叢中。緩緩走出來一箇紳士。正是銀行總理男爵麥慕倫。這一回看見的。既不似在商會裏那種慌張的面貌。更不似在客寓裏打破房門那種嫉妬的情形。說也奇怪。見直和昨天是兩箇人。早已變成態度雍容。福氣飽滿的紳士。渾圓一張團臉。嘴上薄薄蓄着八字髭鬚。額角上頭髮雖則禿了些。須露出些光滑顏色。但面上却一些縐紋也不見。反見的稍禿的處。在將臉面又加了些長形。真是天生就一副配搭均勻的五官。面相惟在都雪南眼裏看來。他臉上很爲沒精打采。並無爽朗歡悅之色。像是心裏還懷着難以分解的疑團。雖則消了八分。却還有二分總不能消除淨盡。他見了都雪南。連忙趕上一步。迎接道。子爵好好請進請進。併且又有令伯都禮敦男爵來的書信。那箇……都雪南聽麥慕倫雖然說着。却是含糊含糊。吞吞吐吐。似乎藏縮。

半句不說出來似的料想就是說的昨晨客寓打我房門的事情沒奈何答道我也正打算來拜訪麥慕倫道呀怎麼既要光降却怎地不來內中緣故兄弟已知道我聽司事筴開華說子爵昨天已到過銀行了咦莫是那多言饒舌的筴開華已將存箱的事直告訴了他麼都雪南心裏擔着憂嘴裏問道可是筴先生種種事情都對男爵說知麼麥慕倫道爲因正在匆忙之際祇將子爵爲支換零用錢而來的話對兄弟說知這纔先安下都雪南的心暗想手箱的事幸而沒有提起正在暗地高興不防麥慕倫忽然擡頭仰視都雪南說道恁地可知子爵和兄弟兩人還有斷不能不長談的話都雪南陡的喫了一驚聽這口氣益發要說出昨晨的事來了原來他竟是平空疑我箇不開交又見我疏忽粗心若無其事暗地先刺我一下看我神色如何恁地麼我只處處留神隨機應變總要將他贖下的二分疑團盡力打破方纔罷休想他昨天晚上一夜無眠早已將拷問我的說話一層一層的預備端整他臉上沒精采想必就是沒有睡足的緣因只聽麥慕倫又道咱們一路走着相談罷

說着。回身在都雪南三步之前領道。心裏已似鎮定了些。一會又立定道。承令伯公都禮敦男爵盛情。數年來非常殷勤親熱。又見子爵是箇清潔端嚴品格高貴的紳士。不覺也安慰私心。很爲欣羨。但昨天早晨之事。全然是兄弟鬧錯了。都雪南暗想。呵。他竟來了。他竟來了。只得答道。昨晨的事。我也疏忽了。不曾留意。——麥慕倫道。吓。子爵不留意。兄弟是知道的那時。子爵見了兄弟的舉動。必道是拙妻有什麼不守婦道。纔被兄弟猜疑。到這步田地。子爵恁地想來。拙妻可是當不起。因此上兄弟和拙妻種種事故。將來不能不細細對子爵表白一番。都雪南暗想。照這話看來。他果然已將疑團打破了麼。唉。丈夫偌大疑團。如今都一齊打破。他那妻子不知運着什麼仙法魔力。纔能夠恁地巧妙神通。哩。想着。又對麥慕倫道。這麼。我想男爵不知怎地。竟猜錯了。道。兒麥慕倫道。毋消說得。全然是兄弟之過。只因面貌有些相似。以致拿別家婦女當作兄弟的拙妻。鬧錯了。道。兒就是爲此。昨天早晨兄弟正打海爾達街。走過瞥見那邊客寓裏有箇女子閃了進去。恰好體態和拙妻相似。當時又

只望見他的背影就直道是拙妻。心裏很爲詫異。又想結婚。到今已是十二年。其間從沒有什麼支離閃爍形跡可疑。叫兄弟猜疑於他之事。不是兄弟狂妄。在時下閨門夥兒裏也略可算得一箇守貞抱節白璧無瑕的婦人了。今番兄弟突然起了疑心。叫他受曲。這正是俗語說的着了邪魔了。唉。當真着了邪魔哩。都雪南聽他宛轉至誠的話。看他帶悔帶恨的心。料想先前的疑團如今已消除淨盡。但則嫉妬兩字。是人身上最強硬的心苗。只須一次起了頭。任是暫時消散。後來若觸撞着極小的事故。依然要重復熾熾起來。想到這層。依舊不敢懈怠。提起精神。察看麥慕倫這以下的情形。只聽麥慕倫又道。兄弟出去之後。子爵又曾向客寓裏人探問什麼話。麼。都雪南正色道。那時我原不知是男爵。我想不論什麼變故。既於我不相干。何必多嘴夾舌去打聽。麥慕倫道。著啊。著啊。子爵原不知道。所以兄弟通了姓名。暗想通了姓名。子爵必能允許進房。找看立刻解了。兄弟疑團。這箇就見得是朋友交好之情。真所謂萍水相逢一見如故了。其實聽見子爵道出姓名之時。兄弟也要將姓名

直告只可恨……都雪南接着道。想是爲因店主和僕人都在着。還是不通姓名的。好麼。麥慕倫道。兄弟聽得子爵姓名。立刻就將疑團消散。子爵方纔從鄉間來到。那有知道是兄弟拙妻之理。況且無故將拙妻藏躲屋中。更是沒有的事。因此自己羞愧不堪。立即回到寒舍。到得家裏。一看原來拙妻和平日一樣好好的。坐在房中。兄弟見了。這明明白白的證據。那裏再有些兒疑心。如今得子爵駕臨。真是萬幸萬幸。昨天驚擾好夢。種種失禮。其罪難寬。子爵必然責罰兄弟。是冒昧無禮的人。這倒罷了。可恨那時還有一樁。叫兄弟又起疑心。很爲奇怪的事情。起初想到看見的。或者不是拙妻。意欲登上客寓二層樓。立在門前觀看。不料兄弟剛剛上梯。那女子恰從樓上下來。兩人正打箇照面。這一回纔看得分明。臉上罩着網絲。不露面貌。衣服和拙妻穿的一些不差。但是大凡應酬場中趨時的婦人。穿的服色總是從同。相差不遠。這也不足爲怪。可奈那時正是方纔所說着了邪魔之時。心裏益發氣憤。原來那女子手裏更拿着不知什麼形似手箱的東西。都雪南聽到這裏。兀的又喫一驚。想

莫是箇開華當真將寄存手箱的事告訴他麼。麥慕倫又道爲因拙妻出門從不曾自己手裏提着手箱因此兄弟又把疑心解去不料那女子見了兄弟颯的打樓梯中段重又回身飛逃上樓只這一件至今還是不解其故內中定有箇緣由當時就趕緊追上前去直到廊下但依舊不能看見他的面貌都雪南道男爵道是當真在我屋裏麼那廊下一帶須有好幾間……麥慕倫緊接道是啊但雖則以外還有屋子當那萬分慌忙之時想他斷然不及逃到裏邊屋子裏去因此兄弟就叩那最近的房門誰知恰恰冒犯了子爵如今想來倒變成幸事了撞着子爵料想這件密事斷不致傳說到外間去兄弟已萬分放心那店主人依然不知道兄弟姓名就是容留那女子的旅客想必也遷徙出去都雪南道呀聽說那客人已起身走了麥慕倫道哦子爵可曾見麼都雪南要想絕斷他的疑根倒把起先的話忘了答道其實聽見店主人說那婦人先前已有好幾次來找尋住在三層樓上一箇外國客人不料那人早一天已從三層搬到二層婦人却不知道仍叩那三層樓上房門及至

不見那人意欲向帳房司事人打聽。這纔下樓的麥慕倫道。但他並不到帳房去。一見了我立地飛逃上樓。這是爲何？都雪南忽然想到自己疏忽說出這話來。連忙趁口答道。著啊。那是爲何？據店主人說。想必男爵面貌有些像似那婦人的丈夫。麥慕倫繆眉道。真是怪事。賸我錯當那婦人是拙妻。那婦人又錯當我是他丈夫。這箇……都雪南道。怎麼想那婦人要躲避人的眼睛。正合着俗語說的疑心生暗鬼。一句話。陡見男爵在樓下匆促間。錯認自己丈夫。這就回身逃上都雪南。這話分辯得很爲巧妙。無奈麥慕倫還是半信半疑。都雪南索地胡亂說道。婦人逃上二層樓。恰好廊下有箇女使在着。就對他告知。外國人遷移的屋子。婦人立即推門進去。原來進去之後。直到晚間。還在裏面。這一句話。纔說得麥慕倫相信起來。料想到晚不去。必不是我的妻子。臉上立刻現了安心之色。隨道。原來如此。從今已十二分明白。這件事全虧子爵知道說着。將手伸了出來。遞到都雪南身上。都雪南更自欣喜非常也。伸手握着。他答道。好啊。從此願更加親熱。麥慕倫被都雪南一騙。從此就換了口。

氣道。是啊。是啊。這件事既明白。就罷了。如今且談別的。適纔說過。令伯父都禮敦男爵。和兄弟很有交情。子爵還不知道。目下拙妻。實是令伯父作伐的。都雪南驚着想道。怎麼我伯父替那婦人作伐。這其間是什麼緣由呢。當真結婚了。十二年。還要瞞過丈夫。暗地找尋那沒根沒脚的外國人。可知內中必有私密之事。都雪南正自驚疑。只聽麥慕倫還有說話道。因此上兄弟報答令伯父之恩。意欲替子爵找一位娘子。都雪南道。嗔什麼娘子。麥慕倫道。這箇何須喫驚。舍下那些親友女眷之中。很有積蓄五百萬法郎嫁資的女子。著啊。子爵到這巴黎。雖不是爲了結婚而來。但素知子爵不會議婚。這纔敢冒昧開口。所說那一位姑娘。父母都去世了。却積着那樣大財。依傍着叔父。先前兄弟們也作過好幾次伐。總是不能成議。咦。都雪南暗想。昨天敖達相夫人。已是要替我說親。如今麥男爵又提起作伐。難道巴黎地方。有偌大身分的人。還恁地愛做媒妁的事。麼。心裏有些好笑。却也感激他一片誠心。但則我和族妹綺華。已結了婚姻之約。這話如今也不便對他說。知因答道。承男爵盛情。萬分感

激。但。想。該。着。偌。大。嫁。贖。的。女。子。像。我。……麥慕倫道。不是這樣說。但由兄弟作伐。大半可以成功。都雪南道。噫。貧富不齊。忽然娶這樣女子。古語道。齊大非偶。總覺不好。麥慕倫道。可知子爵身分却是高的。財產算得什麼。古人說得好。千里姻緣一線牽。成也注定。不成也注定。橫豎本禮拜六那天晚上。那姑娘要到寒家來。子爵何妨留意看看。都雪南含糊答應一句。是麥慕倫又道。這箇實是拙妻的意見。今天早晨談起。都禮敦男爵令姪到巴黎來。拙妻爲因未過門以前。已和男爵很爲懇摯。無可報答。就要想替子爵効些微勞。再三商量。後來纔說到作伐。拙妻交往的姑娘。小姐很多。倘若做起。月老比兄弟益發穩妥。都雪南暗想。這也奇了。莫是他夫人要顯得和我毫不相干。爲要解去丈夫疑心。特地假說替我作伐麼。若果當真。那夫人才情心計。真是深不可測了。都雪南一面猜疑。一面佩服。麥慕倫又道。至於昨天早晨的事。却並沒有談起。兄弟爲因疑心已去。因此那追趕面貌相似的婦人。以及在二層樓上遇見子爵的事。一概按住半句也不提。適或拙妻出來拜見子爵。這便怎處。

都雪南暗想世上做男子的真是癡愚得可憐正在好笑只聽麥慕倫又問着啊見了面怎樣想他既已去了疑心我就是說了實話料也不致敗露答道是我領會了但和夫人相遇却已是兩次了麥慕倫道咦兩次……都雪南道正是昨天在商會面前菓子鋪裏那時實不知是夫人因此沒有招呼不一會男爵就到帶了夫人上八輪車……麥慕倫好似忽然記起來模樣叫道呵是啊當時子爵在那裏兄弟原想招呼只因四面有人若是招呼了必定又要剖辯早晨的事情很多不便都雪南道我原不知是男爵但見馬車很爲華麗向朋友打聽這纔知道是男爵夫婦二人麥慕倫十二分安心之時不料聽見這話忽地又似擔憂起來不知麥男爵爲何擔憂且聽下回分說。

第八回 客座現身相見猶如不見 花園細語寒中化作熱中

話說麥慕倫男爵心平氣和之時忽然又加上些心事對都雪南問道子爵對着貴友不曾將昨早的事說知麼都雪南道但請放心斷不對別的人說麥慕倫又問道

貴友是誰呢。都雪南道。叫做馬坎圖。怪哉。前次司事人。筮開華聽見馬坎圖姓名。很不喜歡。如今麥男爵也是這樣。說道。呵。他麼子爵和那樣人交親。很爲不妙。他原是游手好閑之人。只要有錢。無論什麼事都能去做。和他相交。連子爵的聲名身價也減去不少。聽說昨天已冒着子爵的名去私做買賣。子爵可曾允許他麼。都雪南一想。用我姓名的事。他已告訴過我。況且今天早晨倪海威又寄一封信與我。當下倒也不甚奇怪。答道。可是哩。馬坎圖的氣質。我是知道的。果然照男爵所說。爲了錢財。什麼也做得。也未可知。但從小時候。我和他在學校同窗共學。如今若斷絕來往。似乎有些不情。至於他拿我的姓名去做買賣。我斷然沒有允許之理。想必後來自能招認。那人誠然不好。只因和我很爲殷勤。所以原恕他。則箇麥慕倫道。噯。那是很好。但今天早晨可有箇買賣中人。倪海威有什麼書信寄到子爵客寓裏。都雪南道。是有寄來的。因爲我看明白。意欲待遇見馬坎圖交付與他。說着從衣袋裏將信取了出來。遞給麥慕倫。麥慕倫瞥眼一看。兀的噢了一驚。說道。真是很極了。馬坎圖自

已。要。想。做。三。萬。法。郎。的。買。賣。也。沒。人。信。他。這。纔。冒。着。子。爵。姓。名。去。做。起。初。忽。地。低。了。價。賣。去。三。十。萬。法。郎。後。來。加。漲。到。九。千。萬。法。郎。賣。去。除。去。經。手。中。人。好。處。他。和。子。爵。兩。箇。人。各。賺。得。十。七。萬。五。千。法。郎。都。雪。南。至。今。還。不。知。有。這。許。多。獲。利。不。覺。大。驚。道。實。叫。我。非。常。驚。詫。但。我。爲。因。不。是。我。自。己。獲。的。利。不。論。多。少。都。歸。了。馬。坎。圖。以。後。不。許。他。再。用。我。姓。名。就。是。麥。慕。倫。道。啊。呀。以。後。不。用。子。爵。姓。名。那。是。毋。消。說。得。但。那。銀。子。子。爵。斷。無。不。受。之。理。經。手。人。帳。簿。上。早。已。支。付。子。爵。名。下。了。都。雪。南。道。哦。若。是。恁。地。我。須。得。關。會。經。手。人。這。是。馬。坎。圖。獲。的。利。息。銀。子。該。一。併。支。付。與。他。將。帳。簿。姓。名。也。改。去。麥。慕。倫。搶。着。道。那。箇。斷。乎。不。能。若。是。馬。坎。圖。爲。人。穩。妥。倒。也。罷。了。可。奈。他。私。自。冒。用。子。爵。姓。名。這。件。事。外。間。一。經。知。道。他。的。聲。名。體。面。立。刻。一。齊。掃。地。以。後。買。賣。場。中。再。也。容。不。得。他。插。足。其。間。那。時。除。了。家。破。身。亡。沒。有。別。的。法。子。都。雪。南。道。恁。地。時。說。明。是。我。不。願。受。取。總。好。了。麥。慕。倫。道。還。是。不。成。這。回。子。爵。不。願。受。取。以。後。凡。是。經。手。人。就。要。看。樣。蓄。意。謀。吞。壞。了。買。賣。規。矩。再。者。外。間。的。人。又。道。子。爵。全。然。是。箇。商。

業中主持市面之人。都雪南暗想。我不受銀錢。也有這種爲難。世上有許多人。要想謀取他人錢財。不知要費多少心機。如今我不知不覺得了十九萬大財。餉要拋捨。也不能富貴如浮雲。這如何必斤斤較量呢。想了一會。心裏總是疑惑不決。又問道。難道竟沒有不受的方法麼。麥慕倫道。正是斷不能不受。這箇須不是不正之財。乃是分內應得。毋須謙遜快些受取。都雪南見直迷了道兒。低着頭沒箇擺佈。原來先前他一面長談。一面緩緩步踱走。不料早將這房屋周圍繞過了一半。忽然心神一動。想這邊橫首莫就是他夫人的住房。歷不覺陡然擡起頭來。只見那邊樹影裏有人。一路採花摘草。緩緩走了出來。果不其然是麥夫人。夫人雖也望見都雪南。但却若無其事。猶如不見他一般。當着丈夫在前。這樣危險的情形。他竟一些退縮也沒有。大著膽子走了進來。看官你道這麥夫人是何等膽量。何等心胸。這是閒話休題。且說都雪南見麥夫人氣象堂皇的走進了來。心裏早已搖幌不定。但念非常緊要的時勢。若稍露些顏色。立即被麥慕倫察看出來。怎當了得。連忙將心魂鎮定。對麥

男爵說辭道。果然進來的是夫人。麼。昨天在菓子鋪裏遇見過了。相去不過一天。却還有些認識。麥慕倫趕上一步。走到夫人身旁。指着都雪南道。喏。娘子。這一位就是。早晨談起的都雪南子爵。未曾到我。見客日期。就來降臨。真是難得哩。喏。娘子……夫人聽他說了。這纔覺道。座中有客回過身來。答道。哦。如此好極了。快些請進罷。見客日期。須還有外客不能暢談。今天貴客降臨。真是萬分之幸。說罷。纔將臉對着客人。畧對都雪南瞞了一眼。問道。那一天到巴黎的呀。都雪南道。前天到的。其實一到早該拜訪。麥慕倫接着道。初到時候。路上必然勞頓。也該歇息歇息。自然不能出來。這下去若蒙天天光降。就是拙妻也非常欣喜。喏。娘子。可是麼。說着。陡拿眼睛。碌碌看着兩人面色。原來麥慕倫既已解疑。忽然又復了舊。當真要試試他們。害得都雪南該要寒暄也沒了。回答還是夫人趕在丈夫前面說道。雖是如此。但到這裏也辛苦了。愚夫婦意欲略盡東道之儀。目下住的。想定是都禮敦男爵住過那家。客寓可惜那裏很遠。何妨搬到略爲近些的地方。不知尊意如何。看官。麥夫人這幾句話。

怎不叫人嚇死。無如夫人說得理直氣壯。正大光明。麥慕倫反倒歡喜道。著啊。恰好。毗連那麥簫公花園也是兄弟的薄產。還有一所空屋子。子爵就搬到那裏。如何快些。去將客寓的帳算結了罷。啫娘子夫人道。你且莫說這話。可知那房屋久無居人。很不見好。却怎地倒請子爵去住。這一回麥慕倫喫了夫人一下子。回馬槍說道。怎麼娘子租與別的人。你該說這話。如今請子爵住。不論如何……說了半句停住了。想是都雪南去住。不受租金的意思。都雪南暗想。夫人不是要我住近些麼。臉上依舊故作不知道呀。既承借用。自該和房客一般。照例奉送房金。要不然。我怎能過意得去。但這裏是巴黎精華所聚。真是繁華熱鬧之場。却又和客寓兩樣。怕我的情形有些不相合配。麥慕倫道。說那裏話。子爵要費用銀錢。除了令伯預備之外。任是少兄弟總可辦得。就是方纔所說意外大財。子爵到底也不能不受。只須將那一宗用去十分之一。就可將房裏鋪陳什物。一律置辦得精緻齊全了。說罷。又對夫人道。啫娘子。幸而遇見品行端方的人。昨天子爵和他貴友同到商會裏去。也不曾對人

說知……都雪南暗暗着急道。難道麥慕倫又要將那事說出來麼。夫人連忙打岔道。喔。昨天進入商會裏的就是子爵麼。我起初疑惑。總會經見過面。但再三摸索也記不起來。如今聽說原來如此。那末昨天又在商會前面菓子鋪遇見的。也是子爵麼。都雪南暗中私自感謝夫人。一面又想得端正。答道。正是。就是在下。我直待夫人出鋪之後。聽朋友說了。纔知道是夫人……夫人道。這也奇極了。那時愚夫也到菓子鋪來的。子爵爲什麼一句話也沒有。都雪南道。嗟。那時原不知是麥慕倫男爵哩。夫人微笑道。是啊。我真是傻子。如何是好。子爵初見愚夫。怎能夠憑空猜疑。是麥慕倫男爵呢。麥夫人這兩句話益發說得出神入化。比那戲臺上掉舌頭的丑角還要巧妙些。兀的把麥慕倫撇不掉的疑心。全然拋到九霄雲外。麥慕倫隨也笑着說道。我那時若知道是都雪南子爵不早。已通了姓名。同坐馬車。恭恭敬敬迎接到家裏麼。麥慕倫替他妻子彌縫。麥夫人又替丈夫解岔。當下他兩口兒情形。煞是奇妙好看哩。夫人又道。這巴黎地方真是無奇不有。當面遇見相好也不知道。竟自

挨擦過去。比如要找尋。讎寇當面見了。不知也空放過去了。咳。咳。麥慕倫道。卿還不知還有稀奇事情哩。自己並不知道去做買賣。憑空賺到十七萬法郎大財。先前還沒對卿說知。咱們且到裏面細細談講罷。娘子起先我見你臉色很爲不好。想是受了外面什麼壞空氣。如今領着子爵一同進內……這說話聲氣很爲柔和。露出十二分憐惜妻子模樣。眼見得滿腹疑團全然解去。復了從前親愛之情。都雪南看這情形。惟有暗暗佩服。夫人的手段。只聽夫人回答丈夫道。我煩悶得很。要想散步消遣。就領導子爵游玩游玩。那寒中花園。冬令之時從小寒節起如何一面說。一面對都雪南遞了一箇眼色。都雪南會意。故意道。我也極愛看花。但在嚴冬寒中開花。煞是難得哩。嘴裏說了這一句心裏忽然想起族妹綺華也在窗前寒中花園摘了一瓣寒梅。寄送於我。陡然把心魂又拎了一拎。這且不表。當下麥慕倫道。著啊。搜求多少寒中花。築起這箇花園。因此寒中花園也算得難得的貴品了。夫人道。有一種東洋紅萼梅。非常美麗。意欲請子爵賞識。賞識。目下偌許多盆裏單賸下一本從橫

濱日本的名商埠來的了。說着就要領着都雪南前去。麥慕倫也道：「好啊，那種花這裏誰也

不曾見過。意欲待禮拜六來客到時，請他們看，叫他們驚奇。如今子爵與別的外客不同，不妨先賞識一番說罷。正要回身領導，不料那時忽然打外間急急忙忙跑進一箇人來。你道誰人？原來是多嘴多舌的笮開華司事人。麥慕倫瞥見了，忙驅到他身旁問道：「想必銀行裏有什麼事麼？直說來我聽。」麥夫人見笮開華來到恰好，正中下懷，猶如天助，隨即低聲向都雪南這邊細語道：「好極了，笮開華來到寒家，這時正好和子爵講話。正在私語，不防麥慕倫忽地掉過頭來，對他兩箇道：『五分鐘以內，我也就到寒中花園，請先走着。』打園門口一路緩緩地看去，好麼？娘子，他兩人出其不意，一同陡喫一驚，一對小鹿兒，心頭亂撞，及至麥慕倫說完了，這纔見沒有甚事。安了。一百箇心，那時麥慕倫又走到笮開華身旁，正不知要細談什麼話，都雪南趁此機會，意欲將先前和麥慕倫問答的話，欲約略告訴。麥夫人一番恰好，麥夫人又低聲道：「請入寒中花園裏說罷。因爲愚夫至今還沒有十分安心，都雪南暗地答應。」

了。夫。人。的。話。却。又。展。開。眼。睛。佯。作。眺。望。園。裏。四。面。樹。木。風。景。的。意。思。那。邊。立。着。的。簋。開。華。似。乎。夾。忙。中。對。他。兩。人。行。了。一。箇。默。禮。兩。人。在。側。面。受。了。也。各。自。回。答。一。禮。就。一。同。掉。轉。身。子。帶。蹙。帶。看。緩。緩。向。着。花。園。那。邊。而。行。但。脚。下。雖。則。徐。徐。心。裏。却。很。爲。着。急。恨。不。得。一。脚。就。跨。到。園。中。走。了。一。會。漸。漸。入。了。通。身。上。下。純。是。玻。璃。造。成。和。房。屋。一。般。的。寒。中。花。園。麥。夫。人。回。頭。打。玻。璃。窗。裏。先。窺。一。窺。他。丈。夫。的。形。容。說。道。着。啊。他。和。簋。開。華。講。着。話。却。要。向。那。邊。繞。走。過。來。待。到。這。裏。還。得。好。一。會。兒。工。夫。哩。一。面。說。一。面。指。着。那。裏。安。着。的。椅。子。就。和。都。雪。南。一。同。坐。下。這。張。椅。子。原。在。玻。璃。房。門。口。坐。在。那。裏。外。面。的。情。形。看。得。澈。底。澄。清。再。也。沒。處。逃。遁。如。今。他。兩。人。要。想。密。談。任。是。麥。慕。倫。出。其。不。意。闖。襲。進。來。裏。面。恰。早。已。看。見。先。事。預。防。總。是。無。益。當。時。都。雪。南。心。中。獨。自。想。道。這。夫。人。真。是。非。常。膽。大。當。面。欺。侮。丈。夫。這。其。間。必。有。仔。細。情。事。我。本。不。能。幫。着。他。欺。侮。他。丈。夫。但。先。前。既。已。扶。救。過。他。如。今。若。不。問。情。由。冒。昧。露。些。破。綻。或。竟。然。壞。了。大。事。那。時。前。功。盡。棄。更。爲。不。妙。我。只。望。他。夫。婦。快。些。安。然。無。事。和。好。如。初。

也就罷了。都雪南一面想，一面看着夫人花容。誰知比昨天在菓子鋪看見之時，更添上幾倍丰韻。看官須知尋常巴黎的婦女，全靠着服色光豔，妝飾新奇，正合着三分顏色，七分妝。一句俗話：瞥眼一見，那一箇不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及至逼真走近看時，多半是胭脂紅暈，猶如酒醉糊猴宮粉白堆，好似紙糊相弼，約莫離開三丈遠。近那臉上，遮不過隱不住的皺縐，早已現得如斷麻一般。如今這位麥夫人，你道如何？只見膚如凝脂，肌如嫩玉，夾臉夾手，找不出一點兒鴉雀斑紋。真可算得天生麗質哩。再者，昨天看見那眼睛圈上，還有淡淡薄薄的嘍痕，猶如青天明月，略帶些微暈。今天已是玲瓏剔透，碧白分明，什麼痕跡也沒有。只覺似一池春水，輕輕漾漾。在那裏搖蕩着微波，好一位又聰明又嬌豔的夫人呀。都雪南看得幾乎發癡，只有一暗暗地傾倒讚歎。麥夫人自從坐下椅子，還是一心一意，關心着花園外邊，直向着他丈夫的背影遙望。及至丈夫愈踱愈遠，身體全然隔住，看不見了。這纔漸漸回頭對都雪南道：「昨天早晨，承子爵設法搭救，比愚夫先回到家中，幸虧舍下後園有」

重、便、門、那、鑰、匙、是、我、拿、着、暗、地、開、了、打、那、裏、潛、入、臥、房、正、在、換、了、衣、服、恰、好、愚、夫、也、隨、後、回、來、都、雪、南、道、那、是、好、極、了、男、爵、如、今、也、多、半、將、猜、疑、解、散、他、道、自、己、在、客、寓、追、趕、的、全、然、是、別、家、婦、人、夫、人、道、可、是、他、自、己、對、子、爵、恁、地、說、麼、都、雪、南、道、是、爲、的、怕、男、爵、到、底、疑、心、就、說、婦、人、逃、入、廊、下、第、二、間、房、屋、直、到、晚、間、還、在、屋、裏、和、旅、客、講、話、沒、有、出、去、夫、人、發、出、嬌、顫、聲、音、答、道、當、真、此、恩、此、德、感、謝、不、盡、我、想、令、伯、父、男、爵、爲、了、我、那、樣、事、情、必、定、對、子、爵、說、知、都、雪、南、道、夫、人、不、是、和、家、伯、父、要、好、麼、夫、人、道、雖、則、要、好、但、我、和、麥、男、爵、結、婚、也、是、令、伯、父、男、爵、都、雪、南、心、裏、却、結、了、不、解、之、疑、暗、想、伯、父、爲、什、麼、要、做、這、箇、不、幸、的、媒、人、意、欲、趁、此、探、探、麥、夫、人、口、氣、因、道、爲、的、家、伯、父、於、夫、人、的、事、情、至、今、一、次、也、沒、有、和、我、提、起、今、天、早、晨、寄、到、的、信、想、必、夫、人、已、是、看、見、了、夫、人、道、呀、令、伯、父、替、我、做、了、媒、却、爲、什、麼、到、今、十、二、年、還、是、在、眼、淚、裏、過、日、子、若、將、這、緣、由、奉、告、子、爵、自、然、明、白、如、今、也、沒、有、機、緣、不、及、細、說、若、說、到、半、中、愚、夫、到、了、可、就、……都、雪、南、又、想、夫、人、若、得、機、緣、要、將、密、事、和、我、細、談、我、還、是、聽、的、好、不

聽的好呢。只聽夫人又道：目下爲因心急，先要請問一件事，住在子爵樓上那箇外國人，究竟是起身去了麼？都雪南答道：「是一些不錯，我後來更聽店主人說了姓名，叫做夏士華夫人，不聽猶可聽了。突又喫驚起來，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九回 莽司事饒舌說手箱 傲紳士強人入會館

却說麥夫人聽都雪南說到夏士華，又喫驚起來，連忙問道：「那末夏士華的女孩子……都雪南道：小孩子却直沒有帶着，雖則住了三天，始終只有一人，只見夫人臉色全然改變，震恐着出聲道：『恁地如今已不在巴黎麼？』都雪南道：『呀，據我想來，總以爲是不在這裏了。因爲店主人說他確是到北方鐵路車棧去的。不料我昨天日間，却又見他確在巴黎。』夫人道：『那時可帶着女……』都雪南道：『那時也是一箇人。夫人到得這裏，只覺心灰意懶，現出非常失望之色。嗚咽道：『誰知他這裏……信也沒有一封，也不差一箇人來。這是怎地？』」說着幾乎哭了出來。都雪南本要想叫他安然無事，不料到了那時，益發茫然不解，勸慰道：「夫人且莫悲傷，只要我能做得。」

到請說明白。下來什麼也可以。効勞夫人。勉強忍住。啼痕停了一會。漸漸把心神鎮定了。說道。這事若不懇求子爵。終是不了。此刻到底不能盡情奉告。又不能再到子爵客寓裏去。子爵還是照愚夫所說。遷移到寒舍近邊來。這箇可有爲難麼。都雪南問道。就是說的那一所空房子麼。夫人道。是那屋子後園正接連着夢簫公園。我從這裏後園暗地走到那邊去。誰也不致看見。看官可知。都雪南雖則有心幫助。麥夫人但明知麥夫人是箇有主之人。却暗地下訂了密約。假意遷移過來。這是都雪南清夜捫心。萬萬做不得的事。因此上都雪南反弄得左右爲難。沒箇擺佈。一時見直決斷不下。無奈答道。是照這情形。很該搬移過來。但若有別的方法。可以不搬過來。……夫人道。別的實在沒有法子。……都雪南遇着這箇難題。辭又不好。一時回答不出。只低着頭不做聲。夫人又道。雖則舍下使着許多男女家人。像似我不是薄命之人。但若愚夫不在家時。我所做事情。倘被他們看見。必定要三長兩短。傳出無數謠言來。末了總要被愚夫知道。因此那些家人。見直和監守我的人一般。若是子爵

不搬過來到底不能盡情說話。都雪南道呀。既如此。我只搬來就是。但不知夫人說着。第一有什麼事情。夫人道。唉。說起話長。斷不是一時一次說得了的。目下所最關心的。就是寄存手箱一事。最好須待愚夫出門之時。請子爵拿來見還。拿來時候。必須故意叫家人們看見。傳言說是我家女主人受取外間人的一箇極好的手箱。那就好了。更還有一件事情。說出來子爵必又疑惑。總求先將搬來的事許定下來。：

都雪南那時猶如魚入網。鳥在籠。要推託也不能。又把頭低了下去。麥夫人也着了急。看着他的臉。問道。那箱子沒有什麼爲難麼。都雪南心裏陡然好似滾油煎沸起來。答道。着啊。那箱子可穩妥。啊。還是不穩妥。我也難以分明。夫人道。噯。噯。怎麼說。都雪南道。實因寄存。雖則寄存。心裏却萬分着急。爲因夫人不問情由。匆匆留下。而去。後來我再三籌畫。任是將夫人追回。也是不及。除非寄存銀行。纔能安心。夫人驚道。可是愚夫去的那家銀行麼。都雪南道。是那時實不知夫人是麥慕倫的尊閫。夫人道。可送了去……都雪南道。正是已存在第哈銀行裏了。這一句話不說猶可。一

經出口。麥夫人早已嚇得面如土色，抖擻着使勁低叫道：「那可真闖了亂子了。從今
前功盡棄。」都雪南又是擔憂，又是慚愧，只得安慰道：「這箇難怪夫人，但也不必着急。
那內庫裏面，除了我一人之外，誰也不得開。」夫人道：「只因愚夫知道那箱子，若一經
看見，立刻就要敗露，再也隱瞞不過的。」都雪南道：「幸而我去的時候，麥男爵不在行，
中只遇見司事人。」夫人道：「司事人可是纔來的？」笄開華道：「是。」夫人道：「笄開華
那人，我最怕他，他無論別人什麼事，都要打聽仔細了方休。這也罷了，他又多嘴饒
舌，什麼事也要告訴愚夫。」都雪南道：「既如此，明兒待我取出那箱子，交給夫人便罷。
夫人道：「取出來，實是最妙的事，但交給我時，非得照先前所說子爵搬移過來不行。
麥夫人剛說到這裏，還沒了結，可恨麥男爵和笄開華廳的，在園門口現了出來。裏
面兩箇人說了半天的話，外邊兩箇人是一些也，不知也沒有什麼形跡露出。只有
都雪南心裏，輾轉想着兩件事：頭一層，須要趕緊取出手箱；第二層，手箱雖則取出，
若不搬來，還是不能過手。當下麥夫人知道他丈夫將要走到，早已立起身來，將身

子端詳端詳。佯指着那盆東洋紅梅，誇讚他的佳妙。一面又急急忙忙，低聲道：子爵禮拜六晚間，不論怎樣，總要請過來，必定有箇空兒。我就……說到這裏，麥男爵已是跨了入來，說道：怎麼？子爵這些花草的配搭，我弄起來，總不能得手。一切都是拙妻安排的，都雪南那時並沒有走徧花園，處處看到，却胡亂答道：呀，咱們鄉間那裏能辦得到這箇，真是奇觀了。麥男爵又對笄開華道：笄兄善識古董，這些花盆等類，你看如何？正說着，笄開華見都雪南兩人在旁，就擠入三人當中，先和麥夫人行禮。麥夫人接待極其冷淡，微笑着，點一點頭，回過來，又伸手對着都雪南，一面說道：子爵昨兒發了大財了。兄弟聞倪海威說哩，都雪南也伸手和他握着，只因他說話很爲卑鄙，一時想來想去，竟答不出話來。笄開華也不管麥夫人在場，又望着麥慕倫的臉道：怎麼樣？總理子爵到得這裏，早已獲到二十萬法郎大利，照此看來，他令伯給他的銀錢，一箇也可以不用。我看他令伯給他，雖是六千法郎，大約必是一月的費用。如今子爵連五十纍就是千法郎也沒有取用過，這還不奇，更還有巧妙的存貨哩。

喇喇存貨存貨料想他定要將手箱對麥男爵說知都雪南慌了手脚連忙和筭開華遞眼色可奈他一些兒也不見却又道因此我將來對着麥慕倫男爵加上幾多體面男爵若知道我替子爵存放貴重的手箱不知怎樣褒獎哩看官可知常言道得好一言出口馬不及追筭開華說這話不打緊誰知麥慕倫聽得手箱兩字耳朵裏猶如被蜂螫放刺一般眉心裏早已現了青筋陡然間把那已去的疑心重又觸起飛鳥般趕着追問道怎麼說筭兄都雪南子爵的貴重手箱筭開華答道是啊當真好是箇華麗手箱想是子爵打鄉間帶來的據我看確是巴黎有名手工所造且又是婦女們用的通體磨光純綱板委實雕的好一手瑤草琪花真是又精又細總理那一天賞鑒賞鑒便知如今是裝在九百十九號庫箱裏哈哈子爵筭開華一五一十說得高興都雪南一聽一緊急得發呆只覺臉色漲得通紅心裏燒得沸滾又恐被麥慕倫瞥見惟有喪氣低頭麥夫人當着這有死無生的機關也只有拚做一法左右兩邊看着丈夫和筭開華的臉縐着眉呵斥埋怨道足下不怕厭煩直拿

銀行公事說箇不了。我實在頭疼。筭開華被麥夫人一說。這纔知道自己囉唆。說道：「嘎。夫人。我委實不識時務。將銀行事情當做話柄。真是俗語說的三句不離本行了。銀行裏正是忙的時候。我糊塗誤了正經。如今就此告別說罷。沒精打睬。却是慌慌張張跑了出去。麥慕倫從此以後心裏又如千條亂麻打了死結。比先前模樣大不相同。也沒有接待佳客的興致。都雪南知道不能久居。隨對麥慕倫道：「咦。承男爵盛情得見這偌許多名卉奇花。麥慕倫道：「子爵若有書信寄與令伯父時。請將今天相遇之事添註上去。再者先前所說搬移的事。究竟怎樣呢。都雪南聽了這話。又拿眼梢看着麥夫人。隨答道：「是既承十分厚意。相招自必遵命。就搬過來住說罷。又對他夫婦二人行了別禮。匆匆道謝告辭而去。可憐他原爲消除麥慕倫疑心來的。如今不但不能解疑。反把事情益發弄糟了。別的更沒法子可想。這且暫行擱起。當夜無話。且說巴黎城中麗雪樓街拐角。有一所六層高樓的房屋。乃是出入商會那些買賣經手。中人的辦事處。自從都雪南回客寓第二天晌午時候。只見有一箇少年紳

士打從那六層樓屋裏躡了出來。上身單衣的鈕扣一箇箇緊緊扣着。兩手現出緊要的形狀。一齊插在衣袋之中。哈哈。你道爲何。原來袋裏藏着許多銀錢。恐怕遺失落下。咦。這少年紳士是誰啊。却不道就是子爵都雪南。他自從昨兒遇見銀行總理麥慕倫。勸他不能不受那十七萬經手買賣的利息。回得寓來。再三設想。不得妙法。末後揆出一條計策。想不如暫且收取下來。再將來交給馬坎圖。聽說共總有三十五萬法郎。每人應分得十七萬五千。這箇到底是馬坎圖本領博取得來。我斷無平白地取他一半之理。好在我受取以後。私自交給於他。有誰知道如此。他的聲名也不壞。我的心也安了。打定主意。就把這件事放了心。但還有好幾樁重擔子。沒有息下。第一那箇手箱不能不趕緊取出。所難者。昨兒筮開華無端說出。又起了麥慕倫疑心。我去取時。麥慕倫或竟在內庫守候。觀看若被他看見了。在麥夫人身上。真是極大不方便。若是再等待。和麥夫人見面商量。却又不易。如願好在禮拜六爲期不遠。不如到了那時。再請麥夫人設箇妙法。或是夫人利害早想了法子解去。麥慕倫

疑心豈不更好。他這樣預備已妥。到得第二天早晨。就先到買賣中人辦事處。如今正在取了銀錢。出辦事處的大門。誰知走不多遠。忽地由一條橫街上撇面過來一箇人。這人非別。乃是那一天都雪南特去找尋兩家親戚之中那箇郭夫人的公子。郭家萊侯爵。他原也是有名望的貴族。當下見了都雪南。說道。嘎。兄弟。我打算引你入咱們的貴族會館。已經對會中司事人說知。下月盡邊開大會時。須要投票哩。都雪南驚道。怎麼入貴族會館。我是一些費用也沒有。快些替我辭去了。好。郭家萊道。兄弟。你有那樣闊綽的伯父。些須費用。直得耽憂麼。可知你伯父也是裏面的會員。都雪南道。啐。我伯父在鄉間……郭家萊道。雖在鄉間。到巴黎來。就到會館去。那箇叫做地方會員。比咱們住在巴黎的會費要省得多。都雪南道。若是伯父是會員。我須寫一封信。問問伯父。看是如何。郭家萊道。直是傻話。問問伯父的話。若被會員聽見。會員都道。你是毫無主見的人。立刻剔出姓名。都雪南道。任是剔出也管不得。郭家萊道。當真。兄弟。你是沒用的。須知我辛辛苦苦替你引薦。若被剔出。我有什麼臉。

見人橫豎你身上一切事情。都有我擔承。這貴族會館。是巴黎第一箇廣闊的會館。若是你與歹人交往。或是與沒有來由的婦女同席。察出立刻剔出。但你新從鄉間來到。誰也不知是好是歹。先前我打算直到投票選舉之後。再告訴你。今天幸得相逢。我早是歡喜的。了不得。說着。都雪南還沒回答。他就回過身子。彳亍而去。走了三丈遠近。忽地又立住道。啊。下禮拜日。須要賽馬。必須正午十二點鐘來。馬身上的事情。我很懂得些。你若依着我賭賽。必定贏的。說罷。這纔去了。都雪南心裏很不自在。獨自說道。巴黎的紳士。真是詫異得很。不論什麼事。總不告訴本人。就任意去做。也不管本人願也不願。馬坎圖也是如此。如今總望他不拿我的姓名去賭。就好了一面說。一面走。這時早已是十二點鐘。暗想此時若往篤爾登酒館。必能遇見馬坎圖。他就向着酒館直走。不一刻到了。果然馬坎圖剛剛喫罷酒飯。緩緩地走了出來。見了都雪南。連忙上前問道。都兄。你到底受取那銀子來。麼。都雪南道。咦。你怎能知道馬坎圖道。我只是猜罷咧。你把手插在衣袋裏。一望而知。是箇帶着大錢的人都雪

南道。我雖是受取了。但內中却有箇緣故。就將昨天麥慕倫勸他的話。說了一遍。又道。因此我依舊一概交付與你。馬坎圖道。呀。你又來迂執麼。我知道你要想出什麼法子來。因此前昨兩晚。不見你面。你當真恁地村氣。那可難了。都雪南道。你說難了。你叫我受這不該我受的銀錢。不更難麼。馬坎圖聽了。猶如躊躇另爲設法一般。嘴裏却換了話。問道。你到麥慕倫家裏。定然遇見他夫人。沒有別的話麼。都雪南道。別的也沒甚事。只麥慕倫再三勸我搬過公園旁邊去住。怎樣呢。馬坎圖道。那自然搬去的好。那裏大半是麥家產業。若住在夢簫公園旁邊。更是爽心悅目。身曠神怡。你真是有福之人。都雪南道。怎麼一些也沒甚福。我的意思還是住在客寓。馬坎圖道。噢。噢。我說有福之人。爲因現有一件叫你歡喜的事。都雪南道。什麼事。我不知道。你叫我歡喜的事。請你赦免了罷。商會買賣的事。你也是歡喜着做的。但我反爲迷惑。馬坎圖道。噯。這話甚沒來由。如今先有一件關係你的事情。今天我帶引兩箇人入了我的會館。你猜一猜是誰。都雪南道。我怎得知道呢。馬坎圖道。一箇是外國來的。

伯爵名叫夏士華。都雪南陡聽見夏士華姓名。兀的喚起驚來。道：「怎麼夏士華入你的會……馬坎圖道：你裝做不知來問我麼？都雪南道：我當真不知。但好似聽見過這箇姓名。馬坎圖道：怕不然你恁地隱瞞着。必又有什麼情節在內。但做紳士的。不該強問他人密事。那箇我不問了。」夏士華以外。還有一箇貴族。你道是誰？都雪南道：「我不知。」馬坎圖道：「姑且想想。橫豎於你有關係的。」都雪南道：「這又奇了。爲什麼於我有關係？」馬坎圖道：「如此我和你說知。就是子爵都雪南。都雪南道：怎麼講？」馬坎圖道：「就是你。」都雪南道：「你又來了。我並不知道這事。」馬坎圖道：「喏。原是我引薦入會的。」都雪南一想。先前聽見郭家萊說我入了貴族會館。如今他又說入了他的會館。不覺圓睜雙眼道：「你實在不好。不論什麼事。從不和我商量。」馬坎圖道：「嘎。雖不告訴你。橫豎你在巴黎。總有六箇月耽擱。不能不到會館去走走。因此我替你引進。你該感謝我纔是。我的會館名叫遊子會館。乃是第一快樂的。所在說着。又將會館的利益好處。數說箇刺刺不休。總要勸都雪南回心轉意。不知都雪南究竟答應不答應。且聽

下回分解。

第十回 慕名人允臨遊子會 購家具誘入拍賣場

却說馬坎圖再三陳說遊子會館好處。都雪南答道：「你的會館怎樣有趣，我却不知。我萬不能那樣浮華闊綽。今兒早晨舍親郭家萊侯爵已經要勸我入貴族會館。但……馬坎圖道：「怎麼貴族會館那是很好的。你竟入了罷。咱們好多同伴很願意入那會館。但一時却斷乎不能。你是有福氣的人。若是一脚入貴族會館，一脚入遊子會館，那就變成巴黎的小兒，獸氣倒要被旁人議論。都雪南板起面目道：「當真你碎煩得兇。議論由他。議論好人我自爲之。我本心不願兩處都回絕不去。不好麼？」馬坎圖道：「你今日必須將我的姓名除去。」馬坎圖見都雪南當了真，也裝出正經道：「嘎，我不知你迂執到這步田地。我本意要叫你歡喜。這纔辛辛苦苦替你薦引入去。你定要辭絕也是沒法。今晚就到會館裏去。除去你的姓名。但請你想想。這樣辦法。我的聲名全然掃了地。都雪南道：「爲什麼來？」馬坎圖道：「爲的我對別人都說你是我的。」

至友。如今你決意回絕了。顯見你我是一無交情。怎不叫旁人笑話。都雪南道。任是怎樣。只得開罪於你。可知是你自己做的私事。馬坎圖道。如此你未免過很了。你的意思。道我是自作自受。那也不錯。惟我從此也沒臉再住在會館。不能不自己辭退。都雪南道。既如此。就請辭退了罷。你不到會館裏去。或者反倒轉禍爲福也。未可知。馬坎圖道。你真是無情。不到會館。反說是福。有那樣事麼。須知我和你。是萬不能比的。我一箇弟兄也。沒有直到娶妻成家。總是子身一人。除了會館之外。別的毫無行樂之場。你既有令妹綺華那樣訂婚的美人。回到鄉間。又有無數家族。任是不到會館。那快樂的處在。已是享之不盡。受之無窮。若是我離開了會館。真是比喫了黃連。還要苦楚哩。都雪南道。既是那樣苦楚。起先不引薦我。不好麼。可知我也不能無故叫你辭出會館。我只說我自己不入會館罷了。馬坎圖見他說了半天。還是一些聲色也不動。不覺意中也有些倔強起來。想道。我若引他入了會館。他就毋須花許多費用。他說要將三十多萬的賺錢都贈送給我。我就不難受取。但若外人知道了。必

然敗壞我的聲名。依舊不能將平分的銀錢一箇人獨吞。若又不能引薦他入會館。我的計策全然破敗。更無指望。想到這裏。就用出死處求生的方法。又對都雪南道。恁地也好。但今晚若到會館裏去。必定遇見夏士華伯爵。你和他喫飯的座位。正同在一桌哩。誰知馬坎圖這一句話。竟現了意外奇功。都雪南暗忖。夏士華伯爵留在巴黎。究竟居住什麼地方。又爲着什麼事故。麥夫人爲他着了一萬箇急。巴不得立刻訪知他的下落。我若能同他喫飯和他交談。正好探他下落。若錯過這箇機會。以後要想遇見講話。可就十分爲難了。都雪南正在躊躇。不料早被馬坎圖看出眉眼。接着又道。可是麼。你只瞞着我。你到底知道夏士華哩。若入了會館。直可天天見他的面。我再幫着設箇妙法。叫你和他談箇暢快。盡歡夏士華那厮。原該着極大財。那些賭棋鬪牌。必定歡喜。若是恁地彼此更容易親熱投契。都雪南想道。他說極大財。想必是麥夫人意欲私贈與他。怕就在那箇玉手箱之內哩。恁地一想。越發想近他的身。這纔和聲怡氣對馬坎圖道。這樣麼。其實我並不知道。恁夏士華。士你

地。苦。苦。相。勸。且。待。我。再。仔。細。籌。畫。一。番。將。話。回。答。於。你。馬。坎。圖。知。道。都。雪。南。中。了。他。的。算。計。似。乎。很。爲。歡。喜。答。道。好。好。你。想。你。想。我。料。你。定。要。依。從。我。的。相。勸。但。這。件。事。說。定。之。後。從。此。到。那。裏。去。呢。可。願。意。和。我。到。拍。賣。場。去。麼。那。時。都。雪。南。心。裏。還。想。將。身。上。的。銀。錢。得。箇。機。會。一。齊。交。給。馬。坎。圖。及。至。馬。坎。圖。說。了。這。話。反。倒。正。中。下。懷。答。道。好。咱。們。一。起。去。原。來。拍。賣。場。在。獨。羅。街。一。帶。都。是。拍。賣。叫。貨。行。鋪。打。這。裏。去。路。程。不。遠。兩。人。走。不。一。刻。已。是。到。了。打。這。邊。望。那。邊。街。道。並。不。很。寬。家。家。擺。列。着。貨。色。也。有。家。用。什。物。也。有。鋪。陳。東。西。也。有。各。種。古。董。也。有。玩。耍。器。具。真。是。十。色。五。光。無。物。不。有。那。些。買。主。四。面。圍。簇。着。也。不。知。有。多。少。推。也。推。不。開。擠。也。擠。不。過。處。處。都。搭。起。高。臺。臺。上。立。着。叫。喊。的。人。一。面。拿。着。細。鞭。子。敲。扑。一。面。大。聲。高。喊。幾。乎。喉。嚨。都。撐。破。了。他。兩。人。緩。緩。踱。看。到。古。董。叫。行。門。前。都。雪。南。忽。然。立。定。指。着。一。箇。紳。士。叩。道。喔。唷。夏。士。華。來。了。着。馬。坎。圖。道。嘻。你。說。但。聽。過。他。的。姓。名。如。今。不。是。認。識。他。面。貌。麼。果。然。不。錯。那。就。是。夏。士。華。他。原。是。要。買。古。董。來。的。馬。坎。圖。一。面。說。一。面。向。外。邊。眺。望。不。料。眼。

睛前又刮到一箇女人也。叫道：「哈！你看那掛鐘下面，你初到巴黎那一天，在酒館裏遇見的楊娜蝶，也在着哩。話猶未了，楊娜蝶早已瞥見他，兩箇連忙搶步過來，道：『子爵，你竟斷了頭，永遠不想到我家來，不太很心麼？』馬坎圖先生也是箇沒記性的。你忘了前約麼？馬坎圖道：『橫豎子爵答應到你家來，總是要來的，要不然你就天天纏住子爵不放，他出來如何？』楊娜蝶道：『你說的是什麼？我有本領，鉤纏子爵麼？那箇唉……說着眼睛裏露出十二分怨恨之色，早已將全身精神直撲到都雪南身上。幾乎一鼓而擒之。』都雪南那人原是誠懇老實的君子，那能應酬這些話。當下就起了幾分不好意思的形容，勉強答道：『只因天天跑來跑去閒逛，誰會說不到你家來。但實是全然忘了。』楊娜蝶聽見這毫無情義的言語，又使出情意兒撒嬌道：『當真忘却麼？那是一發很心了。但你說話恁地直爽，真心我反非常歡喜，只願你以後不要再忘却。』就是馬坎圖看見都雪南癡癡狀狀，不知他還是癡迷，也不知他別有掛念。當對楊娜蝶道：『娜蝶，我有話講說着，領着娜蝶到那一邊，不知暗地商量些什麼。』

話未了。兩人各各點頭會意。並肩回來。馬坎圖道：都兄，咱們爲看這鋪子裏間，拍賣妝奩物品而來。你先前不說搬移下處，要買絨氈以及別樣裝置東西呢？都雪南道：雖則要想搬移，但那些東西……說了半句，楊娜蝶陡從旁邊插口道：若是子爵不買，我買就是說罷。不管三七二十一，牽着都雪南的手，望裏就跑。直到裏間屋內，看官說書的人說到這裏，不由得突地疑心起來。那楊娜蝶和馬坎圖早則鬼鬼祟祟，不知商量什麼預備什麼。若真有什麼情節，可憐都雪南還獨自睡在鼓裏，只可恨說書人旁觀局外，不能向他兩人盤詰箇分明。閒話休提，且說都雪南到那裏間屋裏，張眼一看，只見推列着無數珍奇品物，都是閨閣中妝飾器具，說不盡繁華美艷。光怪陸離。那時他心裏更又詫異，暗想：怎麼這裏全然是婦女用的東西？這又奇了。一面疑心，一面踱了進去，則見屋子居中立臺上，高高站着一箇叫貨人，手裏捧着一堆精細雜物，叫道：喏，喏，這是全副上等閨房器具。那一位攏總買去罷。隨又將那貨物一件一件說他的奇妙好處。楊娜蝶看見，附着都雪南耳朵，說道：我意欲買他。

但在這裏非常煩擾。咱們三箇進入那耳房裏去。都雪南問道：「耳房……馬坎圖緊接道：在那叫貨立臺的旁邊有一間小屋子。咱們在這裏被許多人看見，恐有不便。若在那耳房窗口露出頭來，還價兒除了叫貨人以外，誰也看不見咱們臉面說罷。」

楊娜蝶在前先走，都雪南無奈，也只得跟了入去。看那屋子不過三隻牀模樣大小，只有一面開一箇窗穴，猶如郵政局裏寄信的窗口一般。都雪南進去之後，却見馬坎圖並不進來，但也不在外間原立的處。在那時楊娜蝶又將香脣對着都雪南耳門道：「適纔他叫的那些器具，我實在想買他，但我若自己還價叫貨人知道，我的脾氣再也不肯輕易賣與我，只得請你代我喊一喊價兒。」

都雪南道：「噯，這些事情我實是外行，還是馬坎圖喊的好。」楊娜蝶道：「不好，不好，他說要去看別的東西，已雜入人叢裏面，不知那裏去了。」

都雪南道：「如此待我去找他來。」楊娜蝶依舊糾纏不休，又道：「找來也是無益，他的脾氣叫貨人也熟悉，知道和我一樣是不妥。唉，你又沒有什麼爲難，就替我喊一喊罷。」

我是無力無能的女流，你莫要袖手旁觀。看着我，都雪南被

他纏擾不過。知道難以辭却。沒精打采道。恁地時。我喊就是。剛說這話。只見叫貨人。早將那些貨物。攤開與大眾觀看。看畢。正在叫價兒道。着啊。列位先生。這些物件。要是新的。任是四萬五萬法郎。也不容易買到。若在六千法郎以下。就是家住茅屋的人。也要買回去的。請列位估量估量。快些啊。快些啊。誰知叫貨人剛纔喊罷。早有一箇客人接喊道。六千五百法郎。都雪南聽這喊聲。非常宏大重濁。好似撞鐘一般。却再也看不見那人面貌。不知閃在那裏。但聽了這話聲。心裏不知爲何。很要想見他的面。只因被楊娜蝶纏住了。苦於一時不能出去。那時楊娜蝶又低聲道。請喊七千。都雪南沒奈何。辛辛苦苦照樣叫道。七千法郎。話猶未了。只聽方纔喊的人。又叫七千五百法郎。這裏楊娜蝶囑都雪南爭喊八千法郎。那人又連忙加上五百法郎。兩邊你一句。我一句。末了。都雪南依着楊娜蝶直喊到一萬法郎。從此暫時停頓。兩人似都在看望叫貨人。氣色叫貨人似乎已經滿意。將要拍定的模樣。一會不料這濁聲人嗓音一發高了。這回是突地跳起來。叫道。一萬一千法郎。楊娜蝶見那人儘着。

增加到那時。看已似不敢大意也。看着叫貨人的風頭。忽地催都雪南喊出一聲。一萬一千五百法郎。隨聽那邊一萬二千法郎。這邊又一萬二千五百法郎。喊到一萬二千五百。又頓住了。叫貨人搖着手裏鞭子。叫道。着啊。如今要拍了。再加些不好嗎。那時那鞭子將落未落。真是勝敗只爭頃刻之間。料想那邊的人似乎着了急。又喊一萬三千法郎。叫貨人道。啫。啫。再喊一次。二次。三次。准定拍下。哈。一次。二次……三次。兩字還沒出口。這裏都雪南聽依楊娜蝶。趕緊叫一聲。一萬三千五百法郎。誰知這句喊聲也不知是低呢。也不知是怎樣。那邊的人好似沒有聽見。叫貨人又喊道。啫。若待我喊了三聲。懊悔也來不及。怎麼樣。怎麼樣。嘴裏儘着催促。那邊的人聽這邊並不再加。像是已經放了心。等待買受似的。叫道。快些拍。快些拍。罷。叫貨人也叫道。如此要拍了。着啊。我就拍與那一位。一萬三千五百法郎的。緊接着。礮刺一聲。鞭子打着臺面。嚮亮看官。可知拍賣行家。若是鞭子拍了下去。這就叫做拍賣和公堂。上斷案一般。再也不能挽回。翻轉。不料那濁聲人聽得這話。心裏詫異起來。擠上

叫貨人面前。喊道。那五百是鬧錯的。我只加到一萬三千法郎。這邊都雪南連忙望那人一看。哦。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起先在古董鋪裏遇見的夏士華伯爵。又聽叫貨人分辨道。先生叫的果然是一萬三千法郎。因不能拍與你。這纔拍與這裏一萬三千五百法郎的夏士華怒道。嘎。這是鬧錯的那邊的人。叫到一萬二千五百法郎爲止。以後就沒有再加。一面迴頭對大衆道。只請在場的大衆判斷。判斷則箇。噎。諸君……大衆見兩邊爭論起來。原知是楊娜蝶這邊不錯。齊聲都道。是啊。是啊。確是這邊。加到一萬三千五百法郎哩。夏士華聽見這話。倒當頭喫了一棒。喝就也沒法。却獨自一人咕嚕着道。我不曾見這等沒規矩的拍賣。說着。赳赳走了。出去。楊娜蝶不覺好笑。對都雪南道。方纔那撈腮鬚紳士打橫面看見了我。今晚不是明晚。必然找到我家來。你看。就是都雪南道。哈哈。那是好極了。楊娜蝶道。爲什麼好呢。那人很爲囉唆。但你的運氣真好。原來你叫三千五百法郎時。他却不曾聽見。說着。只見這拍賣行的書記走了。進來問道。方纔的貨色。送到什麼地方。楊娜蝶搶着答道。先存放

在這裏待叫家人來取簿上姓名就寫子爵都雪南書記聽了領會自去都雪南却早已怪異起來呵道噢唷寫我的姓名很爲不好楊娜蝶裝癡做呆的道咦子爵你自己買的呀都雪南道你親口叫我幫着你喊價兒怎麼道出這話來楊娜蝶道怎麼你恍惚了我家裏現有這些東西已經住了三年那裏還要這些物件都雪南道我是住的客寓再也用不着楊娜蝶道不是說子爵要搬到公園近傍去麼因此馬坎圖替你買下這箇來都雪南道怎麼馬坎圖楊娜蝶道先前他和我附耳低言全是爲着這箇你莫故作不知都雪南有些含怒道恁地真是太舞弄我了我可不出價兒楊娜蝶道這樣誰出價兒呢都雪南道我原依着你喊的該是姑娘你出或該是馬坎圖出我都不知楊娜蝶好似委曲着道那是很極了子爵你在商會十七萬法郎也賺得來忍心叫我出這宗錢麼都雪南道咱們在這裏說也是枉然我去找馬坎圖來正要走出外間不料門外對面來了一箇人撞箇滿懷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一回 變氣質權爲蕩子 話婚姻隱詰嬌妻

話說都雪南和楊娜蝶兩人爲了拍賣的事爭辯不休。都雪南正要去找馬坎圖。前來說話恰好那時馬坎圖走了回來得意道：你全靠我的福將這又上等又便宜的東西到了手當真是叫貨人所說新的總要五萬法郎以上哩。都雪南道：你一發弄出稀奇事情來了。那東西斷然和我不相干。馬坎圖道：呀！你雖恁地說終是無益。我方纔遇見銀行司事。笄開華叫他囑咐裝飾房屋的匠人搬到新寓處去。笄開華極爲稱贊道：好！我這纔趕着回來。都雪南道：笄開華那裏知道我是一萬法郎也掏不出來的。馬坎圖道：有這等事麼？你懷裏藏着的難道不能付給他。都雪南趕着道：呀！那銀錢原是你的。馬坎圖縐眉道：唉！老哥！你到什麼時候纔把那村氣改去。你喊得恁響叫別人聽了。立刻要圍攏來看稀奇。任是你怎樣說總是你我各得一半的錢。兩人正在鬭口。條的楊娜蝶過來夾入。兩人當中說道：馬坎圖先生罷了罷！我不想鄉下紳士直恁地怪癖。算了算了！我拿出來就是。楊娜蝶故意說這話。原想激起。

都雪南性子立刻答應下來。都雪南不知是計，忽然眼睛裏幾乎漲出血筋，憤憤然叫道：「好好，既這樣說時，我出我出。」馬坎圖兄恁地招呼我，我却不知纔鬧這錯兒，實是對不起。正在陪小心，恰好司事人筭開華到了這裏，開口就對都雪南道：「噯，子爵搬寓的事，我今天早晨已聽總辦和他夫人說了。夫人更說子爵早一天搬去好一天。若知道你現在買這些器具，更要歡喜哩。你的姓名書記已上了帳，這就斷不能不出價兒了。」馬坎圖兄想的妙法，我也說好着啊。你那商會賺錢的事，外間應酬場中早已大家知道，都說子爵真是有本領、有運氣的人。如今若做出那樣事來，就要被人嘲笑哩。都雪南一箇人被三箇人弄得三面夾攻，那裏抵擋得住。早是沒了擺佈，又聽筭開華說商會賺錢一節，外間都稱贊羨慕。就想到那銀子若一概給了馬坎圖，煞是不妙。看來只得我收受下來罷休。惟楊娜蝶方纔那種形狀，不但楊娜蝶就是世間的人，也箇箇要道我是第一等吝嗇之人。好好楊娜蝶說我鄉下紳士、啐鄉下男子，難道就沒有魂靈麼？我如今將身上這注錢財一齊花去，半文也不

留。看。那。些。人。再。敢。笑。我。也。不。我。一。面。儘。着。花。用。銀。錢。一。面。再。將。麥。夫。人。一。件。事。也。好。好。去。辦。這。兩。件。事。雖。則。違。背。伯。父。教。訓。但。事。情。一。了。我。就。卽。刻。還。鄉。依。舊。過。我。優。閑。安。樂。的。歲。月。一。些。不。留。痕。跡。豈。不。好。麼。都。雪。南。想。了。一。會。兀。的。決。定。了。主。意。叫。道。好。筵。開。華。先。生。既。承。盛。情。照。顧。就。將。那。貨。物。運。到。新。寓。裏。裝。置。起。來。罷。馬。坎。圖。兄。晚。間。到。會。館。裏。我。准。其。同。去。楊。娜。蝶。姑。娘。家。也。要。今。晚。去。拜。望。拜。望。就。請。邀。請。幾。位。鬪。牌。的。人。咱。們。索。性。快。活。敘。一。敘。原。來。都。雪。南。說。這。話。時。那。情。狀。見。直。和。先。前。變。了。一。副。性。格。霎。時。間。猶。如。顛。狂。一。般。說。罷。鼓。起。全。身。勇。氣。急。急。忙。忙。下。了。石。階。跑。出。門。外。三。箇。人。回。頭。一。看。早。已。不。見。了。他。的。人。影。蹤。說。書。人。講。到。這。裏。不。由。得。歎。口。氣。道。唉。都。雪。南。從。前。一。直。受。着。他。伯。父。家。教。何。等。性。情。純。正。品。行。端。方。如。今。無。端。引。起。了。不。方。不。正。的。心。決。定。心。腸。要。和。人。爭。強。鬪。氣。看。官。大。凡。素。來。不。輕。易。鬪。氣。的。人。一。經。轉。了。念。頭。鬪。起。氣。來。那。氣。性。比。尋。常。要。利。害。到。十。倍。何。況。在。那。花。花。世。界。錦。繡。乾。坤。之。中。一。等。有。操。守。的。人。也。要。弄。得。沒。了。主。意。那。都。雪。南。正。是。從。前。不。會。鬪。過。氣。如。今。變。換。

過。來。使。着。性。子。奔。馬。般。收。勒。不。住。鐵。石。般。移。轉。不。來。經。書。上。說。的。雷。霆。不。能。震。風。雨。不。能。搖。正。是。他。這。時。情。景。了。這。且。攔。過。不。提。却。說。光。陰。迅。速。倏。忽。已。到。禮。拜。五。就。是。麥。慕。倫。見。客。禮。拜。六。前。一。天。一。輪。紅。日。早。已。落。下。崦。嵫。近。着。黃。昏。時。候。麥。慕。倫。男。爵。正。打。銀。行。裏。公。畢。回。家。見。廳。前。走。廊。下。面。對。花。園。擺。着。兩。張。椅。子。就。和。夫。人。坐。了。下。來。不。知。各。自。想。念。什。麼。都。閉。口。不。交。一。語。那。時。夫。人。臉。色。有。些。帶。青。但。却。不。能。一。眼。看。望。出。來。停。了。一。會。麥。男。爵。柔。聲。低。氣。對。夫。人。道。喏。娘。子。……夫。人。漸。漸。回。過。頭。來。麥。男。爵。接。着。突。然。問。道。娘。子。你。還。記。得。毛。梨。珮。老。夫。人。居。住。的。莊。子。麼。夫。人。不。防。問。這。句。話。答。道。他。早。年。就。死。了。可。是。我。的。伯。母。毛。梨。珮。老。夫。人。住。處。麼。麥。男。爵。道。是。啊。就。只。娘。子。和。毛。梨。珮。老。夫。人。兩。箇。居。住。那。箇。布。里。吞。尼。府。城。裏。的。別。莊。夫。人。也。軟。聲。答。道。不。記。得。了。怎。的。你。問。他。那。原。是。起。初。遇。見。你。的。處。在。麥。男。爵。道。是。啊。光。陰。過。得。真。快。哩。算。起。來。已。是。十。年。以。外。從。那。回。娘。子。和。老。夫。人。冒。着。寒。冬。回。返。意。大。利。國。不。像。是。一。撒。眼。的。事。情。風。景。還。在。眼。前。麼。那。時。娘。子。雖。則。受。盡。征。途。辛。苦。也。不。管。他。想。

起來。真是奇怪。就是俗人所說的緣分了。後來過了半年。纔行成婚之禮。我想都禮敦男爵領我到布里吞尼府之時。有一天在半途。我說今晚在客寓住宿。一宵明兒早晨。薙鬚再走。男爵說趕快的好。立刻帶我起行去見娘子。這箇誰知到底不是順流的事。麥夫人聽了這話。不知他丈夫是有意說出從前的事來呢。也不知是偶然想起來的。雖不能探他意思。却若無其事的答道。你對着我。不知說的什麼到底不好。我伯母毛梨珮夫人和都男爵相定你做我丈夫帶來的事。我却知道麥男爵道。恁地麼。這件事恰和東洋人所說看親未婚之前男女兩家互相窺視叫做看親的故事相同。因此兩邊都鬧得不好。昨天遇見都雪南子爵。忽地想起那莊子。這纔和娘子閒談閒談。麥男爵的話。雖則巧妙。但是很有機鋒。麥夫人聽見都雪南三字。兀就猜到丈夫的真意。並不是偶然想起。乃是有心說的就答道。唉。你說遇見都子爵。忽地想起從前的事。這不是詫異事情麼。須知子爵和咱們從前舊事。一些也不相干。麥男爵道。娘子又來了。子爵的伯父都禮敦不是我兩人的媒人麼。爲了那箇。我纔忽然想起。

來的。夫人道。但從前那事。子爵一些也不知。麥男爵道。却是他不知道。都男爵原有箇奇怪脾氣。任是什麼事。不歡喜對人說。因此這事不對他姪兒說。知也是難說。這也罷了。連他自己做了第哈銀行第一箇股東。也自沒有知道。據筮開華說。子爵初到銀行裏去時候。又村。又呆。真叫人看了好笑。因此上都男爵。在這八九年之內。還得好好的看管他。不能疏忽些兒。那些財產。依舊受着一概。代他招呼。經理。平日處家。非常勤儉。子爵的家當。早已加添了兩三倍。如今子爵雖做了大股東。自己也不知道。就可見男爵真是守口如瓶了。夫人道。那些沒趣的事。自然毋須說得。料想他爲因子爵不知銀錢艱難。男爵想到後事。在那裏籌畫。用盡心機。麥男爵道。是啊。這也難說。但男爵心裏定有猜不到的緣故。只看自從娘子和。我成婚以後。再也不會到我。家來。這是何故呢。麥夫人益發懂得丈夫的意思。是借着別的探探話頭。暗地來詰問他。答道。那箇麼。住在鄉下的人。總有鄉下着忙的事情……麥男爵道。怕不是罷。巴黎銀行的大股東。有事該在巴黎。誰知前後十二年間。男爵到巴黎來。恰只

兩次夫人道他雖則到來或者不來找你也自難說麥男爵道是啊他却到銀行裏來和我見面但每逢銀行公事辦了之時立即又回家鄉我家一次也不來照這樣看來不是明明不願見你的面麼起初將你的事和我說知也是男爵那時候當真當你如他的親女一般及至成婚已畢竟似全然忘却了你試想想這是何故夫人答道何故我也不知就是我有什麼處在得罪於他他生氣着我也不知但你方纔說的話真是奇妙得很可知都男爵他又有女兒綺華的事情又有族姪都雪南的事情所以直到現在沒有來過我想他斷沒有別的生氣事情只看那一天都雪南子爵帶來求見我的面那封信就知道了麥男爵道他那封信原爲要將姪兒託付與你但他就是沒有信來你我也不能待慢都雪南況且你見都雪南也是一箇紳士凡事都很代他留意照顧唉不如替他好好找一箇妻子罷這也可以稍微報答報答都男爵恩德哦照麥男爵這話看來他起先對着都雪南說夫人的意思要想找一位蓄有五百萬法郎嫁資的姑娘替都雪南作伐這箇話原來並非麥夫人之

意。乃是麥男爵自己的私心。却故意對都雪南說是夫人的意見。如今又對他妻子說出這話。莫是也要試試他。還是當真想替都雪南幫忙作伐。旁人實猜擬不出來。當下麥夫人聽了。也不驚慌。答道。果然照你的話。是很好的。就怕恩將讐報的不好。據我想來。都男爵大半要將自己女兒綺華許配於他。現在未經成婚。先叫他到巴黎來。歷練。歷練。麥男爵道。怕不是綺華姑娘。須不似郭娜靡姑娘。有五百萬法郎嫁資哩。麥夫人道。你知道郭姑娘和都子爵見了。面能夠對勁兒呢。麥男爵道。本人怎樣。我却不知。但郭娜靡的當家人。曾經說過。定要配與貴族爲妻。爲因郭娜靡父母雙亡。一切都由他叔父作主。橫豎待明天晚上。他兩人來了。咱們再察看察看。夫人道。料想他兩人明晚必定都來。何妨就叫他們見一見面。就好定頭。麥男爵道。呀。見了面。可有些不妙。你留意着。故意叫他二人或是一起上那音樂臺。或是怎樣。要不然可……夫人道。恁地還是好啊。還是不好啊……麥男爵道。原是很好的。但這並非說是就報答都男爵的恩德。實因我看起來。都雪南若不及早娶妻。怕下去就

要變壞了。你可也想到這一層麼？夫人道：我並想不到。麥男爵道：如此我說與你聽。都雪南近來有一件很可怪的事。夫人道：嘻！可怪……麥男爵道：着啊！昨天筮開華司事所說的話，你也該聽得知道。都雪南他不是將一箇手箱存在銀行麼？夫人陡聽得手箱兩字，按捺不住，登時臉上失了色，停了一會，纔緩緩發聲道：嘻！手箱……我並不知道。麥夫人雖則臉上變了色，但麥男爵却還不會看出依舊泰然。道：那箇不該不知道罷。筮開華不是說着磨光鋼板雕着花草極華麗的箱子存在銀行麼？他說得恁地明白，還能說是不知道麼？夫人道：他說的時候，我實不曾留意。因此模糊着忘了。但就是說了這事，也沒有什麼可怪哩。麥男爵道：嗔！怪極了！怪極了！你試想想那箱子裏裝着什麼東西？夫人道：莫非是有價值的貴品？你不是說銀行的內庫原爲寄存那些物件建造的麼？麥男爵道：那却是的。但我並不怪他存在銀行。實是怪他拿着那樣箱子。至於貴重物件，他斷不會拿着的。或是他瞞過都男爵眼睛，將零用錢陸續蓄積起來，藏入其中，但這也不是他做的事。夫人道：或是書籍等。

類也。未可知。麥男爵道：怎麼說？若是家譜等類，或是緊要證據信件東西，不該裝入那箇箱裏，也不該存入銀行，方纔我已說過。都家的事，一切都由男爵經管。你想那些緊要書信，豈肯交付都雪南任他帶到巴黎來呢？夫人道：如此，我實猜疑不出了。麥男爵道：你說猜疑不出？呵，娘子，你素來伶俐的人，這話就不像了。我實告訴你：不論誰猜起來，總道內中必是情書等類東西。麥男爵轉了一箇大圈子，一直打到夫人身上，要探他心跡。如何？夫人道：啊啊，情書麼？麥男爵又推開道：雖是如此，但我却未曾見過，也不過是猜疑罷了。大約是他愛戀的女子送給他的詩文之類。他要當做記念，非常鄭重，因此刻不離身。本來是帶在身上的，及至到了巴黎，住在客寓，却有些不放心。這纔存往銀行裏去着。啊，娘子，看是如何？夫人道：嗟，怎麼你說都雪南有什麼女子愛戀他的事麼？麥男爵道：雖是這樣年輕的男子也……夫人道：恁地說來，你還不知起初的事情。麥男爵道：呀，我怎麼不知離巴黎相近列乃地方有箇色恩木羅地方，有箇黛拿特色恩黛拿特，乃是兩箇海水園。

西人常用海水洗浴之處叫做海水浴

那箇所在常有巴黎的貴家夫人小姐去游玩。娘子不是也去過兩三次麼？到那海水園的人，往往和婦女們有曖昧私情的事，是啊！一定如此。都雪南也必到那裏去過。這時候那女子要叫他送還那封信，但若是送到這裏來，恐怕被人看見到底拿不進來。這纔存入銀行裏去。原來麥男爵昨天聽見筮開華說出手箱的事，就又起了疑心。夜間睡在牀上一夜沒有合眼，煩惱思想將第二天怎樣向他妻子探問，句句都預備停當。如今麥夫人聽得丈夫盤問也明知他疑心，我與都雪南有什麼曖昧情事，心裏雖則如火般焚燒，却故意臉上現出笑形道：「那是你過於疑心了。」麥男爵斷定說道：「我並不過疑，當真是這般一些不錯。」停了一會，又換了攻擊的方法，說道：「總要叫他娶了妻子，我纔不致替他擔那些憂。若是不和郭娜靡姑娘結成夫婦……那箱子想必不久就要拿來。如今已安心定了下處了。麥夫人到了那時，實在十二分難挨。難過要想走開躲避，但走開見直和逃走一樣，益發增添丈夫的疑心。更是不妙。當下挺起身腰問道：「怎麼說安心定了下處？」麥男爵道：「前天我已勸他。」

住到公園旁邊空屋子裏來。麥夫人雖則願意都雪南搬來。如今聽說已經搬來。反驚詫起來道。喔啊。恁地麼。如今搬移過來……麥男爵道。據筮開華說。昨天在拍賣場。買了些什物。今天上午送在新屋裏了。下午就要由客寓一齊搬過來。如今我更加上些忙碌。要從我家直照顧到那邊哩。麥夫人聽了這話。陡然如坐針氈起來。不知什麼緣由。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二回 麥夫人月下訪佳賓 都子爵室中來警察

話說麥夫人聽他丈夫說出照顧那邊的話。暗想丈夫勸都雪南搬移過來。原來是要刻刻提防。察着都雪南的行爲舉動。麼這樣一猜。不但不歡喜。都雪南搬來。反倒加上些焦憂。着急。正在煩惱。麥男爵又道。若是我。不照管。實在危險得很。昨天晚上。他已入了一箇賭博的會。叫做遊子會館。那裏的人。都是放蕩遊逸。不守規矩的人。這也是筮開華告訴我的。又說。昨晚兩點鐘時。他和一箇外國人賭博。輸去許多銀子。夫人道。他如今竟做那些事。麼。麥男爵道。可不是那外國人。說是瑞典國的貴族。

叫做什麼。夏士華伯爵雖說他是伯爵，但到底身家如何，來歷如何，實在沒人知道。麥夫人聽見夏士華三字，心裏忽又焦燥起來，真是痛如刀割，臉上也現出異常的形容。這一回麥男爵已是十二分看出他妻子的變相來，說道：「嘎嘎爲什麼，可是急於感覺不好麼？」夫人道：「不是想是過來一陣壞風，這就陡然不適。」麥男爵道：「着啊着啊，咱們談講時候過多，勞傷身體，我也忘了。如今且到你屋裏去罷。」夫人道：「怎麼那也毋須得只和你慢慢地談講，就沒甚要緊。」麥男爵道：「對了我每每說話過急不好，咱們說着已是八點鐘了。今晚因有股東會議，此刻又須出門當真目下買賣也不見好那一天，把那些勞碌風塵的事情停止了，不辦和你一起學那毛梨珮老夫人樣子在鄉村裏造一所莊子隱居起來，再不管世上齷齪的事，那纔如了我後半世的心願着啊着啊。如今還是到你屋裏去罷。」夫人道：「這麼我獨自一箇去，就是你既有股東會議，還是早些去的好。我要回房叫阿麗讀小說書與我聽。」麥男爵在衣袋取出表來一看，驚道：「噢，當真不能不走了。今晚的事難保要議到天明，做了通宵。」

不寐。却還在這裏碎煩着。正說時。忽然指着花園那邊的房屋。叫道。喔呀。喔呀。喔呀。你看。那屋子裏。都雪南纔打外邊回來。點上了燈。那窗戶裏。幾多明亮。哈哈。哈哈。你看。他在替換衣服。想必又要出去。我早經說過。已變成蕩子了。夫人遲疑道。啊。都子爵。借住在那所屋裏。麼。麥男爵道。可是哩。除了那屋子。另外又有三間。雖則離開着。却與我家花園連接。若從後面走。一直可以過去。咦。麥男爵說這話。難道猜到。夫人有打後面暗地走過去的心腸。因此要想預先防止他。麼。只聽又道。喏。我還在講話時候。更遲了。這兩三天。忙得非常。連時刻也要忘却。說罷。從椅子上立起身來。夫人含笑着打岔道。明晚是你見客日期。可莫再忘了。麥男爵也笑道。哈哈。當真一來就要忘却。還有一件事。須對你說知。明天晚上。都雪南也要來。還有郭娜靡姑娘一樁事情。你須得通身穿那飾金剛鑽石的衣服出來。纔好穿着金剛鑽石出來。那些客人箇箇要驚奇哩。一面說着。一面將嘴唇送過去。親一親夫人的額角。就回身走了。出去。麥夫人這纔離了椅子。覺得遍身氣力毫無發出。乾涸苦澀的喉聲。獨自叫道。唉。

今番可沒了性命。他叫我穿那金剛鑽石衣服出來……原來麥夫人爲了丈夫這句話，已和到了山窮水盡的處在一樣。自知入了必死的敵陣，不得逃生，因此恁地着急。究竟爲着什麼緣由，這且按下慢表。如今又要說到都雪南，話說都雪南自從決定主意，要將意外賺下的銀錢，盡情花用，一箇也不留，又一面搭救麥夫人，替他沒法，兩件事辦了，就一直逃回家鄉。那一晚，趕到那遊子會館，果然與夏士華伯爵相逢，同桌喫飯。但因初次會面，不能深交，細談。再者，若不先見麥夫人，將夫人和夏士華糾葛事情，略爲探聽明白，到底沒有探問的緣因，從什麼地方問起好呢。一時疑惑不決，反倒沒了頭緒。及至喫完酒飯，就另找了幾箇對手，圍坐鬪起牌來。鬧了一夜，直到天明收場，算起來，都雪南要輸許多銀子，暗想這也很好。索地快些，將銀子一齊輸去，倒可以早些回鄉。當下出了會館，回到客寓，躺上牀去就睡。一忽醒來，早是午後一點多鐘，起來盥洗已畢，正要喫飯換衣，只見進來一箇形似木匠的人，報道那公園旁邊空屋子裏，已收拾裝置齊全，都雪南點頭，說是傍晚時候搬

移過去。不上一會。看看紅日西沉。隨有新屋裏家人來搬取物件。都雪南一面到帳房裏算結房伙。一面對店主人說知。以後若有伯父信來。託他差人轉送到新寓。不必細表。及至搬置停妥。已是晚間八點鐘。都雪南在新屋裏四周相了一相。那些牀、榻、怎樣安置。桌椅、怎樣鋪排。種種物件。均勻妥貼。沒一件不合自己的心。不覺稱贊道。好啊。這真是我都雪南住的處在哩。說着。就過去望一張椅子上坐下。將心神鎮定一番。忽地又記起一件事。乃是寄往鄉間的書信。嘴裏說着。此時若不寫。寄望下。又沒了閒時。一面攤開信紙。提起筆枝。暗想從那裏寫起呢。那次序倒很爲難。定起先。綺華和我伯父約定。原叫我從初到巴黎。至今。件件事都要告訴他們。但則商會裏。獲了大財的事。不能說。知客寓裏。二層樓上。麥夫人躲避的事。也不能說。其實我來了以後。總算這兩件事出來。最爲要緊。如今只得瞞過要緊的根由。只說那沒要緊枝葉的話。也是沒法想了。半天。就從銀行的事。直到拜訪麥慕倫男爵。極承他厚待的事。寫起寫罷。又想探問伯父替麥夫人作伐的緣由。撰好文句。又寫了四

五行那時耳鼓裏忽聽得有輕輕叩門之聲。只覺剝啄一聲響。暗想莫是麥夫人踐了前約。要來找我。打後門裏暗地走過來麼。卽刻立起身來。開了窗戶。眺望麥家那邊。只見公園裏煤氣燈點得很大光明。料想不致於有人來。却道莫非我耳朵聽錯了麼。隨回身又復坐下。正要取筆。又聽見叩門聲音。這纔出去開門一看。果然正是麥夫人。就說道。呀。夫人……夫人低聲畏縮道。正是因爲今晚有不能不和子爵會面的事。因此特地暗自過來。說着回頭四面張望。看似非常擔驚害怕模樣。也如在那海爾達街客寓裏一般。莫是麥男爵又遠遠的張望麼。當下都雪南也低聲問道。男爵怎……夫人道。愚夫說今晚有股東會議。趕早去了。怕通宵不得回來。都雪南道。如此請進裏面去罷。都雪南誘他入內。就把門扇鎖起來。當時兩人進了屋子。夫人已不似前番網絲覆面。却見他臉上着急的顏色。一一現了出來。都雪南讓夫人一同坐下椅子。先問道。不知可有什麼變故。夫人答道。愚夫又十二分疑我兩人都雪南道。兩人是夫人和我麼。夫人道。是就是爲此說着。將手撫着胸口。略爲定一定。

心神。又道：今晚麼？愚夫說一同閒步花園。我因日暮天寒，不願出去，就在廊下坐着。愚夫也坐在一旁椅子上。不料他忽然提起從前舊事來。我就知道有變。原來他聽見筮開華說起手箱，又起了疑團。借着別的話由來打探我。總而言之，愚夫心裏總道：我和子爵有什麼交涉事情？都雪南道啊。我和夫人……夫人道：是啊。他說我早年曾經到那鄉村裏海水園去過兩三次。他說我和子爵在海水園遞送過什麼情書。他說：今番子爵來這巴黎，就爲要將那情書送還與我。都雪南道。嗟，那是怪極了。他既恁地懷疑，我不能裝聾做啞。夫人道：但看他疑心也不難消解。雖則說出那樣的話，因爲我並無虧心。我只若無其事。因此他或想到自己鬧錯，也未可知。後來說起子爵道：你如今離了客寓，從此可以自由自在。和那女子會面，又到銀行將那手箱取來。又道：這裏與我家毗連，我可以打後園走過來。他自己却在二層樓上監看着子爵，也不能放膽胡行的話。那時我想可壞了事了。都雪南道呀。這真是沒來由的疑心。這麼着，夫人也不必心急。我見直向他分辯，就是果然夫人到那海水園

去啊。我却不知。但斷沒有和我見面的事。只叫他問我伯父。就明白了。夫人道。唉。不是恁地說。那箇我已分辯過了。如今一件最難的。明天晚上有許多客人來。他叫我裝飾金鋼鑽出來見客。都雪南道。那是如何。夫人道。子爵不知。那金鋼鑽飾物一起裝入那手箱裏。都雪南不覺喫了一驚。說道。咦。那箱子裏裝的是金鋼鑽麼。夫人道。正是。此外也有別的樣子東西。都雪南道。唉。早知是這些東西。我再也不去寄存了。夫人是有丈夫的人。須知夫人的東西並不是自己獨有。到底是丈夫的東西。夫人瞞着丈夫送與外間男子。究竟總是不仁不義的事。這樣我幫助了夫人。心裏益發不安的了。都雪南嚴嚴厲厲。正堂堂責備夫人。夫人不覺失色。說道。那並不是不仁不義。內中却有道理說起來。真是話長。若子爵聽見那緣由。也不致責備於我。那箱子也不是送與外間男子。都雪南道。夫人不是要送與夏士華麼。夏士華無緣無故。從那有家有主的婦女受取這貴重的東西。道不得是箇沒有品行的小丈夫。夫人道。子爵且慢待聽我將那緣由詳細說來。再爲品評議論。那金鋼鑽從成婚之前。

一、直、是、我、拿、着、乃、是、愚、夫、行、聘、過、來、的、東、西、價、值、五、十、萬、法、郎、但、這、是、愚、夫、允、許、給、
 我、的、東、西、該、是、由、我、作、主、斷、沒、有、不、仁、不、義、的、話、那、東、西、果、然、是、要、交、給、夏、士、華、但、
 並、不、是、送、與、夏、士、華、……都、雪、南、道、從、夏、士、華、又、轉、交、與、別、人、麼、夫、人、道、子、爵、若、是、
 這、樣、想、來、就、不、錯、了、都、雪、南、道、恁、地、時、我、也、不、能、斷、定、夫、人、錯、與、不、錯、如、今、只、請、問、
 夫、人、有、什、麼、見、教、夫、人、道、要、懇、求、子、爵、明、天、早、晨、將、那、箱、子、從、銀、行、裏、取、出、來、都、雪、
 南、心、裏、似、乎、想、着、既、已、存、放、入、去、却、立、刻、又、由、原、人、取、出、很、爲、不、妙、的、意、思、答、道、自、
 必、趕、早、取、出、取、出、之、後、怎、地、能、夠、交、給、夫、人、就、好、了、夫、人、道、明、天、一、下、鐘、或、是、兩、下、
 我、差、箇、老、女、僕、阿、麗、拿、着、書、信、過、來、子、爵、就、叫、他、帶、回、那、是、最、好、他、兩、人、儘、着、在、屋、
 裏、密、談、不、打、緊、誰、知、窗、戶、外、邊、早、已、不、知、伏、下、了、什、麼、禍、根、兩、人、真、是、做、夢、也、想、不、
 到、麥、夫、人、猶、自、連、說、道、那、箱、子、乃、是、上、等、雕、玉、匠、造、的、如、今、因、要、將、真、玉、換、一、箇、一、
 色、無、二、假、玉、的、將、真、玉、的、送、與、他、人、但、假、玉、的、正、在、動、工、還、沒、造、成、怕、愚、夫、要、見、疑、
 不、能、不、打、銀、行、裏、取、出、來、搪、塞、都、雪、南、道、我、明、白、了、如、今、准、依、夫、人、的、話、到、明、天、兩、

下鐘。叫女僕來取。我先自取出來安置着。夫人道。但我還有不能放心的。子爵到銀行取那箱子。若被愚夫或筮司事看見了……都雪南聽了這話。果然害怕起來。想起去取的時候。有多少爲難的事。答道。是啊。我倒忘了。筮開華原是箇多嘴饒舌的人。那時他來內庫觀看。實也難防。但大體還不要緊。因早晨麥男爵不到銀行。夫人道。也是。但願早晨取了出來就好。說到這裏。事情已是商量妥貼。夫人暫時沒話。想了一會。像似又有什麼掛心。說道。今晚得有機會。要將我身上情形詳細對子爵說。知我那時等候着。但聽得愚夫說。子爵已和夏士華伯爵同入了會館。這一句說還未了。咦。嘻。陡聽得窗戶外。面有許多脚步聲音。都雪南先自聽得。詫道。喔。啊。誰在外邊。夫人突喫一驚。着急道。這怎麼好呢。這話聲早已是抖抖顫顫。說不清楚。那時候緊對着房門。連打很響的三四聲。咯。噠。咯。噠。都雪南道。奇極。這深夜裏不該有人來找我呀。當下他兩人都疑心。麥男爵走往股東總會半路上。瞥見了跟追夫人後面來的。這又變成海爾達街客寓裏第二次了。正在揣想打門聲。更捶得響起來。

兩人沒了擺佈。惟有向屋中四面看望。夫人又道。噯。請看着外邊。斷然不止一人。必有許多人同在。都雪南道。是啊。我起初就知道不是一人。那是更可怕了。料想麥男爵當定我兩人是姦夫姦婦。要想當場捉獲。已帶了巡捕進來。且說裏邊兩人益發慌張。外面打門聲也益發緊急。如擂鼓一般。又聽叫道。怎麼不開。麼不開。麼就要搗毀了。這話聲見。直是巡捕口氣。麥夫人到得那時。已說不出話來。只嗚咽着道。啊啊。打那裏逃走。都雪南也不聽清楚。說道。徒然慌張也不好。只可恨這屋子後門也沒。有。若由下面窗戶。或能出去。……夫人道。如此我就逃走了。說着。早已起身要走。都雪南道。噯。請等一等。隨又留住夫人。暫時側耳再聽。又道。可怪。可怪。我確是聽見有婦女聲口。莫不是巡捕麼。咱們這時候。真是疑心生暗鬼。反倒自己鬧出禍水來。總得細細詳審纔好。夫人還是抖擻着道。着啊。若不是巡捕。當真放心了。這話還沒說完。那窗戶下面。猶如拿那尖鑿子不住的釘錐一般。不知打門的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命婦遭危潛臥室 鄉紳被誘入賭場

話說都雪南和麥夫人在屋裏講話。外面陡來了一羣人。幾乎將門打破。兩人正沒有頭路。那門又接連不斷的撞打起來。只聽接着又道。都雪南先生到底在裏邊鬼祟崇作麼生。再不出來。咱們就打破門戶闖入來。哈哈。這纔聽出說話的是楊娜蝶聲音。都雪南咽下一口氣。對麥夫人低聲道。呀。請放心。請放心。爲什麼來却不知道。原來是我的朋友正說着。外邊楊娜蝶又喊道。子爵。咱們冒着風寒。邀了同伴。一同來邀請你。馬坎圖先生也同來着。快些開門呀。夫人聽了這箇。這纔拿手將胸前。撫摩道。雖則放心。但方纔像似巡捕說話的。又是什麼人都雪南道。那就是馬坎圖等人說着。果然聽見馬坎圖喊道。都雪南兄。快開罷。我裝着巡捕假聲。唬嚇你的。咱們來看你昨天買的家具。帶便請你同行。麥夫人到了這時。魂靈纔又回到腔子裏。說道。怎麼好。你又不能不叫他們進來。馬坎圖是知道我與麥男爵的。若被他看見我的面。那可壞了。大事如今還是照子爵說。打窗戶裏出去看官。可知那時除了從

窗戶裏出去。別的也沒了計策。當下都雪南嘴裏一面說着。既如此。我扶着夫人下去。就是一面手挽手從廊下走下樓梯。又叫道。馬坎圖兒。我來開了。請略等一等。說着。挨身到窗門低處。麥夫人向外面一張刷的望。後飛也似倒退回來。驚道。不去。不去。子爵。這窗外有人在着。那時真是出。又不好。不出。又不好。真所謂進退兩難。誰知那一邊窗下。又聽見楊娜蝶口音道。都雪南子爵。要想放逃。婦女萬萬不能。咱們三箇人把四面窗戶一齊圍守着哩。裏邊兩人聽見這話。猶如萬箭穿胸。好不難受。要知他們在外邊。斷不該知道麥夫人在裏邊樓上的事。只因都雪南儘着不去開門。婦女們腦筋最靈。最快。楊娜蝶頓然起了這箇疑心。都雪南故意不慌不忙。在裏邊喊道。對啊。果然要放逃。一箇女子却把鑰匙遺失了。正在找尋不着哩。可恨樓下燈火也沒有。請再等一會說罷。又附着麥夫人耳朵。輕言道。如今沒有別法。只得苦了夫人。暫且躲入我臥房。直等他們去了。再行回家。一面我想着法子。催他們早走。就是麥夫人那時已是回答不出氣力。毫無通身柔軟如綿。惟有緊緊握住。都雪南手。

腕不放。都雪南重又攜着夫人扶上二層樓。到自己書房旁邊臥室之中。將他關閉在內。却安慰道。我總在三十分鐘之內。叫他們回去。這屋子我下了鎖。任是他們到隔壁書房。入來夫人也不要驚慌。說罷。連忙回身出房。打外面砰的一聲。閉了鎖。錠重又下樓。跑到門邊。叫道。好好鑰匙找着了。待我來開說着。隨開了門。只見馬坎圖楊娜蝶兩人之外。還有兩箇紳士。原來是在會館裏相識的。就說道。啊啊。好極了。光降敝寓。真是難得。一面又故意寒暄道。好。招呼一同跨上二層樓。楊娜蝶先對都雪南道。子爵到底有什麼隱情。私恨將咱們丟在外邊。直不開門。你假說遺失鑰匙。可能欺騙誰來。必定有女子同在一塊兒。驀地受了驚嚇。因此急得沒了擺佈。開不得門。楊娜蝶不管三七二十一。沖口追問。都雪南暗想。隔房裏麥夫人不知怎樣提心弔膽。一面連忙答道。怎麼說有那樣事。麼方纔實是朦朧睡熟了。楊娜蝶道。這些假話實在說得好聽。方纔睡熟的人精神氣色有恁地伉爽的麼。你不是立刻帶好帽子一直跑出來的麼。如今別的都不說。只你那女子躲藏在什麼地方。老實說來。

便罷。一面說一面拿眼睛在屋子裏四面張望。猜疑着。莫是躲在桌子椅子下面似的。都雪南心裏暗暗恨他無禮的舉動。但臉上不好露出形跡。反倒更起衆人疑心。因此故意多說些話打岔。傻笑道。着啊不在桌下。定在櫃上。當真好頑兒。就請搜索一遍也好說罷。擺着頭又對着那三箇人凝看一回。三箇人一箇是馬坎圖。一箇是到法國來游玩的俄羅斯國紳士。還有一箇聽說是公使館裏的書記生。原來都和雪南在會館見過面的。內中那俄國紳士。是到此不久。還不能盡通法國言語。因此不能盡情暢談。却總是拿着手裝手勢。他聽都雪南說了那話。含糊糊連篇插嘴道。大輸贏……大注兒的輸贏……這一句話。摸擬說了好幾次。那書記生在旁。却並無誠摯懇切之意。看他模樣。好似想到夜間無故走入人家屋裏。很爲不安的意見。常常拿手摩搭自己的額角。一會纔道。今晚全然把酒喝醉了。獨有馬坎圖心平氣靜的對都雪南道。我老實對你講。今晚是一同到你新屋來看。昨兒買的家具東西哩。都雪南聽了這話。早已驀地喫驚。暗想他既要來看家具。隔壁麥夫人躲的

屋裏早晚必定也要進去看的。這是萬萬使不得當下一面害怕一面連忙換了口氣。意欲阻止他道：「噯，那些東西見直是亂糟堆着一些也沒有整理齊全。再者夜間看着又很不清楚。」馬坎圖還沒回答，只聽那書記生對馬坎圖催促道：「怎麼老兄咱們外客斷沒有無故搜檢人家住房的理。咱們原是另有緊要的主見來的。請先將那主見說出纔是。」馬坎圖點頭道：「好好都雪南兄，你道爲何？就是昨晚的輸贏那箇夏士華伯爵……說着將臉對着楊娜蝶那邊看，都雪南陡聽了暗想裏，間麥夫人聽見夏士華姓名更不知怎樣難過哩。他雖則替麥夫人擔憂也是無益。那時楊娜蝶聽馬坎圖說了半句，就接着道：「這箇都子爵我在拍賣場曾經說過。夏士華看見了我必然想戀着我。今晚託詞賭鬪骨牌要找到我家來哩。」書記生夾嘴道：「因此咱們今晚要到楊娜蝶家裏將昨晚輸去的翻取回來。那俄國紳士又接連道：「大輸贏……大注兒的輸贏……馬坎圖道：「怎麼着你不是要打聽他的根脚麼？都雪南那時實在不能出門答道：「噯，在下雖承諸君勞駕相招……馬坎圖連忙攔住道：「不要

說那些話。快些走罷。都雪南道。不。我要睡了。楊娜蝶又道。怎麼要睡麼。子爵不是在寫什麼。信麼。喏。咱們看這信上。有什麼事情。自然明白。一面說着。一面早已走近桌子。身旁。原來楊娜蝶不知禮節的行爲。連馬坎圖也自喫驚。阻止道。哈。姑娘。不論誰人。不論什麼事。斷然不能擅自看人家的書信。楊娜蝶道。我任是不看。可也知道了。但都子爵恁地鬼鬼祟祟。我想必有女子躲藏在此。都雪南道。實因來到巴黎。一封。信也不曾寄往家鄉。今晚正打算慢慢地寫。馬坎圖道。你又發戩了。任是今晚寫了。今晚也不能寄出。須待明兒傍晚。郵政局纔一起打好包。封發寄。這其間。須還有十八點鐘。耽延。任是今晚不寫。明兒寫也舒徐得很哩。都雪南道。不論怎麼。今晚斷然不能奉陪。少了我。一箇。難道就不見勝負麼。楊娜蝶道。不成不成。今晚因有布里克尼的紳士來。我另招了兩箇女友到場。那兩箇女友。定要見見子爵的面。打今天早晨。直等。到此刻了。說罷。書記生也幫着道。當真。咱們許多人。爲此相請來的。閣下。莫再推辭了。果然是箇好機會。今晚勉強奉勸。一同前去。入了夥兒。一定大勝。俄國紳

士又道。大輸贏——大注兒的輸贏——着啊。着啊。都雪南被他們七嘴八舌苦苦相勸。雖則難以分辯。但依舊遲疑不決。那時楊娜蝶忽然拍手叫道。得了。我有一條妙計。子爵既不願到我家去。咱們就在這屋裏如何。馬坎圖道。果然很好很好。楊娜蝶道。若是此計可行。我那邊兩箇女友也喚他過來。夏士華伯若知道了。必也尋找而來。至於酒館等食物。只囑咐店家送到這裏。子爵這箇好麼。恰好這裏的桌子。正和骨牌檯子一樣。並無阻礙着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說着在座大眾同聲道。好好這裏地方很寬廠的。都雪南到了那時。益發迷惑不定。麥夫人躲在隔間。若在這屋裏聚賭。他須終不能逃回去。這賭又不是一點兩點鐘能了的。賭得兇時。見直連到六十點鐘（兩天三夜）也是常事。若當真連下去。麥夫人就再沒有回家之時。如此是萬萬不便的。想夫人在隔壁也聽見這話。不知怎樣心焦。料他必定願我出去。他獨自箇纔能回家。安然無事。況且先前說過。夫人於夏士華還有別的事。今晚我遇見他正好。問問他住址。告知夫人。雖則不知他兩人有何緣故。但夫人在隔間聽見。

叫夏士華到這裏來。不知意見如何。若是不願意。夏士華來我答應了。反爲不美好。好我見直和他們一同出去。就是都雪南獨自一人。正狐疑着想計。只聽楊娜蝶又道。噫。怎麼樣。還是一同到我家去啊。還是在這裏呢。都雪南道。既是你們苦勸我也。不便過却。只得遵依諸君而行。楊娜蝶道。恁地就在這裏麼。都雪南道。不還是拜望楊姑娘的宅子罷。就請諸君領道。馬坎圖道。那是好極。書記生道。着啊。如此咱們就走。俄國紳士又道。大輸贏——大注兒的輸贏——都雪南當下故意高着嗓子。要叫麥夫人聽見。說道。着啊。咱們走吓。這樣決定。總可以放心了。說着。將那沒有寫畢的信捲起來。收藏好了。大家一同起身。一陣扑扑橐橐。下了扶梯出門。都雪南心裏猶自想着。這麼着以後。夫人能得安然同去纔好。楊娜蝶一路走。一面又道。起先我總疑心。都子爵藏住女子。如今看來。原來是沒有這件事的。馬坎圖道。可是哩。我早知沒有這事。都雪南兄。須不是那樣人。大家三言兩語。胡亂搭趟着。麥夫人在屋裏聽得話聲漸漸遠了。開去。末了。直到聽不見人聲。且說大夥兒結隊聯行。到了楊娜

蝶家都雪南放眼一看。只見華堂上銀燭高燒。爭如白晝。金爐裏香煙細裊。搖颺柔魂。暗想這倚門賣笑入洞迷香的賤婦人也住這華麗堂皇的房屋。真是意想不到。正在稀奇。楊娜蝶領着衆客進了客廳。驀然見有狀如女優二十多歲的兩位絕色美人並肩而坐。他們見衆客到了。也自上前招呼。却接待都雪南更加倍殷勤親熱。誰知都雪南遇見這種快樂有趣境界依舊沒有留戀之心。過去對馬坎圖道。馬坎圖兄既要鬪牌爲什麼還不快些上場。我明天早晨有事須得早起。如今該早鬪早完好早回去睡覺。馬坎圖連忙撐起眼睛。遞了一箇眼色。似乎呵止他的意思。隨道不是酒飯還沒有整備麼。咱們餓着肚子就上賭場也須被人笑話。都雪南道。恁地我却不算叨擾諸君不是說鬪牌來麼。馬坎圖正在煩惱。楊娜蝶已出來招請衆客。進入飯廳。一面又回身領路。原來備的是家常便飯。雖道不得山珍海錯。却是肴饌精美。酒氣芳香。倒也別有風味。在座幾箇人都是詼諧調笑。舌上生蓮。惟有都雪南是至誠君子。不會掉嘴。但聽他們說笑有趣也自逸興過飛。開懷暢飲。不知不覺。

酒量已過了度。約莫喝了有一點多鐘。方纔飯罷散席。這就同到鬪牌房。只見居中擺着圓桌。四邊圍着許多椅子。椅子旁邊一張茶几。安着幾瓶酒。原來預備賭輸的人。喝着酒。壯壯膽子。不致挫氣。但則這裏是早已佈置妥貼。不料座中最要緊的那位夏士華伯爵。却還沒有到場。這些人裏誰也沒有願做莊主的。大家只靜坐等待。覺得焦灼。非常。都雪南早有幾分醉意。但心裏明白。並不露慌亂形狀。他更是等得不耐煩。悶坐不住。立起身來。到大廳上散散步。正走之間。恰好望見一箇紳士打外面入來。暗想夏士華到了。及至到得面前。那裏是夏士華。乃是銀行司事人筮開華。當下大衆瞥見了他。很爲高興。意欲拉他入座。替夏士華代做莊主。都圍着過去相勸。筮開華推辭道。叟使不得。銀行司事人若入了賭博夥兒。立刻失了各股東的信任。當下不肯答應。一會又對都雪南道。子爵我前次薦來造家具的工匠。怎麼樣。都雪南道。很好。已在動手。我打算重用他哩。筮開華道。既是子爵寵愛他。好極好極。實因要探問這事。今晚到過你去的會館。也不得見。料想多半在這裏。楊娜蝶在骨牌

房聽見這話。搶着道。笄開華先生。怎麼你說料在這裏。豈知他今晚不要來。實被咱們大夥兒圍定拉着來的。原來他安頓了房屋。暗地引誘人家女子。入去哩。都雪南遇見笄開華那張輕舌快嘴。早則害怕。又聽楊娜蝶說出女子二字。更是忐忑一驚。誰知笄開華早已聽得明白。問道。怎麼子爵引誘女子。都雪南着急非常。分辯道。你想可有那樣事麼。只因將鑰匙遺失。一時找不着開門。遲了些兀的就受他們猜疑。若有女子在裏邊。我還能撇下到這裏來麼。楊娜蝶道。這是心裏煩惱着。萬不得已來的。你只看他左又不是右。右又不是的模樣。我想他必是沒了妙法。藏在臥房之內。墮可惜。可惜我若開了臥房門。入去查看就好了。唉。可恨那楊娜蝶不懂世故。索性盡情盡意的說來。都雪南心裏如熱火焚燒。暗想真箇如何是好。正在爲難。忽地來了一箇救星。不知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四回 翻天印連戰負多金 待晨星盡情吐隱事

話說都雪南被大眾說得難堪。正在着急。忽地外面像似夏士華走了進來。只聽得

隔壁屋裏的人。一同起立歡迎。叫道。喏。伯爵。你不到來。偌大輸贏。至今不曾上手。直等待着哩。着啊。快些做莊。做莊。大眾正在同聲催勸。那時。筮開華看。一看。夏士華形狀。回頭附着。都雪南耳。朶道。你看他們。要想謀吞夏士華銀錢。非常歡喜。你瞧。一刻兒。要被夏士華謀吞去哩。只看他萬分沉靜的相貌。就可見他肚子裏暗暗好笑。笑他們。直凭妄想癡獸那樣的人。須不可輕心大意。都雪南道。恁地時。骨牌之內。又有什麼弊端。麼。筮開華道。那却難說。但外國人流寓他鄉。逢着窘急。什麼事也做出來。閣下今晚。總須格外留意。今晚我也暫且入座。窺看他。若是我。要停止時候。閣下也須停止。我在這裏。不怕他掉鬼。閣下若是儘着鬪下去。就很危險哩。筮開華鼓起一片誠心。告訴都雪南。但都雪南却毫不在意。他原是決定主意。要將身上銀錢。盡數花用。遇着這箇機會。正中下懷。又好探明夏士華住址。答道。怎麼就是輸也管不得。我爲要向夏士華那廝打聽他住址。筮開華想了一會。又道。是啊。那廝在銀行存貨。賬簿上寫的是閣下住的那家。海爾達街客寓。誰知他到銀行寄存物件。那天已是

出了、客寓。他又、不、改、正、却、拿、假、住、址、寫、着、我、須、要、問、他、一、問、他、見、我、在、這、裏、問、他、必、定、厭、惡、但、也、管、不、得、了、說、罷、就、直、走、到、骨、牌、房、門、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叫、道、夏、士、華、伯、夏、士、華、伯、夏、士、華、聽、得、叫、他、繃、着、眉、梢、咕、嚕、道、那、聲、喊、的、爲、着、什、麼、事、筮、開、華、道、呀、有、話、和、足、下、說、爲、因、這、裏、人、多、於、足、下、不、便、只、得、請、讓、一、步、說、話、筮、開、華、這、口、氣、實、在、不、大、好、聽、若、使、夏、士、華、果、真、是、箇、正、經、紳、士、他、做、了、伯、爵、分、兒、不、該、無、端、被、人、直、聲、呼、喚、就、是、呼、喊、也、早、該、憤、怒、起、來、責、他、無、禮、誰、知、他、聽、筮、開、華、說、了、反、當、真、怕、旁、人、聽、見、一、般、連、忙、走、了、出、來、問、道、什、麼、事、在、這、箇、所、在、只、請、望、簡、便、處、說、筮、開、華、道、原、是、簡、便、的、就、爲、問、問、足、下、的、住、址、夏、士、華、道、哦、我、的、住、址、……筮、開、華、衝、口、直、說、道、正、是、照、着、第、哈、銀、行、司、事、人、的、身、分、請、問、的、足、下、在、咱、們、銀、行、寄、存、物、件、存、貨、簿、上、並、不、寫、明、真、住、址、夏、士、華、道、怎、麼、說、是、真、住、址、老、兄、所、說、我、實、在、不、明、白、筮、開、華、道、咦、足、下、隱、瞞、着、總、是、不、好、夏、士、華、道、怎、麼、並、不、隱、瞞、這、種、難、聽、的、事、情、……筮、開、華、道、任、是、難、聽、也、是、沒、法、打、聽、存、主、的、住、址、是、我、分、內、的、事、若、不、問、明、或、遇、存、主、

死了。那寄存的物件很難處置。本行章程上業已載明。存主若有遷移等事。應將住址報明的話。夏士華道。到得遷移時候。我自然前來通報。筮開華道。這是怎麼說。足下不是已經遷移了麼。簿子上寫着海爾達街客寓裏。豈知早已不在客寓了。夏士華道。那箇你怎地知道。筮開華道。知道着哩。原是和足下同住客寓的。都雪南子爵告訴我的。都雪南在座上聽。筮開華說出他姓名。裏十分厭惡。但也沒法。那邊夏士華反懊惱起來。帶譏帶諷道。怎麼都雪南子爵於我遷移……那真是多承照顧了。筮開華道。不是恁地說。子爵那一天恰好和我拿着寄存物件裝入足下隔壁連號庫箱哩。那時在內庫口兒上。和足下正擦身而過。他就說。喏。這人與今天早晨遷出客寓的那人面貌很爲相似。後來我去探訪。足下果然已不在海爾達街客寓裏。却爲什麼。本行帳簿上依舊那麼寫着。因此我十分疑惑不解。夏士華被他搶白一頓。好是沒話回答似的一會又道。嗚。果然我正打算告訴你哩。我已搬到大旅館。只因到貴行寄存物件之時。還不知那家大旅館有空屋也沒有不能預定。因此至

今寫着海爾達街客寓。篋開華道：「既如此，待把存貨簿改寫了。大旅館就是說着。正要走開，不道今番夏士華反叫住問道：『老兄就爲這一件事麼？』篋開華道：『就是這箇。』夏士華又道：『但兄弟有句話，貴銀行章程上載明，牢守人家機密，斷不將寄存物件事告知他人。如今貴司事人在這大庭廣衆之中，公然將這事傳揚出來，這也是分內事麼？』篋開華無意之中被他責備幾句，雖則有些不好意思，却依舊回駁道：『恁地時可見足下的存物乃是極秘密，不能告人的東西。』夏士華喫了一驚，答道：『那此事情老兄就不該問他，雖不是秘密東西，但因老兄舉動有些可疑，這纔動問。』篋開華道：『就爲不知道足下遷移處在難得在這裏遇見，趁便動問足下。若有什麼不自在，請存到別處去不好麼？』篋開華直心直口說出這句話來，夏士華也斷然決然道：『如此就取回存往別處說罷。』依舊進入骨牌房。篋開華又對着都雪南低聲道：『那廝雖則恁地說，但究竟住在大旅館不在還是不分明明兒，早晨叫箇書記去找，問、找、問、再、說。』那邊夏士華走進，大家一同起立招呼，他就坐在上位，起手做莊。篋開

華又對都雪南道。我知道賭錢的事有箇秘訣。須得叫對賭的人。憤怒生氣。心裏慌忙。自己纔能占勝。那廝方纔和我說話。正在生氣。我坐下去。他益發要氣憤起來。這其間就難保要輸。你總看着我的模樣。鬪照先前說話。我停止之時。你也停止。我若在他場。他斷不敢胡行作弊。我若不在。怕就鬧出什麼亂子。不是當要說罷。就回身走進骨牌房。原來這箇賭法和我國打牌九相似。一箇人做東。名爲莊主。旁邊的人多。磕着錢賭博。勝負莊主須先將本錢拿出。安在面前。贏來的也積在裏面。名爲積本。若是積本輸完。這就算輸了。輸了之後。若願再賭。又須加添積本。但加添不加添聽本人。心願自便。當下夏士華面前擺的積本。是十萬法郎。旁邊又另安着五千法郎。算是替楊娜蝶及那兩箇美人積的。那時大家動手起來。都雪南望自己懷裏掏了一掏。見有一千法郎的銀票。十四五張。心想。每次賭一千法郎。也能輸十四五次。任是接連輸着。也沒阻礙。但因另有要事。果然依着筮開華說的話。看他臉色行事。誰知筮開華當真有先見之明。不過一點鐘前後。早已贏了二萬多法郎。原來筮開華

歡喜活潑着賭。不愛扭扭捏捏的。起初就一口氣賭了三千五千。因此約莫也贏了五六萬以外的人。互有輸贏。末了到底是莊主輸了。只見夏士華的積本輸得一箇也不賸。箇開華是箇精明老練之人。那時早已要想下場。數一數自己的錢。暗地對都雪南催促道。啊。不想我贏了七萬法郎。若再鬪下去。就要直到天亮。我須得早些回去。怎麼樣。都雪南子爵。你還不走麼。都雪南正要立起身來。旁邊楊娜蝶看見搶着道。贏了。贏了。就逃走。不太很麼。箇開華一面笑着。一面駁道。却待怎地。贏了。下場輸了。下場須總要佔一條路。逃走一門。若是兩條路都不能佔。都不能逃走。請問該是怎麼說罷。也顧不得。都雪南頭也不回的去了。都雪南却是很難爲情。一面說道。好好。如今儘我手裏拿着的。再賭一回。便罷。一面又在袋裏掏出三萬多法郎。安在桌上。大家見了。立即鼓起勇氣。答道。着啊。這一回決定勝負。幾多有趣。再看夏士華。好是心裏想着。可怕的對手。已去從此。必能大贏似的。臉上已不是先前閉鬱。早則色舞眉飛精神。十倍。他就放出全身。翻天印。倒脫靴的本領。隨將骨牌又切理停。

當說道着啊。還是順來。還是倒來呢。一面將牌攤開。重又起手。果然不上一刻。都雪南已將三萬盡行輸去。倒也安下了心。從此又要回去。剛剛立起來。夏士華又嘲笑道。可是子爵沒了本錢麼。都雪南先前酒興至今還沒全消。當那神氣勃勃之時。忽然聽了這奚落的話。負氣答道。沒了本錢。這話很爲詫異。是將我身上的錢盡數輸去。誰曾怕來。唉。原來都雪南早入了夏士華的圈套。自己兀的不知。夏士華又道。既如此。請再鬪一會。玩意兒若果然輸完了。明兒早晨。我有的儘可奉借。若照起先那廝些須兒。輸贏就要擔憂。害怕我早知道。須不和他出上手。場夏士華益發說出無禮話來。原是要激起都雪南憤怒。就照筮開華先前所說秘訣。一般誰知都雪南早已忘却。拋到東洋大海。答道。好。咱們就賭。說着。旁邊坐着的書記。生似乎要好。指點都雪南道。閣下總該知道。身上帶的銀錢輸完之時。只須拿一張自己名片。外面簽上 IOD 三箇字母。下面任是一千法郎。二千法郎。依着自己心想。或是該用若干注上銀數。那就和銀行鈔票一般。外面都可通用。贏錢的人拿着那張名片。交與會

館的帳房由帳房照數支取輸錢的人也照票上簽明的數目第二天交付會館帳房裏這箇是最便當了都雪南本來不懂這些情形如今聽見書記生說來果然想着很便當似的答道恁地麼只要寫上I O U 三箇字就得麼夏士華插嘴道是啊同在一箇會館不論多少只須這三箇字都雪南那時猶如入了夢境一般隨取出一本日記帳簿盡行撕破下來一張一張都簽了自己姓名每張又各各寫着一千法郎銀數和I O U 三字從此放開大膽重又狂賭起來看官可知I O U 三字是英國文字裏I o v e y o u 一句話中國意思叫做借給你票上寫着這三箇字就猶如借票一般當下都雪南既爲了頭隨後那書記生馬坎圖連翩輸了下來也拿這法子來使大家你一張我兩張好如風捲殘雲秋飛落葉都堆到夏士華面前夏士華一些也不亂一箇一箇分開理積起來遇着自己輸了就將原人的票子付還原人再不然也拿帳簿撕下來照樣寫付無奈夏士華是賭中精怪略一作鬼別人的銀子又到他那裏去了後來都雪南馬坎圖輸得連那帳簿上的紙都撕得乾淨沒了擺佈惟

有空手擱在卓上面面相覷。夏士華到了那時，這纔緩緩拿起那許多票子來點數。馬坎圖道：「都兄怎麼樣？」都雪南道：「我就此停手回去。」馬坎圖道：「着啊，手運不好的時候，任是多少也會輸了。我也就回去哩。」說着，早已立起身子。那書記生和俄國紳士也是一敗塗地，意思還要想留住他兩人，獨有夏士華却已如沒事一般對他兩人道：「都雪南兄，票子是九十一張，共該九萬一千法郎。馬坎圖兄是八十二張，共該八萬二千法郎。明兒晚上兄弟拿到會館裏換銀子去，二位不論早晚請把銀子付去，便了他兩人心裏正在煩惱，也不聽見就同着出門而去。」都雪南本要將銀錢花用乾淨，倒也沒有什麼，想道：「好好明天到銀行去，只把那手箱取了出來，就沒了別的事。」回到鄉間，好和我綺華過安樂的日月。這巴黎地方二次再也不來了。都雪南心裏恁地想，馬坎圖却有些肉麻，問道：「今天真真倒運，你打算怎樣？」都雪南道：「怎樣？明兒照付他罷哩。」馬坎圖道：「不付自然不行，但你還有銀子麼？」都雪南道：「我只是恁地打算你呢……」馬坎圖道：「我是一些也沒有了，但却有箇借錢的處，在我打算去。」

借些來。你若不够。只對我說。我替你借去。說罷。兩人分手而別。都雪南一路上胡思亂想。我出來了。麥男爵莫要預備好了。伏着捉拿我。不一會。到得寓裏。只見那梳洋燈已點殘了。那火光已沒了。力猶如等待主人回來似的。嘴裏叫道。呀。打過三點鐘。快些睡哩。說罷。握了洋燈。走入臥房。剛到門口。不料倏的臉上變了色。喫了一驚。喊道。哎呀。壞了。事。晚間將夫人關閉在這屋裏。外面下了鎖。見直忘了。連忙取出鑰匙。開了一看。裏面緩緩地走出麥夫人。說道。好。回來得早。都雪南道。夫人。全是我誤了。事。把鎖的門忘了。麥夫人道。我見天沒有亮。也不管什麼。料想你必然早回。直安心等待着。都雪南道。但男爵會議。可曾回來。麼。夫人道。他若回來。我吩咐阿麗前來通報。如今並不見報。想是還沒回哩。這時到天明。有兩點鐘。還可以略爲談談。你已把夏士華住處問明了。麼。都雪南道。聽他說住在大旅館裏了。夫人像是略爲安下些心。向椅子上坐下。道。如此還有一件事。須得求你幫助。都雪南心裏正有些不耐煩。答道。不知是甚事。但我不能常在這巴黎。怎的是好。夫人道。你不說要住六箇月。麼。

都雪南道原是恁地想爲因這裏實在煩鬧得不開交。估量就要回鄉。夫人聽了。臉上陡然起了可憐之色。有幾次含情不露。欲語還羞。看那形容。恨不得將五臟六腑都和盤託付與都雪南好一會。囁嚅道：你若去了。我的事就付了流水。若把我一生命運的事說一遍與你聽。你可又道我是箇不知禮義的賤女。嚶……都雪南眼見這副情景。又忽起了憐惜之心。問道：呀。怎說我輕看夫人。但婦女閨門密事。男子不便與聞。我就是守着這箇意思。夫人道：果然你是正直丈夫。但遇着急難。偶然爲之難不成。就傷了行檢。我想我的來由。都禮敦男爵必定和你說過。我正和你同生在布里吞尼州……都雪南道：這箇並不知道。夫人又道：我父乃有名的鄔克嵐子爵。和都男爵比起來。我父却要年長些。他兩人是肺腑之交。時常同伴出外遊歷。麥夫人說到這裏。就把他一身的事緩緩的說來。原來夫人十四五歲時候。父母雙亡。只有一位伯母毛梨珮夫人。當時收留寄養在他膝下。毛夫人初年常和丈夫漫遊各國。所交際的外國人很多。凡是外國紳士來到法國。沒有不到毛夫人家裏看望。

那夏士華也是由此認識漸漸熟了。後來見了鄔子爵小姐（就是如今麥夫人）心裏非常愛慕。鄔小姐芳年麗質，情竇初開，也引起了愛情。兩相歡悅，再者伯母究非嚴厲的父母，可比那能頃刻不離監督着姪女兒。因此上他兩人竟自結了夫婦之約。說話的表明，鄔小姐和夏士華成了長久夫婦，倒也才男貞女，天上人間，博箇美滿姻緣。白首偕老，不料成婚不多幾日，忽打聽得夏士華家鄉早有了本妻。這箇消息一經到耳，只落得毛夫人的吃驚。鄔小姐的悲傷亂在一處，但已經過門也是沒法。毛夫人因夏士華隱着現在本妻，誑騙良家處女，心裏氣憤不堪，就將這事老實對亡弟好友都禮敦男爵說明。都男爵大罵夏士華不守人道，污我亡友的愛女。陡然要想殺却了他，甘心誰知夏士華見勢不佳，早已逃回本國，就也無可如何。但想這事漸漸傳說開去，豈不傷敗了鄔家聲名體面。連忙設法按住了，隱瞞着。一面將他伯姪二女人送至意大利國暫住。及至度過寒冬時，交春首，這纔接了回來。住在毛夫人別墅裏。鄔小姐重又整頓，再出應酬交際之中。那時纔遇見了麥慕倫男爵。

男爵一見之下就和都男爵提起意欲求婚。都男爵將夏士華的事隱瞞着。只說外間有人捏造訛言的話。並問如此如此。不知尊意怎樣。麥男爵那時爲了鄔小姐。已是色授魂與。廢寢忘餐。就道怎麼常言道。人言如水。防不勝防。那裏管得許多。鄔小姐也十二分恨着夏士華。行同誑騙。一見麥男爵如此懇切。隨即答應下來。結爲夫婦。這一節就是麥夫人的細情。其實這件事錯誤全在當時。都男爵只對麥男爵說是外間捏造謠言。並不將實事明說。若那時老實對麥男爵說了。如今倒安樂度日。也不至擔憂害怕。隱忿含羞。只因當時瞞得不通風。後來反難以啟口。只得到底瞞着過去。麥夫人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說來。都雪南聽了。很爲動心。暗想我伯父做事和麥夫人所爲這罪。過到那裏爲止。伯父素來正直。怎的這件事單單欺侮着好友。麥男爵將這婦人當做白璧無瑕的處女。哄誘他成親。……又轉念道。嚶。料想我伯父和鄔克嵐子爵也和親戚般交好。雖則出了事故。也須顧着鄔家的聲名。沒有法子不得已。這纔勉強用了這箇計。真是世上說的左右做人難。要不然總不能兩全。

其美。但則當時瞞過了。却不知道後來終有爲難之時。想到這裏。都雪南也覺爲難。實在沒箇萬全之策。隨後又想到麥夫人既嫁了麥家。已有十多年前。却還要私下送那手箱與夏士華。這又爲何。因此心裏還有疑心。不能解釋。遂又搔起頭來。向夫人發問。不知所問爲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五回 挾女索財情同勒贖 借名貸款意在牽連

話說都雪南心裏還自懷疑。對麥夫人問道。既如此爲什麼。將那手箱送與夏士華呢。夫人遲疑了半晌。纔定了想頭。答道。那麼內中還有細情。索性老實對你說了。實因我和夏士華分手之時。腹中已有了……懷孕。都雪南驚道。呀呀。怎麼說。夫人已有了。夏士華的孕麼。夫人道。是我實在羞得……都雪南道。這件事我伯父也知道。麼。夫人搖頭道。不都因那時伯母毛夫人再三隱瞞。說斷不可和都男爵說知之過。若使當時說明。如今也不致有這等事了。都雪南問道。以後怎樣呢。可笑。都雪南起先說不聞婦女們密事到了。此刻不覺也深入其中。還要逐件追問。當下夫人答道。

後來和伯母同到意大利卑薩地方。纔生產下來，都雪南道。那孩子……夫人道：「孩子……如今想來也毫不足惜。原來既是女子，身體上又有殘缺，兩眼全然瞎的，說着眼淚已斂的弔了下來。一會又嗚咽道：『當時延請一位醫生來看，還想醫治過來。』誰知醫生說：『生來的盲目，再也沒有法子醫治。』我惟有抱着他哭泣。伯母毛夫人本是無子的人，一些也不加憐惜，反倒勸我留在家中操心勞力，不如寄養人家的好。子爵可知愛子之心？父母總有的我那能放心拋捨。正在遲疑過了一兩天，那孩子聽見我的聲氣，就見了笑形，對着我笑，像似要睜開那雙瞎眼，看着我的臉似的。這箇情形，怎由我不心疼？子爵請估量估量我的心。我當時對着伯母說明，不忍拋捨的話，意欲即日回國，好好撫養於他。可奈伯母再三不許。有一天晚間，我已睡了，伯母不分皂白，瞞着我，竟把孩子送了出去。及我知覺，心裏悲憤，幾乎發了癲狂。伯母並不在意，只說已寄交一箇親戚留養你，你放心。就是我问那親戚家在何方，伯母直不肯說。我想也是無法，只得暗地用盡心力，四處探訪，纔知道那人家住處，私自

出門去看。只見那家乃是一對兒六十多歲的老夫婦。先前有兩箇兒子，却從小兒一齊死了。如今肯收養這瞎眼女子，無非爲慰情聊勝。開開兩老的心懷。當時我察看，他兩人對着女孩，倒也有些親熱。就勉強安了些心。況且要想領回，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沒有法子，苦苦哀哀的回了本國。回國不上幾時，就和麥男爵結婚。但年復一年，母子總不得見面。身子雖在他方，這心肝却總離不了。意大利那孩子，不知長成得怎樣了。又念幼小時，候倒也罷了。到得長大，懂了人事，帶着一雙不見天地的瞎眼，不知怎樣的不自在。恁地想來，我眼淚也不知丟了多少。明知對着現在丈夫，是一件不了的事。要想對他說明，或者丈夫見憐，恕我從前的罪，許把那孩子領來收養。但若是好孩子，倒還有箇希望。可奈又是箇殘廢之人，不但他見了憎嫌，而且要輕薄嗤笑。於我加上我的羞恥。那時我更做不得人。嚶子爵這樣生生世世不了的事，到如今我雖出口也覺貽羞。這且不表。單說那時，我還沉迷在夢中，心想有誰能替我，到意大利走一遭，看看那孩子，心裏萬分感激。要想向伯母商告，可巧我

成婚以後不多時，伯母就做了黃泉之人。又想我乳娘阿麗，本可放心差遣，可奈往意大利，必須經過多日。若被丈夫看見，必然陡起疑心，正在沒箇擺佈，忽地記起了夏士華。麥夫人說到這裏，將手撫着胸前，把心定一定，略換一口氣，又道：「我想那孩子終是夏士華親骨血，他的愛憐必和我愛憐相同。若把這事託付於他，比別人究竟千穩萬妥。況且那孩子聽說是他的親父，定然加倍膽壯心寬，待到孩子長成十四五歲，就叫夏士華帶到巴黎，多備些兒妝奩嫁資，或者有人憐他，娶爲妻室也未知。我想計既定，就細細寫下一封信，寄與夏士華，他當即來了回信。」內中說道：

吾與卿從前種種，已付春婆一夢，拚各相忘，所不能忍置者，盲女耳。念言及此，不獨悲苦交集，且懼吾與卿之罪孽俱深，乃直行往意大利，盡其力之所及，以保護之。然吾鄉國之妻已死，貲財亦盡，無所遺存，以是又計往摩那哥。

國名專以賭博爲國政有一位

博奕大臣組織了一箇政府，倒是完全獨立的歐洲各國的人，要想得一本萬利發大財的，都到這國裏去。

以決一戰，方自籌擬，適卿

之函來，何幸如之。至盲女之事，則固有罪惡深重之。父在，卿可母懸懸遠念。

夏士華來信這樣說。我也略略安心。隨又寄去一信，囑他格外加意保護。隔了幾時，心裏又放不下。適因有別的事情，就差發乳娘阿麗往意大利探看女兒情狀。那時女兒已是九歲，眼睛雖則不見，軀幹兒却還長得苗條。據阿麗說來，面貌十分美麗。目下天天入盲啞學校讀書。夏士華果然常時從摩那哥去到寄養的人家看視。我聽了阿麗的話，才又放了一百箇心，把那魂靈兒從意大利收回一大半。以後倒也沒事。到了本年秋間，夏士華忽地寄來一封密信，道：

吾撫女多時，今不幸留養之戚家夫婦並故矣。自今以後，不能不別爲女謀。然吾固無此貲本，不得已將挈來巴黎，與卿商議計莫妙於措相當之金，以女名而儲之銀行，俾盲女得收其利，以爲存活。至其金數，大概得五十萬法郎足矣。

我見了這信，又驚又悲。一時沒了擺佈，只得先覆一信，說本要將女領回，適遇寄養親戚亡故，私心反大歡慰的話。那一天，又由海爾達街客寓來一封信，說他已帶着女兒來到這裏，但自己不能在巴黎久留，極遲三天以內，必須來領女兒去。云云。我

雖。要。想。領。女。兒。回。來。可。奈。斷。不。能。進。入。麥。家。門。內。看。來。惟。有。照。依。夏。士。華。的。計。策。預。備。五。十。萬。法。郎。銀。子。存。在。銀。行。叫。他。過。活。但。我。是。箇。女。流。怎。能。立。刻。得。如。許。大。款。想。來。想。去。一。時。沒。法。就。對。夏。士。華。說。明。只。得。將。那。金。鋼。鑽。石。賣。去。救。急。思。量。已。定。無。奈。那。幾。時。丈。夫。不。大。到。銀。行。裏。去。終。日。在。家。時。多。我。一。步。也。不。能。離。開。心。裏。又。非。常。煩。惱。直。到。第。三。天。早。晨。忽。地。丈。夫。有。事。出。門。我。得。了。這。箇。空。兒。急。忙。帶。了。金。鋼。鑽。手。箱。出。去。這。以。後。的。事。子。爵。是。眼。見。知。道。的。被。丈。夫。瞥。見。沒。處。躲。避。纔。將。手。箱。寄。在。子。爵。這。邊。都。雪。南。聽。了。這。箇。原。由。既。憐。麥。夫。人。際。遇。艱。難。又。惜。瞎。眼。女。兒。安。置。不。便。不。覺。深。爲。嘆。息。一。會。問。道。這。件。事。可。也。真。累。死。人。但。夏。士。華。住。在。海。爾。達。街。客。寓。裏。帶。着。女。兒。怎。樣。安。置。呢。夫。人。道。我。也。不。懂。他。意。思。昨。天。又。將。夏。士。華。來。信。重。覆。細。看。這。纔。前。後。明。白。原。來。信。後。還。有。一。節。說。雖。則。帶。了。女。兒。來。只。因。同。在。客。寓。多。有。不。便。生。恐。被。人。看。見。疑。心。特。地。又。將。孩。子。設。法。寄。在。本。街。附。近。一。箇。婦。人。家。裏。頭。一。天。我。看。信。時。過。於。慌。張。致。將。這。一。節。失。看。了。都。雪。南。道。那。婦。人。家。姓。名。住。處。夫。人。可。知。道。麼。夫。

人道爲因。不知因此要求。懇子爵哩。都雪南緊接着道。喳我……夫人又道。正是子爵可知。我如今萬不能與夏士華相見。只因丈夫正在疑心。那能再私自出去。惟有懇求你去見夏士華。將女兒寄住人家。探問明白。感恩不淺。都雪南到了這時。已將麥夫人秘密之事。一概聞知。那能重復辭絕。却道不是推諉的話。這件事實是我力量不及的難題。這等隱密的事。夏士華肯明告於我。夫人道。話也有理。但你只說明是都禮敦的姪子。並將你在海爾達街客寓。我來存寄手箱的事。詳細說明。夏士華必然放心。對你直說了。都雪南道。雖是恁地說。但他若捏造虛言。這便如何。可知令媛的面貌。我從沒有見過。不能認識哩……夫人道。呀。他的話真假。立刻可見。分明只要他說出那婦人家住在那條街。幾號門牌。我立地就差阿麗親到那家。將孩子領出。另找阿麗相識交好的人家寄住。方纔對你說過。阿麗當女兒九歲之時。曾到意大利去見過他。面貌夏士華那能弄假爲真。即使他捏造虛言。須不能瞞過阿麗。立刻就見破綻。麥夫人再三辨白。都雪南這纔決定心腸。答道。如此甚好。明兒

早晨當先到銀行取出那手箱到了午後就往會館裏找夏士華探問則箇夏士華那人深謀狡計不是尋常的男子或者我竟問不出箇道理也未可知但他如果不存歹心必須有句着實的回話若是沒有回話時就那是實存歹心的證據我立地和他決鬪一戰分箇輸贏麥夫人聽他這樣義氣猶如肩膀上卸下一挑重擔千萬道謝不已說話間早已是夜色闌珊東方發白麥夫人就要起身告辭伸出一雙纖手遞與都雪南都雪南恭敬敬握着回禮夫人又道那事明天恐怕不能會談到得愚夫見客那一天萬望子爵到會那時必有空兒可以聽夏士華的回話那手箱到午後三點鐘差阿麗過來受取說罷就要下樓都雪南送到樓下裏門口麥夫人向前後四下裏張望一週見沒箇人急急匆匆的走去從自己後園挨身而進都雪南直待看不見夫人身影纔登樓入室嘴裏咕嚕道啊要寫的信又不能寫但明天若把事情做完了我已脫然無累之身也不必寫什麼長句只須後面寫着將要回鄉話就得了。一面想着。一面躺上臥牀。及至一忽微微醒來。早是第二天早晨。

八點鐘時候，都雪南一溜碌跳下牀來，穿上衣服，要想將昨晚的信寫好，轉念今天的事情完畢，即日就要還鄉索地，攔起了不寄也罷。打定主意，即將箱囊打開，取那歸還夏士華的銀子，誰知先前賺的十七萬銀子，除去購買家具、會館裏會費，以及賭博輸了的，早已用去八萬。法郎賸下的，只有九萬。若要歸還夏士華，須不敷一千元。法郎這便怎處？陡念槐特銀行裏還有伯父給我的零費六千元。法郎早先支過一千元，還有五千在着，但今天若往支取，必須要見笪開華。既見了笪開華，我去取那手箱，進那銀庫，又有極大可危的阻礙，更爲不妙也罷。橫豎我不往銀行支銀，自己另行設法，也可使得。但這件事，除了馬坎圖，別的也沒有可以商量的親友。如何是好呢？正在思量不決，忽聽外邊有人急急打門，喊道：「箇都雪南兄，請開了，我是馬坎圖。」難道你還睡着麼？都雪南忽然想起，昨天他曾說過借錢的話，既來了，甚好甚好。一面想着，一面去開門。馬坎圖慌慌忙忙，寒暄了幾句，就道：「我來不爲別事實，因昨晚曾經說過，今兒須歸還夏士華銀子。我此刻正要設法去告借……都雪南道：「恁

地麼。我也。要。畧。爲。借。些。兒。方。纔。查。點。有。的。數。兒。恰。恰。短。少。一。千。法。郎。馬。坎。圖。道。只。需。一。千。麼。這。箇。算。得。什。麼。我。須。短。四。萬。哩。我。相。識。一。箇。放。債。的。名。叫。郤。克。懷。利。息。很。重。倒。也。罷。了。但。拿。着。我。的。姓。名。去。借。只。能。到。二。萬。法。郎。再。多。就。怕。他。不。答。應。如。今。若。陡。然。出。口。四。萬。他。必。然。驚。詫。回。絕。因。此。我。意。欲。煩。兄。作。箇。保。證。一。同。去。借。着。啊。你。做。保。證。任。是。四。萬。五。萬。他。眼。也。不。睺。的。就。借。內。中。任。你。要。一。千。二。千。也。好。可。知。你。是。箇。有。名。紳。士。新。近。發。財。的。大。商。賈。又。不。久。入。了。會。館。郤。克。懷。久。已。慕。你。大。名。況。且。令。伯。父。又。是。第。哈。銀。行。大。股。東。他。一。概。知。道。因。此。你。的。聲。名。到。處。信。服。任。是。多。少。也。肯。借。貸。如。今。只。望。你。幫。助。幫。助。我。和。你。兩。人。聯。名。前。去。都。雪。南。很。爲。詫。異。暗。想。爲。什。麼。自。己。不。中。用。要。來。求。助。他。人。隨。答。道。呀。四。萬。法。郎。我。須。得。七。年。進。款。纔。能。到。這。箇。數。兒。這。種。大。款。我。出。了。名。做。了。欠。主。可。是。不。能。歸。還。馬。坎。圖。道。怎。麼。說。斷。不。要。你。歸。還。我。原。有。土。耳。其。行。家。的。股。份。票。五。萬。法。郎。只。因。做。了。商。會。裏。保。銀。存。在。中。證。倪。海。威。那。裏。一。時。無。故。不。能。取。出。若。遇。不。得。已。的。時。候。直。將。來。賣。了。還。怕。不。能。歸。還。麼。兄。可。放。心。

只要叨借你的姓名就好。那土耳其的股票目下天天漲價。若到下月必能飛漲。到七萬法郎着啊。毋須着急。快允許了罷。馬坎圖嘴裏天花亂墜的說來。都雪南原想若是那重利放債的帳簿上有了我的姓名。我伯父知道不知要怎樣呵責。但因自己也短少一千法郎之數。不能不求借他人。更加馬坎圖說得這樣。老到限了。歸還日期料想不致欺我。置之不理。當下答道。既這樣說。你果然肯賣去股份。票歸還麼。馬坎圖道。我借了你的大名。自己用了銀錢。不由我自己歸還。却待怎樣。若是我沒款抵償。怎敢昧冒求助於你。爲因實在有歸還的預備。這纔勉強想出這箇計策來。馬坎圖說話聲氣理直氣壯。得非常說罷。只待都雪南回答。都雪南被擾不過。那裏知道。後來有什麼牽牽扯扯事情。這就答道。如此我答應便了。咱們就去。我即刻還有要事說着。兩人一同出門。原來那放債的卻克懷行店在聖安儒街。他的交易不重。商人專以紳士爲大主顧。他雖則做這重利盤剝的買賣。却也有些不安。外面倒裝出紳士氣派。舖子裏陳設竟和紳士的住房相仿。十分精嚴莊重。這且不提。且說

都馬二人一路同行。看看已到邵克懷舖子前。只見忽然打裏面出來一位紳士。要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六回 保借款見義勇爲 取存箱遇人不淑

話說邵克懷舖子裏走出一箇紳士。你道是誰。原來是都雪南的親戚郭家萊侯爵。他却早已看見都雪南趕一步上前喊道。渣兄弟。你學了多少。巴黎氣派也。到邵克懷舖子裏來走走好好……都雪南道。休得取笑。我是些須……話還未了。郭家萊陡然回頭對着馬坎圖哈哈大笑道。老兄。想到這些法子。也算得勞心極了。說罷。還帶着笑聲走了去。隨後馬坎圖道。你看郭侯爵不也是借錢來麼。他陡然被你撞見了。心裏很難爲情。故意將那些話來打岔着走了。這些裝乖做巧。反不如你說老實話。倒不見得怎樣羞人。你可不要因此一見就有什麼不自在。都雪南也沒回答。那時已進了舖子。正要上二層樓。忽地樓梯上又得得的下來一位三十來歲的婦人。瞥見了他兩人。張皇無措。連忙將臉上覆面的網絲遮下。出門而去。都雪南詫異道。咦。

可怪這箇婦人。我像是那裏見過。很有些面熟。馬坎圖道：「那麼叫做柯利華子爵夫人。最愛行商事情……着啊。那一天你在商會前面菓子舖等我的時候。不是看見麥慕倫夫人傍邊。還有箇講話的婦人麼。聽說他近來在商會交易輸虧了。將到付銀的日期。因此也來借錢。都雪南不覺呆了。想貴族的夫人也裏了臉。到放債人家來。真是可怪。想着跟着馬坎圖登樓。只見對樓梯是一條迴廊。傍邊掛着一方小牌。寫明卻克懷字樣。推開門進內。裏面有一箇人。想必就是卻克懷。年紀三十多歲。瞥眼一看。好像是箇紳士。他見二人進來。連忙立起身來。上前迎接。說道：「呀。馬坎圖先生。噢。唷。都雪南子爵。一同過來。必有下顧的事。我本有事出去。知道二位要來。特地。在這裏拱候哩。都雪南這一下子。比初次到槐特銀行時候。還要喫驚。暗想怎的他竟知道我姓名。這又奇了。他竟是等候着我來借錢。難道我的姓名也入了無賴蕩子的隊伍麼。一時沒了說辭。只有呆看。卻克懷讓二人坐下椅子。又道：「昨兒晚上楊娜蝶家裏過於輸多了呀。那夏士華外國人我也見過。他原是摩那哥大賭場精練。

手段來的。道不得是箇賭中的高手。咦。他連昨晚賭博的事都知道了。難道有什麼神通麼。正在怪異。馬坎圖像是看出了端倪。一面笑。一面問道。哼。想那書記生和俄國紳士早晨已來借過錢麼。郤克懷道。正是。他曾說昨晚和二位一同大敗。兩人都要借錢。並說二位將要來到的話。都雪南這纔知道。內中緣由。惟有驚嘆巴黎的人聰敏靈捷。且說都馬二人來到郤家借銀也。沒有一件東西抵押。只具了一張借據。幾萬法郎的大款。不到半點鐘。已如數取到。真可算得便利極了。當時馬坎圖也不再爲商量。逕同具了都雪南的名。寫下四萬四千法郎的借據。實在拿到四萬銀子。還有那四千法郎。就做了一箇月利息。先自扣去。你道這利息何等重大。怎不叫人喫驚。至於歸還之日。是寫着三月十五日。如今是二月初六。相離只有五箇禮拜之期。馬坎圖起先說四箇月歸還。郤克懷不肯答應。情願到得三月十五。再行展緩。換寫借據。後來到底照這辦法。兩邊約定。有兩箇月展緩。以五月十五爲必定歸還之期。若是到三月十五。郤克懷違背前言。不允換寫借據時。就是郤克懷的錯兒。須要

理論。馬坎圖到得臨別時候，還不放心。又對卻克懷道：「如此你答應三月十五換寫借據麼？」卻克懷點頭答道：「我說過話，豈有不算之理？你是知道的。我從沒有違背約言的事。兩人聽了這話，就放了心。一同辭出，都雪南還是憂憂愁愁的問道：「好啊。馬兄，三月十五離目下，只有三十多天哩。」馬坎圖道：「卻克懷既然允許，必能換寫借據。」都雪南道：「雖是恁地，但人心難測，到得那時，他若竟不答應，定要催你歸還，你可怎處？」馬坎圖道：「怎麼？你怎地直恁着急？我不是再三詰問過麼？他若背約，不允換據，先前我早已說過，將土耳其股票去，那時我拿着銀子打他的耳刮子，叫你看箇樂事賞心，你且放心，只把你要用的拿去，你說一千法郎未免過少，請拿二千去，做箇零用，可知這巴黎地方，每天早晚若手頭沒有二百法郎零用錢，可就不能出門和紳士們應酬交際的。」都雪南道：「既如此，讓二千給我也罷。」待明後天，我打銀行裏取來就歸還。你當下都雪南收受兩張一千法郎的鈔票，兩人約定午後在會館裏相見，就作別分路而行。都雪南從此該到銀行去，但先前心裏只記着借錢的事，到得

三月十五。邵某若不允換借據。怎樣馬坎圖若不歸還。邵某向我索取。怎樣伯父若聞知這件事。又怎樣漸漸揣想。倒也有些忘了。忽地想到銀行。又起了重大心事。我往銀行。若遇見麥慕倫。怎樣我拿着手箱出來。若被他們撞見。又怎樣一陣一陣的擔憂害怕。但因是麥夫人一件危急的事。不容不幫助於他。則箇又想麥慕倫這時必定還沒到行。恁地一想。膽子就壯了許多。直望銀行大踏步的走。不一刻已到門前。這一回非比初次來時。已知道裏面情形。畧不疑遲的進去。到了一處。見有方牌上寫着（經理存儲銀件處）。就進去對着書記。遞過憑票。書記取去。一見姓名。忙換過聲口。來道。哦。請坐。請坐。都雪南暗想。可惱。這書記也知我姓名。莫非麥總理先已囑咐過了。待我來取物時。叫他去通報麼。一面着急。一面就椅子坐下。只見書記走到壁間。嘴湊着德律風電筒。問道。這會兒庫裏沒有外人麼。都雪南這纔放下心來。知道是問守庫的人。隨聽那邊打了回話。書記道。却好沒有別客。請進銀庫裏去罷。都雪南就起身望裏而行。偶然回頭一看。那書記又拿起德律風筒。不知對誰說些。

什麼。是吉。是凶。心疑不定。漸漸到了銀庫面前。仍和前次一般。有書記及守庫人在。隨取出憑據與書記看。走進庫內。只見存手箱的九百十九號箱子。依舊好好的。和從前封好時一般無二。知道筭開華麥慕倫二人。並沒開看心裏竊喜。湊近了箱門。正要照前寫那綺華 (K von) 四箇字。正在探得一箇卜字。忽地心裏忒忒撲撲震跳不止。咕嚕道。啊。喲。怎的我恁地驚怕。猶如初次做竊盜一般。是什麼道理。想猶未了。伸手探第二箇字。不防背後刷的一聲。忽地有人將手在自己肩上一拍。那頭不覺風車也似回過去。一看。嚶。冤家撞見對頭。巧不巧。正是總理麥慕倫男爵。男爵和聲怡氣。都雪南却惟有瞪着眼珠。身上暗地抖顫不定。這箇情形。比盜賊當場破案。見着警察官。還要加上幾倍驚嚇。當下眼也不閉。話也不說。思想也沒有。却聽麥總理格外柔軟的聲口問道。哈哈。子爵以為誰也不在。却不道我在這裏。因此受驚。麼這兩句話。都雪南聽了。覺得鋒鋒稜稜。比冰雪還要冷得多。急得沒奈何。苦苦搜索。這纔漸漸將魂靈兒收回腔裏。勉強淘出兩句話來。道是。啊……是。啊。受驚了。嚇死。

我。了。麥。總。理。道。怎。麼。這。也。不。必。喫。驚。我。見。了。子。爵。反。倒。覺。得。是。萬。幸。哩。都。雪。南。略。爲。定。了。心。胡。亂。辯。道。呀。這。裏。誰。也。不。在。忽。然。打。背。後。拍。我。的。肩。膀。任。是。誰。也。要。喫。驚。的。見。是。男。爵。自。然。安。心。了。麥。總。理。道。我。做。了。總。理。使。存。物。人。受。驚。倒。也。稀。罕。我。凡。有。緊。要。書。札。安。在。家。裏。不。放。心。的。也。寄。存。在。這。庫。裏。一。口。箱。子。已。裝。滿。了。新。近。又。另。揀。了。一。口。裝。置。恰。好。是。九。百。二。十。號。正。和。子。爵。的。箱。子。比。隣。今。天。要。想。查。看。一。宗。婚。姻。書。帖。特。地。來。取。不。料。遇。見。子。爵。都。雪。南。聽。他。口。氣。早。已。猜。着。他。的。心。意。料。必。昨。晚。囑。他。妻。子。穿。佩。那。金。鋼。鑽。今。天。他。妻。子。必。然。設。法。來。取。因。此。預。先。揀。下。我。旁。邊。一。口。箱。子。等。候。着。我。使。我。沒。處。逃。避。況。且。他。說。要。取。婚。帖。這。內。中。必。另。有。箇。緣。由。要。不。然。爲。什。麼。無。故。查。看。起。婚。帖。來。這。時。候。我。若。如。並。無。其。事。解。了。他。的。疑。心。反。倒。使。麥。夫。人。遇。了。大。變。命。運。非。常。危。險。真。是。俗。語。所。說。一。髮。千。鈞。的。時。候。都。雪。南。這。樣。一。想。就。登。時。轉。回。了。臉。色。意。欲。鼓。起。千。般。勇。氣。拚。箇。絕。處。逢。生。無。奈。麥。總。理。別。的。都。不。動。只。呆。呆。立。着。似。乎。專。待。都。雪。南。開。開。箱。子。他。好。看。那。手。箱。見。箇。分。明。嚶。說。書。的。要。表。明。那。時。

銀庫裏都雪南存手箱那口庫箱的門真箇和隔開玉門關一扇關門一樣都雪南多少爲難但若竟是不開反更將麥男爵疑心加上十倍也沒別法惟有怨自己起初疏心大意存到這箇所在來真是悔恨交集無可如何麥總理心裏想道我的吉凶禍福却繫在這庫中手箱裏因此仍然裝聾做啞說道着啊子爵毋須管得我。我只放心開箱門待事情做了請到我房裏用茶看官。你道麥總理那時什麼心思。他念十多年來妻子素操守嚴正總不致變了心別向他人但這幾時有許多可怪的形跡雖不是假遮莫是真因此懷了疑團成日夜的不能解釋這內中手箱如果不是我妻之物這疑團自然立刻拋到東洋大海從此雙雙和樂同到白頭倘然果是妻子之物從前多年的和睦就付了流水幸福也是煙消把我這老境墮入憂愁鬱悶鄉裏拚一箇老死孤零麥總理這些意思也是難怪可知都雪南却比他更苦估量不論怎樣這箱門斷然開不得除了衝破這箇重圍脫身出去沒有別法可憐急切之中得了一計臉上勉強故作歡容心腸早是比哭還要辛酸對麥總理呵呵

笑道。怎的是好。我真是疎忽。沒用。嚶。麥男爵。我直把裏邊的符號。全然忘了。這門。却是不能開。麥總理。條的縳了眉頭。呆呆看着都雪南。好一會。方道。忘……忘……不該有這事。方才我來的時候。子爵正在鬪那符號哩。都雪南道。呀。不男爵來時。我正在左思右想。似是而非的瞎鬪。麥總理道。可要礙事。子爵怎的細細記着。都雪南道。原在很記。但一時竟記不起來。真是煩惱。煞人都雪南說了這話。總道。就此可以含糊過去。誰知麥總理。依然不肯甘休。推想半天。忽地猶如決定主意。一般。又道。如此。我替子爵幫忙。代你着想。喳喳。子爵只恁地想。就是可知無緣無故的文字。斷不會寫出來。去做符號。子爵關鎖箱門時候。必定用那心中時刻不忘的話頭。尋常的人。大半用自已最關愛的婦女姓名去寫。就如我也是用拙妻的名字。拙妻名字。本是六箇字。我却將起頭四箇字來做符號。子爵莫不也是這箇意思麼。噫。嘻。麥總理幾句話。不知怎樣猜摸出來。正合着大學上。雖不中不遠矣。兩句話。都雪南還自覺着眉梢。搖着頭顱。辯道。啊。也不是人的。姓人的。名。這却記得明明白白的。麥總理更

將眼珠兒釘住。都雪南笑問道：「哼，不是人的姓名，這箇倒記得別的一概。忘了麼？」都雪南道：「是啊。這等事，我常常有的。任是再重大些兒，也會忘了。猶如隔世。」麥總理道：「那可難了。子爵若當真記不起來，待小行開股東會議之時，須得商量箇辦法。爲因小行章程上於存主忘記符號一層，怎樣處分還沒定妥。但有一件是眞存主總當做斷不致於忘記符號的。」都雪南道：「呀，沒有法子。我總要記起來，請略爲等待些時。」麥總理道：「恁地麼？實是可惜的事。如今且同到我房，慢慢地談講罷。」都雪南道：「還有朋友等候着，容再來就教便了。」原來都雪南單怕再談越要迷惑，露出破綻，巴不得早逃一刻快活些兒。麥總理一面說道：「子爵莫恁地說。」一面張望那庫箱外面，忽然喊道：「噢，噢，子爵早已寫上一箇『X』字，何等分明。」都雪南又經這一下子，倏地臉面如緋紅般發了，赤倉卒間又沒了。擺佈勉強答道：「這原不是符號的字，方纔說過左思右想，胡亂猜摸，隨手寫了這箇『X』字，恰好男爵走了入來。」麥總理那裏相信，又道：「姓名上有『X』字的，這巴黎城中却是很少，鄉間倒很多的。」都雪南道：「這箇却

是。但。我。認。識。知。道。的。人。一。霎。時。實。記。不。過。來。總。須。待。我。自。然。而。然。的。纔。能。記。出。今。天。沒。有。法。子。就。此。告。辭。了。看。官。可。知。都。雪。南。那。時。真。是。弄。巧。反。拙。若。是。膽。大。心。細。的。人。益。發。要。故。意。停。留。慢。慢。辭。去。先。必。解。掉。麥。總。理。的。疑。心。如。今。都。雪。南。被。他。看。出。◁。字。越。覺。得。驚。亂。非。常。精。神。不。定。刻。不。能。耐。的。要。想。脫。身。這。裏。麥。總。理。雖。則。看。見。◁。字。究。竟。想。不。到。是。綺。華。名。字。起。頭。他。低。着。頭。猜。摸。一。會。也。沒。話。說。那。時。都。雪。南。已。是。三。脚。兩。步。走。開。了。好。些。遠。不。料。麥。總。理。不。知。忽。然。想。到。什。麼。猛。擡。起。頭。來。叫。道。啊。啊。子。爵。請。等。着。令。伯。都。禮。敦。男。爵。的。愛。女。名。字。可。叫。做。綺。華。都。雪。南。又。漲。紅。了。臉。只。恨。沒。箇。地。縫。鑽。下。去。答。道。是。啊。是。啊。他。的。名。原。有。箇。◁。字。但。字。數。還。有。許。多。哩。麥。總。理。道。雖。有。許。多。或。是。單。用。起。頭。四。箇。字。也。未。可。知。嘻。可。怕。可。怕。麥。總。理。的。心。思。直。似。通。了。神。仙。竟。猜。摸。得。半。些。兒。也。不。錯。都。雪。南。當。着。這。有。死。無。生。的。情。形。索。地。答。道。呀。我。斷。沒。有。這。等。用。法。的。除。非。用。現。成。四。箇。字。的。完。全。名。字。却。還。難。說。麥。總。理。道。恁。地。麼。但。子。爵。姑。且。寫。上。綺。華。姑。娘。名。前。四。箇。字。試。試。不。好。麼。都。雪。南。道。試。也。無。益。只。因。朋。友。等。

久了。誤了時候。倒不妙說罷。轉過身子。飛也似走了出去。如山羊脫了虎口。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七回 老女僕設計見忠誠 乖男爵追踪探祕事

話說都雪南出了銀行。一路上還自想着麥男爵若是放心不下。竟用 K. H. H. 四箇字去開那銀庫箱門。可就鬧出大亂子來了。但如今既已出來。也不能重復回去。心裏一面懊悔。一面得得的只往前走。不料那邊有一箇人。向着銀行路上而來。兩下裏恰好撞見。你道是誰。原來乃是笪開華。先自發聲道。呀。子爵得能相遇。好極了。我昨晚已對你說過。今兒大早。要到大旅館裏去。查探夏士華踪跡。果然他借下旅館一間屋子住着。但他說回國。却從沒有回去。一遭你想。那不是箇可疑的怪物麼。看來他別處定還有着實的住處。常言道。狡兔三窟。他正是如此。都雪南雖則立住了脚。但這些話。竟沒有聽見。心裏只掛着麥總理。莫要開那箱子一件事。却突然問笪開華道。唔。請問足下自然明白那銀庫存物箱子的門。任是那一個的鑰匙。也能開麼。

筮開華道論那鑰匙箇箇開來都沒阻礙。但因有了符號就變了形。這箇鑰匙斷不能開別箇箱子的。子爵爲什麼問到這話。都雪南聽了這話。稍爲安下些心。一面暗中歡喜。想道。恁地時。任是麥男爵猜着我的符號。可也不能開我的箱門。一面答道。沒有別的。不過心裏想到見了足下。就動問動說罷。兩人又寒暄幾句。別了筮開華。獨自回寓。自己想著好笑。怎麼我做的事。都和我的主意不符。我本欲借一。二。千法郎銀子出來。偏偏弄成了四萬。我要想取出手箱。不但不能。反加上麥男爵的疑竇。再回想從前那賺十七萬銀子的事。買家具的事。入會館的事。沒有一樁不和我心。反對。眞眞奇怪。這也罷了。到了午後三點鐘。夫人。差女僕阿麗來取手箱。怎樣回答。總而言之。我將那力量不及的大事。自己擔肩下來。都是我自己之過。如今惟有又悔。又恨。悔的不該冒昧。答應恨的自己。沒有本領。沒奈何。只得將細情一概告訴阿麗。我再和夫人見面一回。商量商量。打定主意。安心等待。忽聽得那報時鐘已打三下。鐘聲未了。下面又聽得敲門之聲。隨卽去開了。果然是麥夫人心腹老女僕阿

麗這是一望而知的。年紀有五十四五。身體低矮。穿一件灰色衣。嘴口很小。眼珠子很細。那模樣着實有些凜凜然。氣度看他面貌就知道是知覺很快。心意很堅的人。暗想對他說明。和與夫人說明一樣。料不致錯。當下兩人同進了屋子。都雪南老實將今天怎樣在銀行遇見總理。怎樣不能取那手箱。怎樣危險逃出了虎口的話。細細對阿麗說了一遍。阿麗聽罷。說道。我早料到這件事。夫人今天取出手箱。正好加上主人的疑心。可知主人叫夫人今晚穿那金鋼鑽。全要試試。今天子爵到銀行去取。也不去取。不料果然去取。這就正正陷在主人疑團裏了。阿麗將他主人的心計說了出來。都雪南倒很佩服。又道。照你的話講來。果然有理。我今天當真去取。這是我的癡。揣想不到。我雖說了忘記符號。料他必不道是真。阿麗道。是啊。但他猜摸總道夫人的金鋼鑽子爵替他去存。寄都雪南道。想他起了這箇疑心。因此跟到庫裏。要當場捉住我的贓。證阿麗道。嘆。家主人的脾氣。倒不致於這樣。他原是鍾愛夫人。不免有些恩戀。不肯傷情。因此時常警戒自己。不敢多起疑心。他今番雖則恁。

地猜摸。但不曾看見手箱。沒有詳知內中緣故。斷不致責備子爵。倘然冒昧責備萬一有箇錯誤。他就沒臉去見夫人。那箇比什麼也害怕哩。再者主人不知夏士華是這事的起頭人。只道子爵和夫人有什麼緣故。因此自己也有許多不明白的。總之夏士華的事。沒有知道。夫人到底不致着急。到十二分。都雪南道。他不疑夏士華反。倒疑我。我明明做了夏某的替身。既是如此。你主人不論待到何時。可終找不出端緒。但今天不能取出手箱。夫人定要受擠。料想今晚不穿金鋼鑽。是萬萬不能。阿麗道呀。那也管不得了。早間想到。恐怕有這樣事情。我就對夫人說。不如假說有病。今晚不出來見客。應酬夫人也道甚好。當下就告訴主人。主人有些奇怪。立刻請了醫生來診視。幸而倒也沒有破綻。原來昨晚夫人直到天明。關閉在子爵屋裏。通宵不曾合眼。竟全和病人一般。醫生看不出是假。却囑咐睡眠兩三天。靜養靜養。就好的話。都雪南聽到這裏。這纔刷的放下心來。好似卸下一肩重擔。說道。嚶。那是萬幸萬幸。阿麗又道。但這箇法子。却是暫時之計。極遲不過幾天。到得此番主人見客日期。

千萬須得取出那手箱纔好。都雪南道：「可奈你主人已眼見一遭以後，任是去取，終是無益。終要被你看見，但若竟不取去，又益發加上疑團。以後再遇見他，怎能再說是忘記符號呢？」阿麗道：「子爵自己再去，果然無益。但夫人除了子爵，實在沒有可託的人。或是子爵朋友之中，有那可靠的，不必說知詳細，只說怎樣怎樣，一箇箱子煩他代去取出，任是總理守庫人可也防不到此。」都雪南搖頭道：「這箇不妙。代去的人拿着我的存物憑票，定要被他們曉得的。」阿麗聽了這話，果然疑惑了半晌。一會才道：「哦，有法子哩。明天叫那朋友別找些物件存入銀行，另外拿了存票，到得後天他就拿票到銀行裝做取自己的物件進了銀庫，却將那手箱拿來就好了。我嘗聽見說有人進了銀庫，以外任是誰人也不能再入。因此那人去開子爵的箱子，再也沒甚阻礙。只須子爵將符號告訴他，鑰匙交給他，那就……」都雪南緊接着道：「果然好計好計。但這件事情除了朋友馬坎圖以外，再沒有可託的。只可恨總理及笈書記都認識他，且又知道是我的相好。這箇也沒有阻礙麼？」阿麗道：「那也管不得許多。可

知馬先生自己去存寄物件。關人甚事。都雪南道：好好如此，准託馬坎圖。要不然也，沒別的法子了。阿麗聽了大喜。又道：待馬先生取來交與子爵。那時我再到這裏來取。都雪南又答好好。阿麗又道：再者，那時夏士華怎樣回答，也要動問哩。原來，都雪南只爲那手箱着急，早將夫人託他的事忘了。陡被阿麗一問，低着頭，一時不答。阿麗道：夫人曾說，不論什麼話都可以對我講。子爵不必隱瞞。子爵不是和夫人約定去見夏士華，打聽盲女的住處麼？都雪南這纔想起來道：噢，噢，是啊，是啊，是的。我打算要到會館——阿麗道：我恁地稟告夫人便了。但想那女孩子的住處，夏士華不肯輕易直說也。未可知子爵只對他說。我夫人明白了住處，就立地送交五十萬法郎銀子。都雪南狐疑道：怎麼說說了女孩住處，就送五十萬給夏士華麼？阿麗道：是子爵還沒仔細。夏士華的事情，因此狐疑。可知夏士華不是一次兩次的惡人了。他一向住在摩那哥賭博輸了，就借端要想撈些銀錢本兒。夫人是女孩的親母，不幸遇見這等狡惡的生父，那能對子爵直說？但我想，既懇求子爵幫助，就不能不老。

實。陳明因此我要對子爵敘說一遍。這箇可和別的事情不同。夏士華啊。他每每借
着女孩子身上說。要需用銀錢。夫人也時常說起。養了這瞎眼女兒。澆裹錢必然要
比尋常多花幾倍。不知耗費多少心思。苦苦計算。備了銀錢。寄送前去。也不止一次。
兩次。前後十二年間。約莫每年必有三四回。私密信札寄來。我也看得夫人可憐。見
的。有一回。曾到意大利察看情形。誰知夏士華所說的話。全然假的。可憐女孩身上
穿的衣服。都是那寄養人家施給他的。我回來之後。就把真情對夫人說了。並勸他
不必再送銀錢去。免得平白地使他享用。夫人果然心也冷了。從此一回也不送。夏
士華心裏懷恨。揚言說不寄養女的銀錢。以後不能過活。立地要將女兒帶來巴黎。
並將前前後後情形。告訴麥男爵。叫他來領回女兒。更將從前夫人寄去的信札。一
概取出。給男爵看的話。夫人被他唬嚇。沒了主意。不能不忍氣吞聲。填滿他的慾壑。
終日裏。只拚得哭哭啼啼。弔着眼淚。度日。今番他果然帶了女兒。來到這裏。說保養
女兒。要五十萬法郎大款。夫人一時那能湊得許多。沒有法子。這纔拿出金鋼鑽。找

到他客寓。後來寄在子爵手裏。如今想來。這事真是大幸。若是交給了夏士華。他直立時取去。都雪南詫道。他原來這樣惡人。麼真是可怕的。奴才阿麗道。是啊。他住在客寓。到第三天大早。離了海爾達街。想必必要將女孩住處瞞過。夫人若銀子一天不得到手。他就一天不使夫人知道。更不使夫人見面。這時候正是他緊要關鍵。握住咽喉。不肯放寬。如今沒有別法。只得拚送五十萬銀子。將那女孩及夫人寄他的信札一齊向他買了回來。這箇必須請子爵和他見面商量。妥當。都雪南不覺喫驚。回說這等重任。萬不能擔當的話。可奈阿麗一些也不聽見。只自己幾次三番的歎氣。都雪南無奈。問道。我想我的力量。實是。不及。惟念夫人。遇着這箇艱危。道不得見義不爲。乃是無勇。沒奈何。只得勉強前去。但是怎樣說法好呢。阿麗想了一想。道。子爵應許前去。實是感激不盡。夫人要向夏士華買回的就是女兒和書信兩件。這兩件東西。要索五十萬。真是購求寶貝的價兒。只因權柄在他手掌之中。更沒別法。可。想如今照數依他賣去。鑽石給付。但因逕交銀子。又恐他背約潛逃。必須先問明女孩。

住。居。我。再。親。自。前。去。探。看。果。真。不。錯。當。場。就。將。銀。子。付。清。都。雪。南。又。問。道。那。書。信。可。是。付。了。銀。子。再。向。他。收。回。麼。阿。麗。道。正。是。只。說。第。一。收。回。女。孩。然。後。付。銀。最。後。再。收。書。信。都。雪。南。道。好。我。明。白。了。就。照。此。說。便。了。阿。麗。聽。了。十。二。分。安。了。心。要。想。告。辭。忽。然。又。想。着。什。麼。又。道。但。那。取。出。手。箱。比。這。事。更。急。因。賣。去。之。前。先。得。預。備。一。色。無。二。的。假。玉。叫。玉。匠。趕。緊。造。好。安。置。以。防。家。主。疑。心。子。爵。必。然。打。算。……都。雪。南。道。這。更。難。了。但。不。知。製。造。假。的。要。需。幾。天。阿。麗。道。毋。須。幾。天。那。假。玉。我。已。和。玉。匠。找。到。了。只。須。玉。匠。拿。真。的。一。看。立。即。取。箇。模。形。得。了。模。形。造。起。來。任。是。怎。樣。快。眼。也。看。不。出。來。大。可。放。心。說。罷。離。了。椅。子。向。都。雪。南。重。施。一。禮。打。廊。下。出。去。都。雪。南。自。想。這。樣。辦。來。回。鄉。的。日。期。一。發。就。誤。遲。了。正。要。坐。下。椅。子。那。時。接。着。又。有。人。打。門。咦。難。道。阿。麗。有。話。忘。記。說。了。重。復。回。來。麼。連。忙。去。開。了。一。看。呵。呵。誰。知。不。是。阿。麗。乃。是。麥。慕。倫。男。爵。都。雪。南。條。地。一。驚。眼。珠。子。發。了。瞪。麥。男。爵。一。面。笑。着。一。面。說。道。哈。先。前。在。銀。庫。這。會。在。這。裏。每。每。遇。着。子。爵。想。不。到。我。莽。撞。了。來。這。話。中。又。像。有。針。鋒。刺。着。似。的。笑。聲。也。

和平常兩樣。莫是早已躲閃在一旁偷聽。我和阿麗的話。麼。心裏戰戰兢兢。答道。男爵倒會扯文。請進罷。麥慕倫一面說進去。好麼。一面走了入來。隨又問道。怎麼。方纔那符號已記起來。麼。都雪南道。呀。還沒想起來。料必不久了。麥慕倫道。若是子爵有銀錢藏在裏邊。必定要受困哩。子爵要用。我這裏借奉就是。都雪南暗想。他又來遠地探我。却故意含糊答道。嚶。這健忘。真是奇怪。病證。我到得五十歲。必然得非常。的健忘。病醫生曾說。若不趕早留意。很爲不好的話。但自到巴黎以後。心神竟沒有空閒。覺得更容易忘。記得緊。麥慕倫道。哈哈。有什麼心裏着急的事麼。這話在都雪南聽來。一箇一箇字。全然似冷笑。一般。答道。是啊。比在鄉間。只覺終日裏騷擾心煩一些兒。沒有鎮靜的時候。麥慕倫問道。今晚是咱們會面的日子。子爵總不該忘了。都雪南道。哎。喲。尊夫……都雪南幾乎把尊夫人有病的話。隨口說出來。陡然覺着連忙截住。不語。麥慕倫似乎早已察得。說道。哈哈。哈哈。子爵有誰已將拙妻害病的事。告訴你。麼。都雪南道。咦。沒有因爲我已忘了會面日期。這纔驚得叫聲。哎。喲。怎麼。

令。闖。害。了。病。麼。麥。慕。倫。道。也。沒。甚。大。證。候。但。嘴。裏。只。說。今。天。見。客。只。要。請。幾。位。格。外。知。己。的。人。想。來。想。去。除。非。子。爵。是。格。外。知。己。的。因。此。務。請。降。臨。不。可。推。却。都。雪。南。暗。想。夫。人。只。見。格。外。知。己。的。人。那。就。母。須。定。穿。金。剛。鑽。服。飾。這。箇。必。定。是。夫。人。胸。中。的。妙。計。了。隨。答。道。是。准。到。府。請。教。便。了。麥。慕。倫。道。那。一。天。曾。對。子。爵。說。過。那。積。蓄。五。百。萬。法。郎。嫁。資。的。郭。娜。靡。姑。娘。今。晚。也。要。來。着。哩。說。罷。沒。別。的。話。末。後。似。乎。要。表。明。自。己。來。此。的。緣。由。道。方。纔。打。銀。行。回。來。散。步。園。前。忽。然。瞥。見。了。這。邊。房。屋。特。地。想。到。過。來。拜。謁。一。來。奉。告。今。晚。的。事。二。來。拜。見。拜。見。新。奇。的。家。具。東。西。都。雪。南。想。道。他。原。爲。猜。摸。阿。麗。在。我。這。裏。而。來。如。今。阿。麗。已。自。回。去。却。故。意。說。出。這。幾。句。話。敷。衍。我。不。覺。暗。地。好。笑。隨。卽。答。道。都。是。些。不。上。眼。的。東。西。喳。請。看。罷。說。着。過。去。將。一。間。一。間。房。門。推。開。麥。慕。倫。各。處。看。望。一。周。一。面。稱。讚。道。都。是。古。品。實。在。好。得。很。一。面。回。身。出。來。末。了。又。叮。囑。一。句。如。此。晚。間。儘。恭。候。着。罷。就。匆。匆。告。辭。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八回 託至友代任仔肩 訪旅客初開談判

話說麥慕倫男爵去了之後。那時早是將近五點鐘。都雪南心裏調度。第一層要見馬坎圖。託他去取手箱。隨後將賭債交還夏士華。然後和他開談那樁事。種種想定。隨望着會館出行。及至到得館裏。恰好見馬坎圖正打(新聞室)出來。要進(鬪牌室)裏去。剛剛走到大廳橫側中間。連忙喚住了他。就將託他到第哈銀行寄存物件。隨後拿了存據。取出我的箱子的意思。詳細說了一遍。馬坎圖詫異道。兄自己存的。依舊自己去取不好麼。都雪南緊接道。呀。不妙。那手箱裏稍微有些貴重物件。是我的私房。寄存時候。原說趕早取出的。再者。若被麥筮二人看見。必然告訴家伯父。很爲不妙。因此必須煩你代勞。馬坎圖還是半信半疑。眼看着都雪南的臉道。聽你的話。內中定然有別的緣由。但我也不能強問。都雪南道。不問也罷。你只閉着眼。掩着耳去做罷了。馬坎圖道。這却不好。你自己去取。怕被麥筮兩人撞見。我去取。就保定不被他們撞見麼。那時他若問爲何妄取別人物件。叫我怎的回言。我若說是你所託。

可知我久已不爲人信任。那筮開華多嘴夾舌。一張利口。比什麼也利害。見了我。斷然不肯疏忽。當我和妖怪一般。我和你。究竟兩樣。又沒有子爵分兒。又不是地主。股東。只有子然一身。博取他人的信任。況信任二字。拋失起來。很爲容易。若是一經拋失。除了沿街乞食。沒有別圖。方纔你所說的事。要我擔承。你只保住我一世過活。任是什麼危難也。願去得着啊。你若知道這些情節。也斷不致將這等事來託付我哩。

馬坎圖嘮嘮叨叨。正正經經。說了一篇。都雪南倒弄得啞口無言。暗想這件事。難怪馬坎圖不肯輕易答應。全然是我冒昧之過。但他既辭了那手箱。見直不能取出。這便如何是好。正在憂慮。忽聽得呀。都雪南子爵。不知誰人叫喚。回頭一看。旁邊鬪牌室裏。走出來一箇人。乃是夏士華伯爵。這裏馬坎圖看見嘴裏含糊說了甚好二字。隨卽走了出去。單留都雪南和夏士華兩人在着。暗想倒是湊巧。沒有閒人。正好和他講話。誰知這裏還沒開口。夏士華似又要想賺這鄉間紳士進那鬪牌室中。詐笑着說道。昨晚子爵非常委曲。今晚總得報讎哩。都雪南放沉了臉道。今兒有話。要

和足下談談。請讓一步。借箇別間屋子暫坐。夏士華見要避人。當做他爲還賭銀的事。答道。呀。那銀票一件。任是明天奉領也好。都雪南道。不是那箇。那銀子我早已帶着奉還。說着。從衣袋裏取出幾卷鈔票。遞了過去。夏士華不謙而受。數了一數。藏入懷中。忽地現出詫異顏色。問道。子爵還有別的話麼。都雪南嘴裏答。正是。身子已望別間走了進去。夏士華隨也跟入道。可當真子爵有事麼。都雪南又答道。是。但却是做別人的代理。和足下商談。夏士華以前本是裝出紳士模樣。現出和藹的笑顏。及至聽見這話。忽地變了惡人本相。咕嚕道。怎麼別人的代理……這別人是誰呢。都雪南一面着實看着他的臉。一面又道。噓。麥夫人的代理。麥夫人足下敢不能說不知道。夏士華毫不在意。答道。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却不能將話回答。請問子爵有何緣因。麥夫人請你做代理呢。我不明白。這箇可是……子爵是夫人的親戚麼。都雪南道。不。夏士華道。噫。既非親戚。來做代理。難道是夫人的情夫麼。都雪南道。你問這話。却也難怪。我是替麥夫人作伐。都禮敦男爵的姪子。這纔受了夫人之託而來。

若是男爵在巴黎。夫人必然託男爵代理。只因男爵身居鄉下。沒有出來。夏士華道。明白了。因此託閣下來代理。但來意……這時夏士華已換了一副面皮。很爲泰然。依舊滿面堆下笑來。意思之間。似乎夫人既有話來。猶如我以女兒爲質。他來取贖。一般橫豎怎樣都聽憑。我不容他不依。都雪南早已察出他的心苗。益發湊緊一步。道。來意麼。爲要保護夫人。因夫人曾受你逼勒之故。夏士華道。逼勒……那不知怎樣鬧錯了。我決沒有逼勒的事。都雪南道。有無逼勒。這且隨後再說。橫豎足下打意。國皮薩帶了盲女而來。有信寄與夫人。這箇總不致有錯了。夏士華道。果然會寄信去。但和別人不同。閣下既說是都禮敦男爵令姪。那一切事情。必然知道。我也毋須隱瞞。可知那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和夫人生養的。都雪南道。恁地說時。就明白了。如今夫人意欲將孩子領回。夫人叫我代理的來意。就是領回一件的話。諒足下斷然沒有異言。夏士華依舊沉靜着道。呀。這箇不好。我在海爾達街客寓之時。有信寄去。叫他三日之內相見。何奈我等待得心焦。他却一句回話也沒有。他既不來見面。

在我猶如限滿違約不能再談在夫人是已將女兒置之度外早已決定我一箇人養他過活就是你想若夫人當真愛憐女兒知道則箇早該飛也似的跑了來既過了三天不來可見已不在情理之內我將箇雙眼不見可憐女兒交與這樣沒情沒理的夫人爲父的怎能放心因此上情願我自己留養不煩夫人擔承夏士華滔滔不絕的辯來真可算得一尊惡煞都雪南暗想若是我先前不聽阿麗的話必然當他說的是出於真心這厮真真可怕隨道但是夫人却親到客寓去找你的不論違限不違限第三天早晨足下早是影也不見的搬了去夏士華道咦我出去之後他找了來這箇有何憑證都雪南道那時我在客寓眼見的所以知道後來夫人被他丈夫瞥見逃避入我的住房……夏士華道哦如此夫人將這事隱情全然對閣下說了麼都雪南道別的不知只知足下說要五十萬法郎銀子准將女兒交還的話夏士華道呀那是錯了五十萬銀子不是我要是出着女兒的名或是存入銀行或是買箇公債票將那利息等等交給女兒過活的都雪南道交給女兒或是足下自

用那箇我都不知道橫豎夫人拿着價值五十萬的金鋼鑽到客寓來的誰知足下自己不受倒溜脚走了這須不能見怪夫人乃是足下沒情沒理夏士華道究竟是誰沒情理爭也無益我是孩子的親父委實看得他可憐總望有一天能夠使我放心纔罷若是不能放心斷不肯託付別人況且此女在意國多年都是我早晚看顧他任是控到官衙也不能斷給夫人依舊是我的子女夫人終究不能領回閣下如今做夫人代理叫我拋捨了女兒這是閣下沒有知道親父愛子之情都雪南一時答不出來好一會纔道足下原說要將女兒交給夫人今番帶了女兒來此不就爲這箇主意麼如今却又說不願交給這是足下背約壞了紳士的體面夏士華道怎麼並非背約因爲三日之內夫人不來我忽地想到有些靠不住可知我在意國貧苦異常心想沒有財產交給女兒不如叫夫人撫養於他這纔來到這裏幸而近來賭博贏了已積蓄得三十萬法郎左右也夠保護女兒怎麼我無故受了逼勒的惡名何必再求託夫人領去再者我將賭贏的錢作爲女兒嫁產這箇又要壞了紳士

體面也未可知。着啊。子爵意下如何。我只求子爵勸夫人說女兒的事。叫他母須憂慮。夏士華回答的話。毫無轉過口風。都雪南甚爲窘苦。看官可知。都雪南是未曾經過世間風浪的一箇少年。夏士華乃是鼠類狐羣的惡種。他兩人對敵起來。怎不叫都雪南大敗。而回他自己也。知道抵擋不過。被夏士華拒敵下來。心想。先前因手箱一事。馬坎圖辭絕了。如今爲領女一事。又被夏士華狡賴脫逃。夫人叫我辦的一件。也不得成功。還有何顏面。今晚再到夫人前去。又有何嘴口。對夫人去說辭。恁地想來。心裏如亂鐘般搖撞。話也說不出來。但又想夏士華心裏銀錢一事。比女兒的事要大得多。他嘴裏說不要五十萬銀子。只要保護瞎眼女兒。這箇須不似他那種氣質。料他面子上故意拒絕。我心裏却有別的心腸。如今且逼進一層權。且試他一試。當下重復鼓起勇氣。問道。果然足下了。銀錢母須他人幫助。但常言道。生兒不見親娘。比那瞎眼不見天日。還要苦楚。況且夫人爲着女兒。不知費多少心思。幾乎把心血用盡。足下既是爲父的。難道不替他親娘想到這一層。如今又打算帶女兒到

別國去麼。夏士華道：「那却不定。以後我若更積些錢財起來，就在巴黎買間房產，和女兒同住，也是難說。但目下夫人於女兒身上斷然無須憂慮，就是女孩子也不見怎樣想念他的娘。都雪南道：「雖是恁地說，現在活着的女兒，硬不使他見娘，這就是莫大罪過的事。」夏士華道：「誠是誠是，但他娘既限內不來找看，我自不能放心。這是沒有法子的。任是他怕着家主，不敢出來，但果真愛女之心，無論怎樣，也須偷空兒走一次方纔閣下說。夫人拿着值五十萬的金鋼鑽而來，他果然恁地心熱。今天就該託閣下將鑽石帶來，交給於我，作爲女兒過活之資。既不將鑽石交我，那裏還有愛女之心。這不是明明白白的證據麼？」都雪南道：「呀，並非不將鑽石交來，爲因這銀錢是給與女兒的，因此要知道女兒住處，見過女兒的顏面，纔立刻照數付清。」夏士華哈哈大笑道：「呵，呵，必道先交了鑽石，定要潛逃。那箇不是太疑我麼？」都雪南道：「斷無猜疑之理。試問五十萬大款，母女骨肉之親，那有面也不見，平空交付的事呢？」夏士華道：「哼，這話怎講？難道說見了女兒，將那鑽石出賣麼？哦，原來夏士華面上。」

雖則不受。都雪南來意。肚子裏却倒藏着十二分的私心。都雪南聽了又道。正是只因恐被他丈夫見疑。已找了玉匠。假造一副一色無二的安好。然後將真的賣去。夏士華道。如此那真的已交付玉匠手中麼。都雪南道。那一天夫人拿到客寓來時。恐怕帶得回去。或被丈夫看見。因此暫時存在我處。我却不知是麥男爵的夫人。想最穩妥莫如銀行。當就存到銀行庫裏去。誰知那銀行正是夫人丈夫辦理的。第哈銀行。夏士華道。哈哈。恁地看來。那鑽石可也不能任夫人自由。自便麼。子爵想想。我不放心。夫人可也不是瞎鬧。夫人將不能自由自在的東西。躑躅我將女兒交付於他。將來女兒或者因此更受無窮委曲。也是難防哩。都雪南連忙辯道。夫人那邊斷沒有阻礙的事。只須我往銀行取去。立刻就好出賣。夏士華道。可奈他丈夫。麥男爵早已生疑處。防備着到底不得輕易取出來。可怪夏士華直有些奸智估量事勢。猶如眼見一般。都雪南惟有種種佩服。暗暗驚慌。一面又辯道。但請放心。斷無取不出來之理。果然麥男爵起了疑心。但我已託了朋友代辦這事。即日就要取來的。都

雪南沒了。擺佈把真情都吐露出來。夏士華竟依舊不動聲色。又道呀不妙。閣下近來不是專信賴馬坎圖麼。所說代去取出存物……都雪南接着道呀呀。足下是箇紳士。難道竊聽人家談話麼。夏士華道是啊。竊聽了這纔好啊。要不然已被閣下欺騙過去。閣下和馬君恁地相好。方纔他不是辭絕了麼。這樣看來。那金鋼鑽到底不能取出來。閣下也只拚斷念了。都雪南臉上發了赤。暗想緊要隱事已全然被他知道。只恨我自己失策。疎虞一時沒話回答。夏士華看見這箇模樣。好似想到如今是極好的機緣。不可錯過。忽地低聲問道。子爵怎樣辦理。可是沒有妙策麼。幸而閣下知道。我也有東西存在那銀庫裏。不如我就便取了出來。千穩萬妥。我到銀庫裏去總辦。斷不知道是代閣下的。自然毫無阻礙。取出之後。我直喚箇玉匠照式做造。一箇假的。送與夫人。隨將那真的賣掉。再拿銀子替女孩子辦事。恁地時真是一舉兩得。從此我也安心。叫夫人和那孩子會面。閣下也免得憂思苦惱。進那銀行如今只請閣下將符號教給我。鑰匙遞給我。那就好了。都雪南是早知夏士華鬼計多端。這

箇奸計。那能輕易答應。隨道：「足下說的，可當真麼？」夏士華道：「不當真怎樣？這箇計策，一些也沒有狐疑……」啊啊，我明白了。閣下依舊道：「我要捲物潛逃，因此不能放心。既如此，咱們商量也是枉然，不如止住不說罷。」閣下那邊怕先交了金鋼鑽，我要潛逃，可知我這邊先交了女兒，也要防備人財兩空。那最要緊保養女兒的貲本女兒，不得到手哩。都雪南着急了半天，正在不得對付，忽聽見夏士華這幾句話，倒得了一條活路。不知是條什麼活路，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九回 覆使命燈下背人言 感知音琴畔傷心淚

話說都雪南聽見夏士華那幾句話，忽地想起阿麗所說的話頭，說道：「呀，足下那邊，毋須防備這箇。夫人懇求的，不但是領回女兒，還要將從前寄與足下的書信，一概收回。但必須先交女兒，後交銀子，再後交那書信。足下若能答應，我不論怎樣，總設法取出那鑽石來。」夏士華想了一會，答道：「果然爲因夫人和我要好，從前他來的書信，我都好好藏着。又恐還有不妥，將來裝在一箇上等箱籠，也存在銀行庫裏。都雪

南道那一天，足下裝入庫裏，那箇重大箱子，就是麼？夏士華道：正是那裏邊。除了夫人書信，還有女兒寄住的那家姓名住址，以及拿着憑據的中證人姓名住址，憑據上載明隨時可以領女回來。這些物件一概藏在箱裏一處，另又做下一箇遺囑，說明我死之後，那箱裏東西一概讓給夫人的話，也藏在裏頭。都雪南道：那真是異想天開了。這些東西送給夫人，豈不被他丈夫知覺麼？夏士華道：我已定下計策，斷不使他丈夫知覺，而且取出箱子的符號，也有告訴夫人的妙法。都雪南道：話雖如此，但足下說了半天，並無一句實在主意。我即不能回覆夫人，着啊實在主意究竟怎樣？望回答一句話。夏士華道：我早經回答了，存在銀行的鑽石，由我去取，只請把符號告我取出之後，再和女兒相見。都雪南道：若是不能呢？夏士華道：不能斷不得見女兒。我是決計如此。但因閣下居間煩勞，姑且再等到下月十五，就是離今五箇禮拜為止。這其間最好閣下取出鑽石賣了，將錢送給女兒。要不然，我就帶他重往外國。我回答的就此為止。別的也沒甚商量。請轉致夫人，就是說罷。離了都雪南，仍

望鬪牌室走了入去。都雪南一想。三月十五是放債郤克懷和馬坎圖約定換寫借據的日期。料他在這五禮拜之內。還有些什麼鬼計。今天對着麥夫人。雖道不得是事。竣銷差。但既得了這箇端倪也略可以安心解悶。我且回去告訴夫人。想計端正。隨也出會館而去。不一會已到麥家。早是晚間九點鐘。暗想今晚他家既邀請知己的人。必定是箇很幽靜的小會。進得大門。走入迴廊旁邊。由樹木陰中。探望裏邊動靜。只見裏邊約莫也有三十人以上。原來也可算得盛會。那壁箱音樂臺傍邊。攏聚着七八位命婦貴女。內中一眼看去。臉色貼青的。乃是麥夫人。但雖則裝做有病。却不見一些着急形容。說說笑笑。很爲悠閒自在。可算得交際社會。應酬交往場中。叫做交際社會。裏極曠達的婦人。那邊還有二位坐在椅上。一箇似乎很爲嘴煩。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兩手不知裝做什麼。渾身上下忙不過來。這箇你道是誰。就是先前已經說過。借做婦女商會那家菓子舖相遇。今早又在郤克懷家瞥見。叫做柯利華夫人。還有一箇夾在柯夫人和麥夫人中間。態度苗條。氣息雅靜的閨女。這箇並沒見過。乃是常聽

見傳說積蓄五百萬嫁資待字閨中標梅未到的郭娜靡姑娘此外還有幾箇紳士貴婦這邊一羣那邊一夥來來往往忽少忽多覺得屋子裏一團和藹之氣鬢鬢黷清芳撲人真是一等神仙沒得這箇會逍遙快樂都雪南看了好一會暗想這時候可以和婦女們交交談隨即移步踱入客間忽然從右手一邊一箇人和一位年近七十氣象端嚴的老紳士一面談講一面緩緩走了出來仔細一看原來是麥慕倫男爵雖不知他心裏如何但臉上却照常和藹一些也不變見了客人連忙上前接應道呀都雪南子爵怎的來得恁遲說着手握着手對一起來的老紳士道這箇就是方纔說的都雪南子爵都雪南喫了一驚暗想他一直對着老者說我麼說我又。是。爲。着。什。麼。事。呢。當。下。那。老。者。發。出。十。分。莊。嚴。的。聲。口。道。老。夫。是。郭。娜。靡。姑。娘。當。家。人。賤。名。叫。福。蓮。老。人。的。便。是。以。後。常。得。請。教。都。雪。南。暗。想。麥。男。爵。心。裏。必。然。故。意。叫。我。近。近。郭。姑。娘。試。試。我。的。心。意。夫。人。也。正。好。借。此。銷。解。他。丈。夫。疑。心。但。男。爵。妬。心。恁。地。重。大。真。是。可。笑。好。好。我。就。趁。此。用。些。心。機。叫。他。夫。婦。二。人。圖。箇。嫌。疑。盡。解。和。好。

如初正在想計。那邊來了麥夫人。夫人先對丈夫道。哪今晚任是到什麼時候。須要留住子爵不可放走。可恨以外沒有少年紳士。柯利華夫人和郭姑娘。再三說快請了子爵來。正在和我吵鬧着哩。麥男爵笑道。夫人可算是代表。謂代人之做事婦人團體。一處謂之團體在全權大臣如今來迎接子爵麼。夫人道。正是子爵快去快去。子爵來了就好。一同聽郭姑娘的音樂。咱們正等着哩。麥夫人這些話無非要安安丈夫的心。說罷握着都雪南的手。望裏就走。回頭一看。丈夫還在背後心裏很爲着急。偶然得了一箇空兒。急刺刺低聲問道。你得了。夏士華回話麼。都雪南也格外輕輕答道。得了。他出了許多難題。夫人聽見難題二字。臉色陡然青了。又白了。又青好一會。纔漸漸復了原。又道。愚夫今晚格外防備着。斷然不能細談。兩人說這幾句話。真是眼睛一撒的事。那邊立刻有人看見他兩人走進來。連忙趕了出來。乃是柯利華夫人。喊道。果然是子爵麼。那一天會館前菓子舖裏已經見過那時。早猜到子爵是。老成長者的少年紳士。都雪南道。呀。夫人過讚了。我是纔打鄉間出來哩。柯夫人

隨向麥夫人道。着啊。你快到音樂臺那邊去。叫郭姑娘準備着歌曲。又回過頭來道。子爵。你音樂必然歡喜。都雪南道。正是。但雖則歡喜。可奈住在鄉村。沒得好的聽。柯夫人道。恁地時。儘可伴着郭姑娘兩人合奏一曲。郭姑娘早想和你一起上那音樂臺哩。正說着。麥夫人已到郭娜蘼身旁。隨後柯夫人握着都雪南的手。說道。子爵。雖從鄉間而來。但竟能守着婦女們隱事。不肯妄談。這箇任是巴黎紳士也還多。多。不及這一下子。都雪南好如被蜂螫刺了一針。他。想。我。和。柯。夫。人。並。無。交。接。陡。的。說。出。婦。女。隱。事。一。句。話。怎。不。要。喫。起。驚。來。因。此。戰。戰。兢兢。問。道。咦。怎。麼。說。……柯夫人道。我道子爵到這裏來。必然要說出早晨郤克懷家。我和子爵遇見的事。誰知子爵一些不露聲色。果然不愧純正的紳士。都雪南這纔放下了心。答道。恁地麼。我雖則看見。却也不曾留意。柯夫人道。那有不留意的事。我雖則覆下網絲。但子爵和馬坎圖早已看得明明白白哩。料想我不說出子爵的事。因此子爵也……說了半句。已到郭姑娘身旁。都雪南今晚來到。全然爲要解麥男爵的疑心。但坐在郭娜蘼旁邊。倒

想。起。家。鄉。的。綺。華。妹。子。如。今。不。見。綺。華。心。裏。何。等。撩。愁。但。愁。也。沒。奈。何。只。得。向。郭。娜。靡。輕。輕。喚。了。一。聲。告。一。箇。罪。立。在。郭。娜。靡。前。面。誰。知。郭。娜。靡。嘴。裏。要。想。答。話。兩。頰。早。已。發。起。一。陣。鮮。而。又。膩。的。紅。來。條。的。被。麥。柯。兩。位。夫。人。看。見。且。慢。看。官。你。道。郭。娜。靡。是。怎。樣。的。人。材。說。書。人。要。想。說。也。說。不。出。只。知。道。他。是。一。位。絕。世。的。美。人。眼。睛。裏。有。搖。幌。不。掉。的。愛。情。嘴。脣。邊。有。膠。粘。不。脫。的。風。味。巴。黎。人。見。直。說。他。麗。質。天。生。世。間。上。沒。有。第。二。箇。比。得。上。說。書。的。略。表。了。這。幾。句。看。官。們。也。可。以。想。見。他。的。丰。姿。了。且。說。郭。娜。靡。既。生。成。這。樣。嬌。美。的。姿。容。又。有。五。百。萬。法。郎。的。賠。嫁。誰。也。不。能。管。束。阻。礙。他。凡。是。巴。黎。的。豪。貴。公。子。沒。一。箇。不。爭。先。搶。步。要。想。得。他。的。愛。憐。這。也。情。理。當。然。不。足。爲。怪。就。是。都。雪。南。一。見。傾。心。那。得。不。越。發。精。神。恍。惚。起。來。怎。奈。他。心。中。早。先。別。有。情。人。雖。則。身。在。郭。娜。靡。面。前。却。好。似。妹。子。綺。華。在。他。身。畔。究。竟。綺。華。和。郭。娜。靡。是。那。一。箇。優。那。一。箇。劣。都。雪。南。也。沒。心。神。去。辨。別。他。因。此。郭。娜。靡。任。是。比。綺。華。有。十。倍。的。姿。色。二。十。倍。的。丰。神。都。雪。南。依。然。不。致。被。他。搖。動。自。念。倘。若。心。中。迷。惑。忘。了。和。綺。華。結。

婚立誓的盟約。變心到郭娜靡身上。那是萬萬使不得。但我若不與郭娜靡相親。於麥男爵那邊。又是不妙。他原道。我和夫人有什麼交接。見我避開郭娜靡那疑心。益發重了。哎。喲。要退使夫人爲難。要進又對不起綺華妹子。這便如何是好。正在估量不定。郭娜靡已勉強打疊起精神。將眼睛對都雪南一看。和他答了一禮。都雪南又想我心若果然不動。也不致獨自躊躇。如今既躊躇不定。可見已被郭娜靡迷惑住了。這箇怎能對付我那綺華。但我眼睛裏總當是沒有郭娜靡。並沒有美人。除了綺華之外。一切種種。都如木石一般。姑且近近他看。是怎樣想計已定。條的換了一副形色。這纔將臉正對着郭娜靡。麥夫人在旁說道。這是都雪南子爵爲和姑娘作伴。同上音樂臺來的。接着柯利華夫人又催促道。着啊。快些歌給咱們聽。郭娜靡似是被催不過。也不推辭。却向着都雪南道。我想除了『日耳曼名國哀歌』別的都沒甚趣味。都雪南道。呀。鄉村人橫豎是門外漢。但總覺得歡喜哀歌。我是除了『日耳曼哀歌』以外。別的曲譜。竟從不翻開來看的。郭娜靡囁道。我也是這樣。雖說住在巴

黎也。只歡喜（哀歌）不知是什麼緣故。都雪南道。究竟是哀歌。可貴得多。我看這巴黎地方。莫說別的。連那有名音樂師。都是用的繁音舞蹈的。歌曲。他兩人一問一答。漸漸推廣開去。說到世間各種談話。真是酒逢知己。粉贈佳人。郭娜靡徐徐緩緩。乍送乍迎。一陣一陣的親熱起來。看官可知巴黎的風俗。是專講修飾。外觀繁華熱鬧。終日裏醉生夢死。心亂神昏。若要找那清靜幽閒。悠遊快樂。是一些也沒有。不料郭娜靡所說的話。與衆不同。句句合着都雪南清淨高尚的心意。他說今年夏天。不論怎樣。要聽從當家人福蓮老人贊勸。到布利吞尼。住的就是都雪南家鄉近邊去避暑。一遭兒。雖不敢道是有意說來。但已早合着都雪南私臆。暗想長在這萬丈紅塵世界裏的。閨女。竟能污泥不染。獨表清高。和我的心志相同。真是很奇怪的事。恁地一想。也不覺着自己頰上。翻紅大着膽子。擡起頭來。向郭娜靡偷眼平平一看。覺得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說話口齒。見直和妹子綺華有好幾分相同。咦。這更奇了。心裏疑惑不定。那時柯夫人又從旁催促。要聽他們的歌曲。郭娜靡無奈。只得和都雪南同上了。一

披耶奴」琴臺

披耶奴是西國大琴之名

但心想。唱曲還不如講話快樂。因此依舊不動。却整一

整身體。又接着先前的話說來。問道：子爵布里吞尼的房屋可容我和福蓮老人居住麼？都雪南忽的呆了。回答不出這句話。沒有回答。論理都雪南應得疎忽怠慢之咎。誰知郭娜靡並不怪他。又道：怎麼子爵母須着急。不是說無故叨擾。只因住在客寓等處。很多不便之故。都雪南這纔慢慢開口道：呀。若是我自己的房屋。早是遠道歡迎。可奈是家伯都禮敦男爵的家宅。郭娜靡道：哦。都禮敦男爵……這箇姓麥夫人曾對我說過。原來是子爵的令伯麼？都雪南答：正是。郭娜靡道：令伯父可有閨女麼？都雪南又霎時紅了臉。答道：是有的。郭娜靡道：可是和我同年麼？都雪南道：今年十九歲。郭娜靡道：如此。正和我同年。若是見了面。想必然結成一對極好的女夥兒。都雪南道：呀。我的族妹是鄉下人。上不得場。若見了姑娘。怕連話也說不出來。都雪南替他妹子謙虛。猶如謙虛自己一般。郭娜靡道：怎麼有這等事麼？我想我若在鄉村住兩三天。就也變成鄉村的氣質哩。兩人問答箇不了。不料旁邊許多要聽音

樂的人已是不能再耐齊聲催促兩人這纔止住不講郭娜蘼隨踏上琴櫬取過『哀歌集』名曲譜翻開『亞露根哥』一曲按着琴韻悠悠緩緩歌來那聲音清幽的時候宛如谷中潺潺的流水高亮的時候宛如月夜啞啞的賓鴻悲涼的時候宛如巫峽啼斷的哀猿優麗的時候宛如天半吹來的環珮都雪南到得那時早是色授魂與心醉神飛霎時間把常在心頭的綺華容姿麥夫人的可憐麥男爵的嫉妬一概銷忘拋却到九霄雲外幾乎要羽化登仙一會兒郭娜蘼歌聲漸漸的悠緩下來又漸漸餘音嫋嫋又漸漸戛然停止都雪南沒了擺佈不能動彈只耳朵裏似乎聽得客廳四邊異口同聲的轟起了一陣喝采這纔漸漸的歸真反樸還了自己魂靈再擡頭看那郭娜蘼好似心腸被歌聲感動自己也不能作主自由兩眼裏起了一層水汪汪的光華盈盈欲淚這箇情形怎不叫都雪南沈迷其中隱隱感歎他是箇斷腸情種再復一想他恁地柔腸軟氣又很像是綺華正在發歎郭娜蘼揩乾淚痕似乎嬌羞無那斜睛着都雪南笑了一聲一面說道這曲子委實哀傷得很一面下了

琴臺都雪南隨後也下來。那時先前一直察看他兩人形狀的麥慕倫男爵見他兩人分外情致纏綿。喁喁細語。自己的妻子見了。絲毫沒有難受。不自在形容。反似歡慰他兩人的作爲模樣。這纔心裏豁然開朗。解去疑團。恰如化學師試驗一樣東西。原質得着十分滿足的結果。一般兩頰邊早已崩開起了一團笑渦。對郭娜蘿寒暄說道。啊。姑娘。辛苦了。辛苦了。好啊。那邊許多人等候着你哩。說着握了他的手掌。領到那邊一羣紳士裏頭去了。這裏單留下都雪南和麥柯二夫人三箇人。這時若能將柯夫人掉開。倒是箇說話的機會。夫人和都雪南正在暗暗憂恨。忽見柯夫人眼珠兒注定那邊廳角上一箇紳士。喊道。啊啊。這回賽馬。和我一同賭賽的那箇紳士。坐在那裏說着。立起身來。飛也似走了過去。麥夫人心中大喜。連忙減短話頭。對都雪南動問。不知怎樣問法。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回 奪愛情旅邸生魔 顯解數公園試馬

話說麥夫人得了機會。問都雪南道。夏士華怎樣回答。都雪南道。說若不先送五十

萬銀子。總不說明女兒住處。定了箇限期。到下月十五爲止。夫人道。過期。怎樣。都雪南道。他近來賭博贏了。手頭有錢。說毋須借你的力。一箇人能夠養活女兒。若到了限期。不將銀子送去。就一直到外國去。我曾將先說女孩住處。再送銀子的話。向他商量幾次。他以為藏着女孩。權在他手。再也不肯答應。看來。除了先送銀子。也沒別法了。夫人聽了。猶如失了一百二十箇大望。幾乎說不出話來。一會道。恁地果然沒法。但先交銀子。怕他或要潛逃。只得再行想了妙策。橫豎我既答應送銀。須先得回覆他。一聲。都雪南道。是啊。除了這箇辦法……麥夫人接着又道。但那銀子。你也知道。須得賣去金鋼鑽。如今第一樁。先取出那手箱。纔好。都雪南道。這事麼……先前阿麗曾經說過。託我一箇相好。無奈方纔和他商量。不肯答應。我見直沒了擺佈。以外夫人可還有信託的人麼。夫人道。信託的人。除了子爵。還有誰來。如今子爵既這樣說……都雪南道。我的力量。到底不及千萬。沒法。纔恁地對夫人說。如今聽了夫人的話。却又擔起憂來。夏士華還曾說。託他自己去取哩。夫人驚道。啊。夏士華……

都雪南道。正是他說自己也有物件。存在那銀庫裏。正在手箱隔壁一號。叫我將符號告訴於他。他自己去取出來。逕找玉匠造箇假的。送到夫人這裏。他將真的拿去賣了。再設法辦理女兒的事等情。夫人問道。你想他的話真麼。都雪南道。斷然不實。我只把他說的話轉告夫人罷了。夫人道。因此那箱子定須子爵去取纔好。要不然……都雪南道。但男爵益發疑心防備得緊着哩。夫人道。那却難說。他今天打銀行回家。遇見你的事。一箇字也不提。在他是分外待我優容。在我却益發不自在。都雪南道。如此怎樣處置呢。且待我二次重進銀庫。如何。夫人道。進去的法子。却還有着。愚夫本月之內。有好幾次商務會議。會議時候。必不能到銀行。那時正好去取。而且會議日期。頭一天必然知道。我一得信息。立即差阿麗前來告知。子爵就好預先準備進去的方法。那是最穩妥的。都雪南本意以後。無論什麼事。一概推辭不去。但事到如今。就又難以開口。正在無可回答。只見柯利華夫人和那賽馬紳士說完了話。突突的走了回來。笑着打諢道。大着膽講話麼。倘然我是麥男爵。可又要嚇退你二

人了。他兩人陡的聽了。這話胸頭比拿釘錘子槌打還要疼得難熬。夫人却故意輕輕答道。哈哈。你會扯嘴麼。實因下月我家園裏要開婦女慈善會。我強求着子爵叫他多買些箇都雪南暗想。婦女慈善會是怎的。又叫我多買些是什麼東西。先前從不曾聽說要開這會。不敢亂答。只得閉口不言。還是柯夫人又道。哦。恁地麼。我那時也打算出來也要強求子爵哩。正說之間。麥男爵仍然攜着郭娜靡的手回來。對夫人道。哪。夫人。各位紳士大半願到我下月的慈善會。你會對子爵說知麼。夫人道。方纔說了。你再和子爵詳說一番更好。男爵就回頭對都雪南道。這會是去年由拙妻起頭專招那貧民女子教授職業。但須建造一所工場。又須預備貲本。因此在我家園裏開設這會。以便商議。但因諸事還沒齊全。這就遲延到今。還沒舉辦。如今定了下箇月。決計開會。內中詳細。另有請帖奉送。隨在衣袋裏取出一張請帖。遞了過去。末後又說兩句子爵務必駕臨。是這會的萬幸的話。這聲口猶如在股東會議時候演說一般。非常暢利。說罷。丟下郭娜靡自己回身又往紳士隊裏而去。這裏幾箇婦

人就一同聚說慈善會的事情。先是柯夫人道：我沒有別的預備，只得賣些彩票。旁邊另有一位夫人接嘴道：想得不好。那種東西怕沒有買的人。柯夫人不服道：買了那箇是善事啊。我相好的那些紳士大半歡喜賭賽商務，或是歡喜賭博的，他們就要買這東西。請問麥夫人你賣什麼？夫人道：早年銀行司事筮開華曾經開設煙舖，虧了本。那時賣贖下的捲煙草，還有許多在着。他說將來捐助我，如今就拿這箇賣去盡。我發起人凡事起頭倡辦的的責任。說話之間，郭娜靡忽然對都雪南道：我也和麥夫人一般賣些捲煙草子，爵定要多買些箇那東西很多……都雪南道：我買便是。郭娜靡又道：但賣那賣贖的東西實是羞人……都雪南也沒別話。暗想時已不早，散會雖則還有一點多鐘，但怕沒有再和夫人講話的機會。看看時表，已是半夜裏一點鐘，隨即告別回寓。本意要想立刻匆匆逃回家鄉，只因手箱的事，終究未了。到底不能再留住幾時，想罷拿過那封寄家的信，曖曖昧昧加上幾句，說是意欲遵依伯父的話，在巴黎逗留六箇月的意思。這且擱起不提，且說都雪南自從

遇見郭娜靡姑娘那一晚。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倏忽已過了兩箇禮拜。却依舊借居巴黎城裏。並沒還鄉。但則先前發的大財。早已用空。不似前幾天應酬那樣活潑潑地。會館也不去了。朋友也不很來往了。恁地情形。住在巴黎。就也沒得什麼樂趣。試問爲什麼。還不回鄉呢。都雪南却想道。我却不是忘了妹子。綺華實因郭娜靡面影時常在我眼裏。一時不能忘却。我又不曾移情到他身上。難道會迷惑不成。再者麥夫人手箱的事。至今沒有辦了。我須等待一箇絕好機緣。取了出來。這纔不負夫人所託哩。且慢說書人有幾句話。要和看官們商量商量。都雪南他自己說於郭娜靡並無愛戀。不過他的面貌。常在眼中。請問不忘面貌。難道不是愛戀的很麼。既有了愛戀的很。這愛戀怎能拋却得去。離撇得開古今來有愛戀的人。每每深入其中。嘴裏硬要撇清。不肯認帳。豈知越是撇清。越是沉迷。得利害。這箇不但男女之間的。至情大凡。不論什麼事。只須有些兒嗜好。都是如此。都雪南他起先不過一箇族妹。綺華如今又加上一箇郭娜靡。分了心神。究竟兩箇人都是有了愛戀。都是不能拋却。

任道是愛情。有異留戀。不同也。判不出箇孰輕孰重。但則兩人斷然不能並立。以後須仗着都雪南自己智慧。判箇去就高低。好合着孟子上定於一。一句話。這箇時候。可算是懸崖勒馬。十分危險的情形。都雪南處這艱危。早該逃回鄉里。纔是正辦。如今既不逃走。又不回鄉。却自己勉強撇清。逗留不捨。是何道理。幸而自從那一晚初見郭娜靡以後。這兩禮拜。麥夫人心裏不爽。一直睡臥在牀。該是見客會面日期。也不開會也。就沒有機會再見郭娜靡。都雪南還是癡心妄想。若是郭娜靡當家。福蓮老人來邀請去游玩。還是去的好。啊。不去的好。啊。誰知等多天。更沒有什麼邀請的消息。這時候的都雪南見直和喉間齒縫。綆了竹木魚骨一般冷落的實在難熬。難受。再說以外那些人啊。目下怎樣呢。第一是麥慕倫男爵起居動作和從前大不相同。天天的早晨就往銀行。直到夜間也不回去。這箇定然是等待都雪南再去取那手箱。毫無疑義。麥夫人本和都雪南約定。遇見商務會議。就去通知。誰知麥男爵永遠也不到會。這就無可通知。惟有老女阿麗時時偷着去見都雪南。商量計策。有

一回提起，要想雇一箇秘密偵探，察看夏士華舉動。料他必然要去看望女兒。就以訪着女兒住處商議已定。果然將偵探雇了來。誰知察訪多天，絲毫沒有影響。却報道夏士華多半睡在楊娜蝶家裏。大有終老此鄉之意。有時或到會館，有時和楊娜蝶一同騎馬到花園跑馬場去遊玩。優游快樂，度過韶光。從不曾見他到某地方去看望女兒的事。這且擱起。再說馬坎圖自從和都雪南聯名向卻克懷借銀以來，不知爲何見直不再到都雪南寓裏去。又不和他見面。就是偶然到商會裏，無奈如今葛乃高祕書官已往外國去了。沒有洩漏官場祕密消息的人。因此也不能權操必勝。再獲大財。連都雪南的姓名也不濫用濫借了。這樣看來，各人都偃旗息鼓不效。雄飛猶如雌伏一般。幾乎不見了他們踪跡。這倒罷了。可憐弄得都雪南一些沒有事做。倒比什麼也難過。有一天特地去訪表兄郭家萊侯爵。侯爵說起三月間巴黎要開「萬國賽馬大會」的事。並品評那一家馬好。那一家馬不好。賭賽起來怎樣情形。又帶都雪南到自己馬房裏。共有十幾頭好馬。一一指與都雪南看。又

道、不、會、騎、馬。不、算、是、道、地、紳、士。若、騎、着、壯、馬。常、時、到、公、園、裏、去、游、玩。就、有、容、易、入、貴、族、會、館、的、指、望。又、勸、都、雪、南、自、己、揀、一、匹、約、定、明、天、同、到、公、園、去。都、雪、南、本、沒、有、要、入、貴、族、會、館、的、心、思。只、因、年、幼、時、在、鄉、間、常、常、騎、馬。馬、身、上、的、事、也、很、精、明。一、二、因、此、就、答、應、郭、家、萊、一、同、騎、馬、前、去。不、一、會、告、別、回、寓。第、二、天、早、晨、起、來。剛、出、得、門。只、見、門、口、早、有、一、箇、人、牽、着、一、口、雄、赳、赳、的、拗、性、馬。說、是、奉、郭、侯、爵、命、來、的。都、雪、南、許、久、沒、有、幹、這、箇。如、今、見、了。猶、如、遇、着、久、闊、的、好、友、一、般。一、脚、就、跨、了、上、去。走、不、上、幾、步。纔、知、道、表、兄、是、試、他、手、段、故、意、揀、一、匹、拗、性、的、馬。來。那、馬、還、沒、上、前。却、只、望、後、退。若、是、稍、一、鞭、打、他。就、掉、出、許、多、金、蟬、脫、殼、豎、立、牌、樓、的、花、色。要、顛、躓、都、雪、南、下、來。心、想、要、見、本、領。正、在、此、時。他、就、用、出、通、身、本、領、練、熟、了、馬、的、性、子。將、馬、收、伏、不、上、一、刻、刷、的、胯、下、一、緊。加、上、一、鞭。那、馬、頭、向、着、滑、古、蘭、高、坡。駛、出、十、二、分、儘、有、速、力。飛、也、似、跑、了、去。到、得、上、那、高、坡、一、半、的、處、所。都、雪、南、已、是、微、微、喘、汗。但、要、使、那、馬、貼、貼、伏、伏、挫、去、他、的、拗、性。或、是、掛、脚。或、是、偏、腰、索、性。使、出、許、多、解、數。揀、那、行、人、稀、少、的、街、道、一、

直駛去。不一會已近公園跑馬場邊。那時那匹拗馬全然降服。比小羊還要順從。人意些兒。此時已是十點鐘前後。只見跑馬場裏騎馬的人漸漸多了起來。暗想表兄也該就到。他坐在馬上。打場門口四面眺望。一面緩緩地按轡徐行。不料郭侯爵的影子也沒有。場裏兜了一轉。重復又回出場門口來。這纔望見那邊有快步駛來一馬。像是郭家萊當卽勒住馬蹄等候。不一會郭侯爵已到面前。喊道呀。好得很。你竟能夠騎這「獨立波」。是馬的名包麼。這是一箇極拗性的馬。我正在着急哩。都雪南笑着答道。怎麼學習過了。任是拗馬也不難騎……你怎的來得恁晚。郭家萊道。實因早晨家母喚我進去。說我年將三十。該趕早成一房親的話。我說不知那家閨女有賞產。賠嫁。若打聽着了。就容易迎娶的。家母又說若是孀婦。任他貴族也不相宜。這箇須得留意。你自己探訪便了。我說我實在不知那一箇好。兩人這樣談講。就耽誤了時候。都雪南道。那事已議定了麼。郭家萊道。那裏定了。我的過節很難找哩。都雪南詫道。呀。過節……郭家萊道。並非爲別。就是嫁費一層做我的妻子。若沒有幾百萬。

圓賠嫁。可有些爲難。我也願多用些錢去娶。若是今番賽馬不能得勝。我就找那麼四五家重利放債的人家。還怕湊集不夠麼。但巴黎城裏貪着貴族聲名。帶著很大賠嫁的女子。也是很多。任是男家怎樣貧乏。只要說是侯爵那女子也帶了百萬以上的嫁資。過來要不然……說到這裏止住不言。這下面好似說貴族爲什麼恁地輕賤。一句話都雪南不覺聽了發噎。忽地想起郭娜靡就直口對郭家萊談講起來。說道我來到巴黎不上多天。却已知道有箇該着五百萬法郎賠嫁的閨女。郭家萊道。你這話想必是常到麥男爵家。所以知道。但那閨女是誰呢。須求你引見。引見正在評論都雪南望見側首有一箇和乘馬教師相伴騎着一匹黑白相間大點子豹花馬的美人。原來想不到乃是新識意中人。郭娜靡連忙對郭家萊道。待我與你引見你。且畧等片時。如今直來了。郭家萊道。怎麼直到這跑馬場來了。麼一面追問一面眺望場裏四邊。原來對着美貌佳人。那眼光分外分明。得快速。他瞥見了郭娜靡。迫不及待的問道。哪。哪是他。麼是他。麼要是他。莫說五百萬法郎。任是只有五十萬。

法郎也好。好兄弟。好兄弟。快些做箇撮合山。與我引見快些。上前去。啊。快些。上前去。啊。嘴裏說着。不覺心中。撩亂。腳。在銅鐙上。亂躓。亂顛。身子坐在雕鞍上。亂搖。亂幌。催促都雪南。一會兩邊。越發離得近了。郭家萊看見郭娜靡。背後的乘馬教師。喊道。對了。對了。不知對的是什麼。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一回 跑馬場私定決鬪盟 男爵第大開慈善會

話說郭家萊看見陸教師。喊道。是啊。是啊。那教師是候補陸軍游擊。名叫陸里耶。曾經和我一同賽馬的。說着。帶馬。踱上前去。後面。臚下都雪南。一箇。呆呆。向着郭娜靡。郭娜靡。宛如在那裏。尋找。意中人。勒住馬頭。四下裏。迴頭。眺望。又似尋找不着。那人。坐在馬上。身柔。意懶。有一百二十箇。失望。及至。將頭。回到這邊。眼梢兒。忽然。瞥着。都雪南。陡的。氣色。立刻。歡欣。開朗。猶如。那一晚。初次。相逢。一般。一陣。紅潮。暈襯。兩頰。但則。喜中。還帶着。些驚。因此。紅暈。之中。又隱。隱託着。些青色。這箇。形狀。好如。天空。碧落。標起了。兩片。朝霞。惹得。都雪南。胸間。無端。撩亂。他嘴裏。本說是。並無。愛戀。之情。誰知。

一觀丰姿。就忐忑得不能自禁。急忙向他默默施了一禮。郭娜靡也把馬頭掉轉過來。走近都雪南身旁。說道：「我這會兒纔得看見你。料想你總在這裏。我前幾天來沒一回不留心探望的。原來郭娜靡兩禮拜不見都雪南。益發比初次加倍親熱了。當下都雪南答道：「呀！我自己並沒有馬。就是到此也止頭一次。郭娜靡道：「我看你那馬不像你騎慣一般。麼都雪南笑道：「哈哈！今天纔……說着。眼望着那壁廂和陸里耶講話的郭家萊。指道：「向在那邊的表兄郭家萊。侯爵借的。郭娜靡道：「那末子爵不是孤單一人麼。這句話方纔出口。臉上又發起赤來。那邊一直伺候他的郭家萊侯爵。這時已回過來。在馬上行禮道：「姑娘一向拜見。姑娘騎馬又有頭等高手的教師陸里耶。真是欽佩得很。郭娜靡答道：「那就算得好麼。郭家萊得了這句香口。猶如大旱獲了雲霓一般。又道：「果然姑娘是下過苦功的。說着。教師陸里耶也帶馬過來。夾嘴道：「侯爵讚賞姑娘自己。也毋須謙遜。偌大巴黎城裏。照侯爵這樣手段。怕上不得十箇人。郭家萊道：「我表兄都雪南子爵。還要高妙哩。今天早晨我借給他一匹。」獨

立波」拗性馬不上兩下鐘工夫早已收拾得十分貼伏。如今任是婦女們騎他，也不會使性了。陸里耶又道：「獨立波」騎到這箇地步，委實不是容易。那馬在英國英國的人沒一箇騎得來，這纔由我居中讓給侯爵的。那馬雖則有性子，但跑逕兒非常快速。同類之中從沒有能夠走得他上的。郭娜靡道：「如此咱們四箇人若一齊緩步走走，倒很有趣。我的馬也很能走幾步。」都雪南道：「恁地麼？但在這場中同跑，怕要蹶翻旁邊看的人。」郭家萊連忙道：「不如到那人少的大路上去好。」郭娜靡笑道：「那却不必。這場中看賽人見咱們好幾色的馬，倒很是快樂的。」說着又向着都雪南道：「我在馬上就記起那晚你說的話，很想到布里吞尼鄉村之間騎着馬游玩風景。」都雪南心裏暗暗歡喜，答道：「在鄉村裏若帶一箇叭兒狗騎着馬走走，倒非常有趣。但連箇街道也沒有。處處是兀突山坡和粗大樹根。那馬就在那上面飛跳而過。在這裏跑馬場騎慣的巴黎人怕腦漿都要跌得迸出來。」郭娜靡道：「啊！我就想帶了獵狗到那裏打獵去。」郭家萊又夾着道：「若要打獵，我倒可以領導。郁太甯侯爵有塊地產，離

巴黎不過二十里路程。年年開箇牧獵會。招邀些紳士命婦去打獵的。郭娜靡道。但我和郁侯爵。連面也沒有見過。怎地能够……郭家萊道。咦。有我在前領導哩。郁侯爵的夫人。非常歡喜賓客。想他必也知道姑娘大名。我再做箇引薦。立刻就有請帖來到哩。況且他那箇所在。和布里吞尼兩樣。原是造得很完美的圍獵場。就是在這場裏跑馬慣的。也沒絲毫不便之處。郭娜靡道。唔。那箇不妙。任是骨肉變成齋粉。我總想到那山坡樹根的去處。跑幾回馬。看是如何。若這平坦地方。已是走得厭倦了。郭家萊聽了。心裏覺着自己失言。非常懊悔。正在慌急。要想將話頭修飾過來。忽見郭娜靡眼看着那一方過來。兩箇騎馬的男女。指說道。呸。請看那邊來的一對兒。夫婦不是可笑煞人麼。男的鬍子直恁長。女的還穿着那樣華美的衣服……郭家萊趁勢接着道。啊。當真。那女子定是下等優伶。就是帶他來的老翁。也不是什麼紳士。都雪南聽了。不知是誰。擡頭一望。可怪。竟是楊娜蝶和夏士華兩人。心裏着實煩惱。猶如狹路遇見冤家一般。暗想他們看見若和我交談。怎便是好。臉上陡起了一陣。

紅色急得沒法，只得裝做不知，轉過臉，向着別處。誰知楊娜蝶早已勒馬，向這邊緊步跑來，毫無忌憚的大聲道：「怎的啊？」都雪南子爵在大衆面前和我交口，怕羞煞人麼？接連又換了話頭，喊道：「今晚又要大賭，你也該報報那一晚輸敗的讐，務必光臨。我等候着哩。」都雪南那時比死也難過，只差少箇地縫鑽了下去。郭娜靡見了這稀奇女人，只管呆呆看得有趣。這邊正在打諢，隨後又跑來了夏士華，也劈頭對都雪南行了一禮。都雪南故作不知，任他過去。夏士華受了這場冰冷的奚落，心裏想得惱人，陡然勒馬，意欲向着郭娜靡那邊一直線衝突過去。都雪南瞥見那箇忙將腿脛在馬肚子上連夾幾夾，那馬聳身一躍，打斜面衝出，郭娜靡馬前挺身擋住，防護郭娜靡。這一下子，夏士華的馬正和都雪南的馬相撞，肚子和肚子摩擦一下，重複分開。都雪南十分憤怒，咕嚕着罵道：「無禮的奴才，不料已被郭娜靡聽見，問道：『那是子爵相識的人麼？』」都雪南答道：「怎麼他原是同在會館的外國人，一些禮義也不知道。話猶未了，忽地旁面有人將手搭一搭，都雪南肩膀隨聽說道：『閣下略有些話談』」

談這箇不是別人。依然是夏士華帶馬重走回來。都雪南益發怒。不可耐。勒馬問道。有甚話講。那時候這邊郭娜。靡郭家萊和乘馬教師三箇人。早已走去兩三丈遠。夏士華答道。有甚別的閣下。在大衆面前見我行禮。連回答也沒有。還要躍馬來衝突。我都雪南道。衝突便怎樣。夏士華道。如此很好。我也是紳士的身分。却不能饒放過你。你都雪南道。好咱們決鬪。決鬪判箇輸贏。夏士華道。好好明兒早晨我找箇中證人。西洋常有決鬪的事。或是空手或用槍。劍。鬪死了不得償命。但有中證人的。到你寓裏去。都雪南連聲應道。一言爲定。我直等待你來。哎。喲。他兩人幾句言詞。早結定了決鬪的盟約。從此各各分手。夏士華去找楊娜蝶。都雪南來會郭娜。靡再看郭娜。靡芳顏好似見他兩人行動。心中有些不快。換了先前活潑模樣。變成幾分憂慮形容。說道。子爵和方纔那人。定了決鬪的……都雪南胡亂答道。咦。那有這種事。雖則恁地說。但郭娜。靡已全然變成另一箇人。一般只低頭俯伏在雕鞍。不知想念什麼。口也不開。隨又在場中迴了一週。就向都郭二人告別。帶着教師回家而去。郭家萊一雙涎眼。目逆而送。直到看不見郭娜。

靡影子。這纔撥過頭來，喚道：兄弟……都雪南道：怎麼郭家萊道郭娜靡不是平常
 女子。貌果然好心也。非常堅貞。不比那世間閨女浮華虛僑。他連話也不多說一句。
 若能得那樣女子愛戀。真是一生幸福。我意思十分屬意於他。但看他模樣。總是鍾
 情於你。都雪南道：怎麼有那樣事麼。郭家萊道：恁地你不願他鍾情麼。都雪南一
 想。我已有了綺華。還要他鍾什麼情。答道：我並無這箇意思。郭家萊道：恁地時以後我
 可要常常和他親近設法娶他爲妻。想你必無異言。都雪南道：沒有沒有。可憐都雪
 南嘴裏雖說出這四箇字。肚裏幾乎連心血也嘔了出來。不知怎樣苦痛。郭家萊道：
 如此實是感激不盡。我沒有別的答禮。只得做箇中證人。監督你和夏士華決鬪。則
 箇原來郭家萊也知道決鬪的事。已是遮瞞不住。都雪南惟有這樣那樣。窒礙在心。
 胸間如轆轤般絞轉。不一會和郭家萊告別。騎着馬一路上兩件事掛住胸懷。一件
 是郭娜靡一件是決鬪頭一件已是冤枉撇清。讓給郭家萊侯爵。雖則暗暗苦楚。但
 從此倒跳出圈兒外面。不致糾葛纏綿。惟有和夏士華決鬪那件事。實在有些後悔。

想我若被他殺了。將誰去保護。麥夫人防備他的毒手。就是那玉手箱也到底取不出來。若是他被我殺了。夫人到底不能知道。女兒下落。這一下子反害了夫人。但如今悔也不及。沒有法子。看看已走到寓門口。只見先前來的馬夫。早在等候。隨下了馬。交給馬夫。自己進了屋子。須得預備自己被殺的事情。寫下一封遺書。好寄交伯父。上面從麥夫人起。直到夏士華的事情。並預備取拿手箱。連銀庫裏符號。也細細寫載明白。待到決鬪上場。託付中證人。若見我死了。隨交郵局。寄與伯父。若我不死。重復取回。焚燒寫畢。將信納入小皮靴裏。到得第二天。估量中證人就要來。到打疊起精神。正襟危坐。等待不料。午前直到午後。也不見來的蹤影。又到第三天。也不見來。又到第四天。依舊沒有人來。却接到夏士華一封信札。上面寫道。

都雪南子爵閣下。日前公園決鬪之約。本欲早赴。惟念僕與閣下。猶有不能遽鬪之勢。蓋即彼麥夫人之事也。往者與閣下約定。以來月望日。爲待定夫人答復之期。今其期尙未屆。料不獨閣下不願被殺。即僕亦不願之。第閣下見辱一端。僕固

不能容赦。姑俟僕離去巴黎之際，必以槍彈射貫閣下之胸，以紓積憤。至決鬪之約，苟得可行之時，當再行佈達。即希預爲留意，手此順頌日祺。僕夏士華頓首。

原來夏士華要想延緩決鬪日期，也不知是害怕，也不知是爲了麥夫人五十萬銀子，心還不死。都雪南就覆了一封信道：

尊意具悉。但使足下養成銳氣，以爲可鬪，則僕不論何時必歡喜相迎。決不推諉。這封信回覆以後，都雪南一些事也沒有。惟有暮暮朝朝，光陰空過。心想麥男爵若有商務會議，夫人必來通知。但過了多天，依舊沒有消息。只有表兄郭家萊天天叫馬夫牽了馬來，有一天騎了再到公園，却不見郭娜靡蹤影。第二天又去，又不見單。遇見郭家萊，隨將夏士華來信遷延日期的話，告訴於他。郭家萊也不詫怪，說道：外國人旅居此地，已是無聊，料他必然不。到你若不提起這事，他定然消滅無踪。哩。都雪南本欲打聽郭娜靡，可奈有不愛戀的話在先，難以再問。想除非由乘馬教師陸里耶領導，到郭娜靡家裏去，纔能一見芳姿。但又怕羞人，也就罷了。話休絮煩，自此

幾天之內。都雪南這邊更沒別事。但則光陰迅速。轉眼二月已去。三月過了將半之時。麥慕倫夫人發起的慈善會。已是到期。這一天從早晨起。巴黎城裏知道有這件事。轟得熱鬧非常。大家傳說。今天若不到慈善會去的。就算不得紳士。算不得貴婦人。都雪南是接受了請帖的。又與麥夫人暗中有約。料想不能不去。到了午後。跟着許多大衆。直到麥家大門前。只見門口。已是十分挨擠。及至跨入門內。猶如換了世界一般。那些巴黎城中。從不輕易得見的許多小姐夫人。箇箇新妝鬪豔。淺黛臨風。說不盡寶氣珠光。迷人眼目。還有一件更奇怪的。箇箇都開設着雜貨店舖。坐在裏邊兜攬買客。偌大一座庭園。通身上下搭起五色漫天幃。那裏還認得是箇庭園。幃棚下面。開好幾條甬道走路。兩邊就是舖子。都雪南進了頭門。不上十幾步。早有一夥美人出來圍住。手裏拿着不知什麼東西。嬌滴滴聲音亂搶着說道。這一張是本慈善會開設的緣起。若不看這箇。任是進入裏邊。也不明白着啊。一張賣二十箇法郎。都雪南當下買了一張。又望裏邊走。只見當頭一家賣彩票的店。暗想那裏

必然是柯利華夫人正在探頭瞭望。又出來一羣美人攔住內中却不見柯夫人。暗想不買彩票也是不能過去。隨又拿出幾十箇法郎買了五六張。又向裏進。向四面一望。忽然那邊帶笑帶走過來一箇人。原來是多天不見的馬坎圖。都雪南猶如地獄裏遇見如來佛。趕上一步問道。啊啊。你怎得脫身過來。馬坎圖教他說道。吾兄買的物件藏在衣袋。自然不妙。你瞧我多拿在手裏。都雪南不知爲何依着這話。重在袋裏將物件掏摸出來。右手拿着慈善會緣起。左手拿着彩票。又望裏走。這回到了耍貨舖子前。也和先前一樣。有五六箇嬌娥。鬪着招呼買他東西。馬坎圖見了。將身堵在都雪南前面。一力擔承道。呀。請瞧咱們兩手都滿了。且待將手裏的去交與僕人。再回來買貴舖裏的。都雪南聽了這話。纔知道內中妙計。不覺暗暗點頭道。果然如此。就能脫身過去。隨又跟着他走。到了人衆略爲稀少的處。在馬坎圖問道。兄怎的這多時會館裏也不見。都雪南道。爲因賭輸得多。實在鬧怕了。馬坎圖道。說起鬪牌。我也遇見夏士華同賭。無奈總是輸的。只贏了一次。付給商會自己一些也沒

有積起來。都雪南道：恁地那郤克懷銀子，打算怎樣？我是一刻不忘的，掛念着哩。馬坎圖道：怎麼還有三箇月展限，就恁地着急麼？都雪南道：話雖這樣說，但三月十五換據的限期已在眼前。若郤克懷不允換，寫你又怎樣？馬坎圖道：沒有的事。約定換據，還怕他怎麼？正在談講，只見那一邊又緩緩過來一箇半貂子紳士，都雪南瞥眼一見，連叫：「啊，啊，馬坎圖也。」接着叫聲：「啊，啊，那厮……不知來的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二回 郤克懷背約索銀錢 都雪南分勞賣煙草

話說都馬二人正在講話，忽然過來一箇半貂子紳士看官。既是紳士，怎地又叫做半貂子呢？想看官們也曾知道，就是那箇重利放債的郤克懷。他也不想自己身分，竟敢大着膽子，進到慈善會裏來，請問他那箇行業和慈善兩箇字，不是大大的反對麼？這且不表。當下都雪南看見了，低聲問道：「那厮是什麼意思，到這裏來？」馬坎圖道：「嚶，他那一天說過的，要和紳士做夥兒，遇見箇夫人，或是小姐，談談講講，占

些體面。這纔特地來着。都雪南又附耳低言道。他若催還銀子。咱們就不預備麼。正在啾啾唧唧。郤克懷早到兩人面前。喊道。啊。好極好極。遇見了二位。一面說。一面向四下裏看了一周。略低着口音道。那一天的銀子。十五限期到了。料想二位不致忘記……馬坎圖道。這箇這箇。怎麼說這話來。十五那天。不已是載明換寫借據麼。郤克懷道。可以換寫。自然照約辦理。怎奈近來有意外的款項需用。因此不論是那宗借款。都打算不再換橫豎。到了十五。望二位將前款照數交還。以外的事。咱們儘可另議。馬坎圖道。呀。那是不行。那是背約了。郤克懷道。任說背約。也是沒法。借據外面。原寫着三月十五。任是出官。官吏也須照例催索的。馬坎圖聽了。這強詞奪理的話。圓睜兩眼。氣憤不堪。但也沒法。只說了半句道。怎麼說出官……郤克懷辯道。不是恁地說。方纔老兄說了那話。可知這借款。任是出官。也能催取。不是別的曖昧事情。因此我說。就是怪我也只沒法的話。其實不但二位。其餘一切借款。今番一概不能換據。爲此今天特地來此。料想這裏必能見二位的面。馬坎圖暗想。如今爭也枉然。

到底不能不還他。惟有心裏自己懊悔着。很很答道。好好。這等沒情沒理。連定約也可以違背。我知道了。且待十五那天準備。我拿着銀子。搵你的臉。誰知郤克懷不但。不發火。却依舊心平氣和的道。唔。若肯見還。這就放了心。此刻老兄雖是氣憤。說那樣話。不上一箇月。怕就忘了。又到小店裏來。和先前好幾次一樣。急急等用銀錢哩。說罷。仍然緩緩的走了開去。這裏馬坎圖不覺臉上變了色。已不似先前的威風沒精打采。道。這可難了。都雪南兄怎樣呢。都雪南道。怎樣也是沒法。我可不與聞。這事你只自己估量。就是馬坎圖道。實在爲難。夜間逃走罷。休。喜。逃走二字。不知怎的說出來。究竟是真。還是說笑呢。都雪南也不管駁道。你不說。遇見危急。將土耳其股票賣出。歸還麼。馬坎圖道。股票不必提起。只得將自己身邊所有的。直到靴襪。一齊賣掉。還他。可知那股票見直。和我的保銀一樣。若是今天賣了。明天我就要求乞。叫化……都雪南接着道。但四萬法郎大款。我的力量。再也不及有甚麼方法呢。馬坎圖道。若寫一封信寄與令伯父。不知如何。令伯父該着百萬以上家財。諒也不肯任聽。

姪子姓名長留在重利放債的帳簿上。都雪南聽了這話，大大的不自在，駁道：「你真說的傻話。這等事能對我伯父說麼？豈不是妄想麼？」馬坎圖連忙軟了下來，道：「那箇原是我不是，叫你對令伯父說不過你。既擔承下來，我若不能歸還，卻克懷定然向你催索，你可怎樣？」都雪南決然道：「恁地時，我就拿手槍將自己打死。我死之後，家裏有幾畝田地，將來給卻克懷作爲抵償我的義務也了。若是我活在世上，要賣去祖先傳下來的田地，這等羞辱的事，是萬萬不能做。」都雪南說了這斬釘截鐵幾句話，馬坎圖這纔死心塌地，似乎想着除了賣那股票，再別沒法的意思，說道：「吾兄何必如此過言，但十五之期已是一霎眼的事，我須得趕緊設法去，不能在這裏逗留。」說罷，獨自一箇向門外去了。都雪南想我爲因救朋友的危難，這纔替他告借，用我的姓名做了聯名，不但借那重利名氣難聽，且既替人幫忙，如今又歸還不得，朋友危難到底是不能救。如此種種，被旁人知道，怎不羞愧死人？好好橫豎我再見麥夫人，一面定然刻不停留的回鄉，心裏想着脚下又望裏進去看，似已到那寒中花園。

門口忽聽得旁邊有人叫一聲都雪南子爵掉頭一看原來是歡喜賭博的柯夫人。他不去賣彩票却開一所牌骰舖子專賣賭具舖前掛着一竿望子畫着一張大紙牌中間立着斯配特女皇容像心裏正在鬱悶看了這箇倒禁不住嗤的一笑柯夫人早已出來抓住就在舖前讓他坐了拿過幾樣牌骰任他揀選都雪南任便摸些銀子買了兩副却問道麥夫人舖子開在那裏柯夫人道那邊屋尖兒上他新建一所土耳其式樣很清潔的舖房和郭娜藤姑娘同賣着煙草哩爲因郭姑娘的姿色好煙草生意十二分興隆可知買他些兒東西若能得他鍾情五百萬嫁資就平白地到了手因此那些打算買彩票的紳士不知擁擠着多少在那裏其實郭姑娘的心早已注定了子爵你但那是誰也不知道的都雪南得了這箇難得的消息又驚又喜問道你怎麼說……柯夫人道呀任是要瞞也不能瞞他屬意於你連麥夫人也知道的前天曾遇見他提起你身上他不知爲何臉上很爲不快你快些去看望他遭兒也好安心方纔聞說有箇貴族會館的什麼侯爵在他舖子裏好久了你若

不去。那侯爵可要割靴腰子哩。哈哈。柯夫人帶笑帶刺。多嘴多舌的說來。都雪南想道。貴族會館侯爵。定然是表兄郭家萊了。難道他已經到郭娜靡家裏去過。兩人結了愛情麼。恁地一想。心裏益發抑鬱。得不堪。趕忙別了柯夫人。又進去幾多遠。那邊就有兩手挾着幾箱捲煙草。過於多了。幾乎拿不定似的一箇紳士迎面而來。你道是誰。不料正是郭家萊侯爵。他見了都雪南。忙道。兄弟你瞧。這是郭娜靡那裏買來的煙草。雖好。但聽說是虧本的人。售賣不完。賸下來的。擱到如今。已是臭得難聞。咱們萬不能吸。我打算賞給馬夫。方纔叫馬車裝了回去。如今我連馬車也沒得坐了。一面說。一面傻笑。都雪南到這地步。更是不快。帶諷帶刺。答道。那箇郭姑娘。不是當你做外人。因此賣給你的。郭家萊知道話裏有因。好如覺察了似的。又道。你這話不是詫異麼。就是我私自到郭娜靡家去。他們對我要好也。斷沒有離間你的道理。你和我立下了誓。不愛戀郭娜靡。我是得着你允許的。郭娜靡原是候你的信。你若有心娶他。他也必然情願嫁你。但你既是無心。這纔我想我去設法的呀。原來郭家

菜也是箇磊磊落落的丈夫。他竟不瞞不騙。慷慨說來。都雪南反倒有些抱愧。答道。啊。你若要想娶他。我斷沒有二言反替你們兩人歡喜哩。郭家萊道。恁地麼。當真恁地。我還有要說明的事實。因說到這裏。陡然低聲道。你倒不必說替咱們歡喜的話。我已託他當家人。拿着侯爵身分去探試他。無奈郭娜靡的心一些也不動。但我斷然不肯就此罷休。又託了郁太甯侯爵夫婦二人。他兩人近來在交際社會。原占着非常很大的勢力。已答應替我幫忙。聽說今番他家的宴會。要送請帖與郭娜靡和當家人。今天這慈善會裏。侯爵夫人特地來着做我的引見人。方纔在他舖子裏買了這些東西。我想我用了心計。總要動他的心。凡是女子見了高貴社會的顯煥。沒有不羨慕的說罷。兩人分手。郭家萊往門外出去。都雪南向麥夫人舖子這邊而來。且說當着寒中花園背後。有一座土耳其格式的小亭子。造得很爲幽雅。亭子前擁着人山人海的無數紳士。這箇毋消問得。就可知是麥夫人的煙草舖子。還有郭娜靡姑娘在那裏幫忙。都雪南到了舖前。擠向紳士叢中。漸漸露出頭來。裏邊兩箇婦

女猶如在那裏專心等待一般。一見都雪南，早已一樣的注定眼光。一樣的心中暗喜。都雪南却恭恭敬敬也和別客一樣。上前要買幾箱煙草。正在向袋裏掏摸銀錢。不料郭娜靡探頭低聲說道：「要想請你進來幫幫忙，早已等候着哩。你看見的這裏買賣，恁地熱鬧。我和麥夫人早則身體疲累，得不堪。這舖子後面有一座門，儘可望那裏走進來。」都雪南出於意外，也輕輕答道：「呀，若是我在舖子裏，必然誰也不來買了。」正說着，麥夫人也過來道：「毋須子爵招賣賣的，依舊是郭姑娘。子爵只在裏邊將堆着的煙草箱子，緩緩取出，陸續遞交郭姑娘，再將收下來的銀錢，核核數兒，就得了。」都雪南不覺好笑道：「果然叫我做箇小夥計，兼理帳目麼？姑且試試着，說着四下裏看望一周，回身分開許多紳士，轉過小亭子背後，果然有一扇暗暗的後門，推了進去。麥夫人早自出迎，說道：「實因有不能不和你細談的事，因此特地造起這箇小亭子。」都雪南道：「但這裏可也不能講話。」夫人道：「子爵不知如此，別人倒不致見疑。你看那煙草箱子，一重一重堆得很高，外面一些也不看見，話猶未了，只聽外面叫拿。」

四箱煙草來。再復一看。郭娜靡帶喊。着走了。進來。慌慌張張。低聲道。那一天。我受了驚慌。以後。一回。也不得見面。心裏。着急。非常。道。你不知。怎樣。這話。聲。惟有。都雪南。麥夫人。二人。聽見。外面。買客。是一些。也聽。不出。來的。當下。都雪南也。低聲。答道。呀。怎麼說。那一天。受了。驚慌。郭娜靡道。你不是。和那。撈腮。鬍子。外國人。兩下。裏。爭鬧。麼。你雖是。瞞着。但。我想。定。是。商量。決鬪。的。事情。這。便。如何。是好。……都雪南道。嘻。姑娘。直着。急。到。那。樣。田。地。麼。……兩人。草草。說了。幾句。外。邊。買客。又。催促。起來。郭娜靡。只得。重。復。回。了。出。去。這。裏。麥夫人。見。他。出。去。又。對。都雪南道。郭。姑。娘。委。實。着。急。哩。他。向。着。你。真。是。非。常。愛。戀。你。可。知。道。麼。都雪南不。覺。臉。紅。了。一。紅。道。怕。不。該。有。這。種。事。情。罷。夫。人道。嚶。當。真。如。此。你。兩。人。都。是。我。極。要。好。的。朋友。將。來。雙。雙。還。須。十。二。分。幫。助。我。我。近。來。爲。了。那。一。件。鳥。事。非。常。着。急。夜。間。通。宵。不。得。安。眠。但。這。着。急。之。中。却。指。望。你。兩。人。成。就。了。百。年。好。事。那。箇。我。纔。有。一。無。二。的。歡。喜。哩。都雪南聽。了。這。話。暗。想。郭娜靡當。真。愛。戀。我。麼。他。當。真。愛。戀。我。我。怎。地。安。置。族。妹。綺。華。心。裏。疑。疑。惑。惑。一。時。回。答。不。

出。勉強扯舌道。但我是爲等着代辦夫人的事情。目下男爵可有什麼動靜。夏士華可又有什麼爲難麼。夫人道。愚夫並無別的舉動。只每天大早就到銀行回來。很晚倒是夏士華他約定的期限。一步一步的緊上來了。都雪南道。夫人着急。可就是十五的限期麼。夫人道。十五已在眼前。若到那時不能取出手箱。夏士華當真帶了女兒到外國去。我的心必然片刻不得安哩。都雪南道。這如何是好呢。夫人道。只有趕緊取出手箱。別的什麼事也管不得了。都雪南道。話雖恁地說。可奈男爵天天牢守銀行。原是要看那箱子。須到底不能取出來。夫人道。呀。那末……說了半句。又聽得郭娜靡走進來。喊道。又得這麼兩三箱。哪這銀子且收過了。都雪南忙應道。是一面立起身來。端那煙箱。郭娜靡在旁。又接着先前的話頭道。那時我正在着急。不知爲何只聽郭家萊侯爵和你說約定決鬪的話。我因此益發魂不附體……這句話還沒說完。外邊客人又催買煙草。郭娜靡一面答應。來了。來了一面走了。出去。這裏麥夫人又對都雪南道。爲因愚夫留意防備着。若要待他不看見時。再爲取出。那是

萬萬不能了。都雪南道恁地時。夫人意思。可是。不管男爵看見。也要取出來。麼。夫人答是。以外。再沒有法子。愚夫。雖是總辦。但到底不能將人家存物。阻住不許取出來。因此。任是愚夫。看見子爵切莫心虛。只故作正經。大着膽子。取了出來。難不成愚夫能。在你手裏。強奪過去。麼。都雪南道。強奪果然不能。但心裏究竟明白了。夫人聽了這句話。忽地。又喫了驚慌。一會。似乎想定主意。又要說什麼話。那時。忽見郭娜。靡帶着。非常驚嚇。臉色也變了。向裏面跑進來。氣咳。咳道。不得了。不得了。都雪南子爵。那一天。那箇女子。奇奇怪怪的。到這邊來了。都雪南也喫一大驚。不知是什麼女子。要知那女子。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4406B

家 庭 教 育 之 利 器

五彩精圖方字 一盒 八 角

五彩看圖識字 二册 二 角

一面有圖 一面有字

兒童觀之 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畫 三册 每册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 三十一册 每册七分

圖畫精工 文字淺顯

稍識字者 皆能明白

●●以上四書爲五

六歲兒童之用

童 話 第一編 十六編

每編五分

幼稚唱歌 二編

每編一角

幼稚遊戲 二編

每編一角

●●以上三書爲七

八歲兒童之用

童 話 第二編 五編

每編一角

少年叢書 九册

每編一角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册

每册八分 全年八角

●●以上三書爲十

餘歲兒童之用

五彩加法盤 一份

一 角

五彩九九數盤 一份

一 角

●●以上爲兒童習算之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言 情 小 說

花 中 阱

白話 二册

此書敘一英國女郎詣俄國省父與俄一貴族女同戀一男子貴族女因懷妬欲謀殺之又有俄國警察大臣因涎此英國女郎之色毒殺其父強劫女而威逼之迨遇救得脫又落於貴族女之手費無數波折始獲仇復而諧婚姻其中敘警察大臣之權勢熏灼更有虛無黨人出沒其間倏隱倏現以神鬼不測之手段處處與之鬪智洵奇觀也

定價 五角

情 懺 記

白話 二册

書為法國巴黎一貴族女所自述載之某新聞紙者女清才麗色豔絕一時乃無端忽負謀斃兩夫之重罪一死於水一死於火案證確鑿女亦無以自辯俄而雲消霧散覆盆之冤忽焉大白全書用白話演述慷慨悲歌纏綿悱惻閱之令人動魄悽心潸然淚下

定價 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偵 探 小 說

人 外 簾

白話 一册

敘一僕人伊烏孫設計毒死其主人奇來伯奇子登菜負不白之冤幾陷大辟後經偵者于印字機中推勘得據殺人真犯始伏厥辜其閒疑陣迭布未易揣測此發覆則尤令人拍案叫絕

三角 五分

人 巾 白

白話 二册

書敘澳洲某翁有女二人爭婚既而乙死車中偵者疑甲所為遂致逮捕後死者之友以白巾圍項向翁索詐又得某翁垂死認狀案乃昭雪始知乙實其友所殺疑團既釋女與甲乃成嘉禮全書用白話體尤為明白顯豁

四角 五分